國王稱老病不朝。欲驗眞否。王之來否。限六日更來報。東植答曰。兵間主上豈能速來。也窟曰。爾何能來。

蒙古至廣州。○蒙古陷東州山城。

先是防護別監白敦明。駈民入保禁出入。州吏告曰。禾可穫。迨敵兵未至。請迭出刈之。不聽。遂斬之。人心憤怨。及蒙兵至。敦明出精銳六百拒戰。士卒不戰而走。金化監務知城將陷。率縣吏而遁。蒙兵遂攻門突入。殺敦明及其州副使判官金城縣令等。擄婦女童男而去。時蒙兵充斥。候騎三百餘至全州。別抄指諭李柱擊殺過半。

九月。遣使如也窟營。復乞罷兵。

時蒙兵日深。復遣大將軍高悅。致書也窟曰。小邦不敢違忤聖旨。已於昇天府白馬山下。築宮室未畢。大王班師。當明年躬出迎命。仍遣金銀器羅紬笠帶等物。也窟留悅及崔東植。遣李松茂云。受爾國諸城降牒而來。宰樞會議答曰。大軍若還。則君臣出陸。州縣安往。高悅還言。也窟曰。國王如詔出降。便當回軍。不然。可一戰也。

蒙古陷春州。文學曹孝立死之。

蒙兵圍城數重。樹柵二重。坑塹丈餘。累日攻之。城中井泉皆竭。刺牛馬飲血。士卒困甚。孝立知城不守。與妻赴火死。按察使朴天器。計窮力盡。先燒城中錢穀。率敢死卒。壞柵突圍。遇塹不得出。無一人脫者。遂屠其城。

冬十月。加上諸陵廟尊號。

太廟九室及十九陵。並加上尊謚。國內名山及眈羅神祇。各加濟民之號。冀得陰助罷兵也。時朝廷竄伏海島。寇去則宴安肆樂。寇至則惟怯罔措。惟事淫祀媚神。至遣日官。埋三石于東西兩界。以禳兵。凡怪誕不經之事。無不有。」

蒙古圍登州。遂趣金壤城。今州通○李峴。引蒙古圍楊根天龍諸城。誘其守將降之。

初峴奉使被留。遂爲蒙人用。至是蒙兵圍楊根。誘脅防護別監尹椿。椿率衆出降。蒙人選城中精銳六百。使椿領之。留其兵三百以鎭之。刈禾備粮。椿移書原州別監鄭至麟諭降。不聽。城守益堅。蒙兵解去。峴又以蒙兵攻天龍山城。諭降別監趙邦彥。黃驪縣令鄭臣旦。峴率二城降民。攻忠州城。

蒙古陷襄州。今陽○蒙古圍忠州。前少卿鄭壽。自京山府奔降。○十一月。遣使如也窟營。

王命文武四品以上。議却兵之策。皆曰。莫如太子出降。王怒詰之曰。遣太子則保無後患耶。議從誰出。既而聞崔沆亦可其議。王怒稍霽曰。宰樞善圖之。使問崔沆。誰可使蒙軍。沆奏曰。非臣所決。惟上裁之。遂遣永安伯禧僕射金寶鼎。如蒙營。致書于也窟及洪福源等。遣土物。兼賜書永寧公綧曰。爾以一

介孤身。代三韓萬姓而往。豈以一身安危爲慮哉。孝誠所格。天地感動。今大王寬仁字小。苟或見爾孝懇哀哀。有不可忍者。則其不動心哉。忠孝兩全。流名萬世。正在此時。爾勉之。時也窟在忠州得病。卜者曰。久留則難返也。也窟留阿母侃洪福源等。率精騎一千北還。禧等追至舊京。致國書禮物。也窟責云。國王出江外迎我使。則兵可退也。

蒙古使來。王出迎于昇天新闕。夜別抄八十人。衷甲以從。蒙也窟遂遣蒙古大等來。王渡江迎于昇天新闕。夜別抄八十人。衷甲以從。蒙古大謂王曰。自大軍入境以來。一日死亡者幾千萬人。王何惜一身。不顧萬民之命乎。王若早出迎。安有無辜之民。肝腦塗地乎。也窟大王之言。卽皇帝之言。吾之言。卽也窟之言也。自今以往。萬世和好。豈不樂乎。遂酣飲而去。王還江都。也窟復遣人來言。欲留兵一萬。置達魯花赤。又令毀城。王又致書。留兵置官。安保其無患耶。請寢其事。毀城事。海賊無時據掠。故未卽壞去。去後當依命。賂遺金幣甚厚。

蒙古攻忠州不克。十二月。解而北歸。

忠州被圍凡七十餘日。兵食幾盡。防護別監金允侯諭厲士衆曰。若能効力。無貴賤悉除官爵。焚官奴簿籍以示信。又分給所獲牛馬。人皆効死。蒙兵稍挫。遂不復南。解圍北歸。

遣子安慶公淐。如蒙古。

王自親迎蒙古使以後。蒙兵少退。而猶未出境。宰樞請遣淐乞班師。王不聽。叅知政事崔璘。獨前奏曰。愛子之情。無貴賤一也。然不幸有死別者。殿下何惜一子。今民存者十二三。蒙古不還。則民失三農。皆投於彼。雖守一江華。何以爲國。王不得已頷之。使璘從淐以行。凡進奉及饋遺蒙古諸官人。至于洪福源等金銀布帛。不可勝計。府庫皆竭。科歛百官銀布有差。以充之。淐至蒙古。蒙主以爲實綧之母弟。禮待甚厚。有黃驢人閔偁。訴於蒙主曰。綧非王親子。蒙主謂綧曰。汝前稱王子何哉。對曰。臣少養宮中。以王爲父。以后爲母。不知非眞子也。今來使臣崔璘。實前日率我入質者。請問之。蒙主問璘。璘曰。綧乃王愛子。非親子。蒙主曰。愛子親子異乎。曰。愛子者。養人之子。以爲己子也。若所生子。則何更稱愛乎。所進表可驗。蒙主驗前表果然。遂不問。

盜發厚睿二陵。

甲寅四十一年春正月。蒙古還。京城解嚴。

時蒙兵自忠州解圍而北。然不肯出境。及王子淐至蒙營。設宴張樂。乃悉還。

李峴伏誅。流諸城。降將趙邦彥等于海島。

峴貪婪好殺。嘗爲選軍別監。多受賂。號銀尙書。及使蒙古。被留二年。說也窟曰。我國都介在海島。貢賦皆出州郡。若於秋前。奄襲州郡。都人必竄。因受金

牌爲鄉導。諭降諸城。自爲達魯花赤。恣意貪掠。軍中所獲婦女財寶。盡爲己有。銀釵至滿一笥。及蒙軍還。峴乃來。朝廷議以反逆誅之。人蹴其口曰。喫盡幾人銀帛耶。籍其家。沉其子之瑞之松等五人于海。鄭臣旦趙邦彥尹椿等諸降城將吏。皆流貶有差。

三月。全羅道巡問使李純孝卒。純孝。韓山人。性清白。處事如流。嘗使于蒙。無一物賚還。囊橐皆空。巷婦郵卒。皆服其清節曰眞官人也。

遣秘書少卿李守孫。如蒙古。

守孫及其副博士金良鑒。爲蒙古所拘三年。死于懿州。（一統志懿州在廣寧衛北二百二十里今邊外）

夏六月。京城大疫。○閏月。遣中書舍人金守精。如蒙古。○秋七月。蒙古使來。王移御昇天新闕。

蒙使多可等來曰。國王雖已出陸。侍中崔沆尙書李應烈周永珪柳璥等。不出。是爲眞降耶。仍責誅降城官吏。王召趙邦彥鄭臣旦。乘傳入京。見于多可。以示不誅。

蒙古帥車羅大將兵來侵。

國家雖云歸順于蒙。而猶未移都舊京。形迹多疑。蒙古不信。以東方事專委車羅大。率兵五千。渡鴨綠江。余速禿甫波大等元帥王綧洪福源等皆隨行。數日。候騎至西海道。時多可將還。紿云吾歸則大兵可回。國家信之。令州縣護送。於是擧邑被掠者甚多。未幾。候騎至廣州。

太白經天。○八月。地震。○安慶公淐還自蒙古。

蒙使十人。護送淐還國。王幸梯浦宴慰。蒙使曰。帝勅臣等。伴公護行。萬里風塵。恐有不寧。今日幸無恙還國。吾等甚喜。仍請獻酋。王許之。淐初至江都。遣人奏曰。臣久染腥氈之臭。經宿乃進。王曰。自爾去後。祈天禱佛。曷日相見。今幸好還。何宿於外。焚爾所着衣裳。更衣卽來。至夜。淐入謁。王及左右。皆爲之流涕。

遣使如車羅大營。

遣大將軍李長。詣蒙營。贈金銀酒器皮幣有差。車羅大云。君臣百姓出陸。則盡剃其髮。否則以國王還。如一不從。兵無回期。

東眞寇邊。○九月。蒙古攻忠州山城不克。冬十月。攻尙州山城不克。

車羅大攻忠州山城。會風雨暴作。城中人。抽精銳奮擊之。敵解圍南下。攻尙州山城。黃嶺寺（今未詳）僧洪之。射殺其官人。士卒死者過半。遂解而去。衆知政事崔璘。至丹溪（今丹城）車羅大屯所。請罷兵。車羅大言。崔沆奉王出陸。兵可罷。以崔璘爲門下平章事。○禱弭兵于太廟。十二月。合祀山川神祇于神廟。○蒙

古兵還。

蒙主勅車羅大班師。是歲被虜男女無慮二十萬六千八百餘人。殺戮無算。所經州郡煨燼。自有蒙古之亂。未有甚於此時也。

蒙兵陷高原。

時穆祖自三陟。浮海移宜州。朝廷拜宜州防禦使。屯高原。以禦蒙兵。時散吉大王來屯雙城。謀取鐵嶺以北。請穆祖將兵。穆祖不得已。與金甫奴等。歸于蒙古。移居斡東。今慶興東三十里爲五千戶所達魯花赤。王業之興。始此。東閣雜記 祖鑑補

乙卯四十二年春正月。遣平章事崔璘奉表如蒙古。

時車羅大承其主之命。率軍回自南方。屯于舊京保定門外。候騎往來于昇天甲串江外。王遣璘如蒙古。獻方物。仍乞罷兵。

二月。登州別抄擊蒙古于鐵嶺殲之。○崔沆享王。

沆進酒饌于王。召太子諸王。宴于內殿。作樂徹夜。時蒙兵壓境。餓莩相望。王制於權臣。强設此宴。

蒙古還。京城解嚴。

永寧公綧從車羅大至尙州。及蒙兵還。隨而北歸。弓箭陪郎將蔡取和曰。捐妻子從公絕域者。欲安國家耳。今無一毫事利國。與叛臣無異。遂逃還。逆豎鄭子明。以告綧。綧遣人追斬之。

三月。修智陵。

以爲蒙古所壞也。

夏四月。大饑。

時道路始通。而骸骨蔽野。被虜人民。逃入京城者。絡繹不絕。都兵馬使日給米一升救之。然死者無算。於是蠲諸道三稅外雜稅。

五月。東眞寇高和二州。○六月。遣侍御史金守剛。如蒙古。○秋八月。崔沆以子竩爲殿中內給事。

竩音詣本作誼

沆之爲僧也。通于宋愔之婢。生子竩。美容儀。性沉默。沆無適子。欲以爲嗣。付是職。

九月。蒙古復大至。

時蒙兵雖退。而餘衆尙屯義靜之間。出沒寇鈔。至是車羅大王綧復領大兵到西京。候騎至金郊。

崔璘與蒙古使來。

時宰樞議云。館待使臣。雖厚無益。璘曰。若不得已遣使。帝所則今來使不可不儐接。王出迎于梯浦。時兵興屢歲。供給軍需。接待北使。倉庫告竭。王減晝膳。命召左倉別監尹平再三。終不至。王怒甚。欲令執政奪其官。既而嘆曰。今日我雖奪之。明日必復之。何懲之有。

冬十月。忠州人。擊蒙古于大院嶺（今未詳）敗之。○十一月。大廟成。
徙都以來。兵荒相繼。未遑營建。神主移安于諸陵署。至是大廟成。還安。
十二月。崔沆進中書令。
先是王詔曰。旦奭相周。蕭曹佐漢。君臣相資。古今一揆。晉陽公崔怡。卜地遷都。再造三韓。嗣子侍中沆。匡君制難。萬世永賴。益封食邑。加贈考妣。進秩二子。沆不受。至是爲中書令。
無雪。○京城大疫。
丙辰四十三年春正月。太白經天。○遣將軍李廣宋君斐。帥舟師南下。
蒙古造船。謀攻諸島故也。
金敞卒。
敞。安東人。記性絕人。崔怡召置政房。掌銓選。應選者數萬。敞一見記其姓名。有陳訴。輒應不差。然銓注一聽於怡。不可否。或問其故。答曰天假手我晉陽公。吾何間焉。其阿諂如此。敞附權門。久典政柄。一月可九遷。尙循資格。年近六十。始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世以爲廉於進取。卒無子。臨歿。語其侄方慶。辭國葬。
停六道宣旨使用別監。
以蒙兵也。時奉使者。剝民橫斂。以市恩。民甚苦之。反喜蒙兵之至。

三月。遣使如車羅大營。
時蒙兵闌入南界。車羅大王綧。屯潭陽。洪福源屯海陽。放兵四掠。南至海隅。東至嶺外。無不被害。遣大將軍愼執平。如車羅大屯所。車羅大曰。若國王出迎。王太子親朝。兵可罷。否則何辭以退乎。執平還奏之。王復遣執平言。大兵若回。惟命是從。車羅大怒曰。若欲和親。爾國何多殺我兵。死者已矣。擒者可還。仍令三十人。伴執平送之。王幸昇天館。迎宴依禮。
設左右屯田。
制下諸道被兵凋殘。租賦耗少。其令州縣其人。耕閑地補經費。又令文武三品以下。出丁防築梯浦瓦浦狸浦等地。（並未詳）盖今豐德江華之地。爲左右屯田。國初。選州郡鄕里子弟。質於京者。謂之其人。
蒙古攻笠巖山城。將軍宋君斐擊敗之。
李廣宋君斐趣靈光。約分道擊之。蒙兵知而有備。廣還入島。君斐保笠巖山城（古城在今井邑縣南三十里）城中强壯。悉投於敵。惟老幼在。一日君斐佯出羸弱數人於城外。以示之。蒙兵以爲粮盡引去。至城下。君斐率精銳奮擊敗之。殺傷甚多。擒其將四人。
夏四月。蒙古屠忠州。遂攻山城不克。
蒙兵屠忠州城。又攻山城。官吏老弱。恐不能拒。登月嶽神祠。（在今州東四十五里）忽雲

霧風雨雷雹俱作。蒙兵以爲神助。不攻而退。

六月。將軍李阡敗蒙古于溫水縣。

先是。阡將舟師南下禦蒙兵。至是與蒙兵戰。斬數十級。奪所虜男女百餘人。」

秋七月。京城大水。○八月。崔沆發新興倉。賑其家兵。○遣將軍宋吉儒。徙清州民于海島。○蒙古還屯甲串江外。

先是車羅大進兵屯海陽之無等山（今在光州東十里）頂。遣兵一千南掠。又將舟師七十艘。攻押海（卽今羅州押海縣之壓海）人。置砲於大艦以待之。車羅大望之曰。我船受砲必糜碎。不可當。更令移船攻之。押海人隨處備砲。車羅大度不能克。遂罷水攻之具。與王綧洪福源等。到甲串江外。大張旗幟。牧馬于田。登通津山（廢縣在今通津南十五里）望江都形勢。退屯守安縣。

九月。金守剛。定和議而歸。蒙古撤還。

初守剛。持方物從蒙主入和林城（在漢北）。乞罷兵。蒙主以不出陸爲辭。守剛曰。譬如獵人逐獸入於窟穴。持弓矢當其前。困獸何從而出。又冰雪慘冽。土脈閉塞。則草木豈能生哉。蒙主嘉之曰。汝誠使乎。當結兩國之好。遂遣徐趾來。命班師。

震國子監。○平章事崔璘卒。

璘器局宏深。屢使蒙古。有專對才。臨絕。妻子泣曰。我輩何依而生。璘微笑曰。

爾其爲戎乎。後俱沒戎兵。果如其言。

盜發康宗陵。○冬十月。京城解嚴。

凡十五月罷兵。

以崔滋爲中書平章事。

崔冲之後也。淳訥少力學。初崔怡品題朝士。以文吏俱優者爲第一。文而不能吏次之。吏而不能文又次之。文吏俱不能爲下。皆手疏屛風。每當銓注。輒考閱之。滋名在下。故十年不調。滋嘗作虞美人草歌。水精杯詩。李奎報見而奇之。後怡謂奎報曰。誰可繼公典文翰者。曰有學諭崔安者。及第金坵其次也。安。滋之初名也。時李需李百順河千旦李咸任景肅。皆有文名。怡欲試其才。令製書表。使奎報第之。凡十選。滋五魁五副。怡又欲試吏才。授給田都監錄事。亦勤而敏。出牧尙州。剖決如神。吏民畏愛。及爲相。以清嚴鎭俗。

十二月。崔沆自加濟衆康民功臣號。

時兵燹之餘。民生凋弊。遣使存問。號蘇復別監。有宋克儂者。監西海道。歛貢實三百餘斛。賂沆。卽拜御史。時人號爲貢實御史。

崔沆殺河東監務盧成等。

學錄鄭珹譖成於沆曰。成與鄉人李珪李昌陜州副使薛仁儉南海縣令鄭皐及第俞世諧等。置酒誹謗國政。有賢士搥胷日娼雛得意秋之句。沆大怒。

斬成珪昌于市。流仁儉等于海島。沈母。卽怡妓妻瑞蓮房也。時人指珧爲食人者。

無雪。○飢疫。

時飢疫相仍。僵屍蔽路。銀一斤。直米二斛。是歲。罷諸縣尉。

丁巳四十四年春正月。停蒙古春例進奉使。

崔沆與宰樞議。以蒙國連歲加兵。事之無益。停春例進奉。自金守剛之還。稍有息兵之望。而朝廷無故生釁。識者憂之。

二月。赤氣竟天。

癸未夜竟天光明如晝。

夏四月。盜起原州。遣將討平之。

原州人安悅等。據古城叛。遣將軍尹君正等討之。大敗賊于興元倉。在今原州其黨。斬悅以降。

閏月。崔沆死。以竣爲借將軍教定別監。

沆秉政八年。殘虐尤甚。殺害忠良。不可勝數。以後事屬其黨宣仁烈柳能等。於是仁烈等。秘不發喪。密告其門客大將軍崔瑛蔡禎等。會諸別抄都房軍擁衛。然後乃發喪。王卽拜竣借將軍。百官詣門吊賀。沆有嬖妾心鏡。竣曾私之。沆死之日。卽納後房。沆本妓出。而竣又母賤。故官吏讀簿書至娼妓奴隷之言。輒諱之。或有讒人者。以人言竣所出微賤。則竣盡殺之。王又以竣爲樞密副使。吏兵部尚書御史臺事。竣讓不受。停科擧。

以崔沆死也。

崔竣發倉賑飢。

時都城大飢。竣欲收人心。發倉賑之。既而又發其廩。賑禁衛及坊里人。

東眞寇東州界。又入登州。○五月。復遣起居注金守剛。如蒙古。

時又有蒙古兵消息。故遣之請罷兵。

蒙古復至。六月至南京。遣使如車羅大營。

蒙古兵三十餘騎渡清川江。趣龍岡咸從入泰州。殺副使崔濟。京城戒嚴。未幾。候騎入開京至南京。遣將作監李凝犒之。請退兵。蒙古先鋒甫波大云。去留在車羅大處分。時車羅大屯安北府。朝廷先遣侍御史金軾詣屯所。車羅大曰。王若親來。我卽回兵。又令王子入朝。永無後患。軾還報。宰樞等請遣王子講和。王不聽。平章事崔滋。與樞密使金寶鼎曰。江都地廣人稀。難以固守。遣王子出降便。力請許之。先遣永安公僖。以觀其變。贈車羅大銀甁一百酒果等物。車羅大問曰。何爲來。答曰。大人召還南下兵。且禁蹂躪禾穀。國王喜

甚。遣臣奉一觴以謝。車羅大曰。太子到日。當退屯鳳州。今山鳳宰樞請遣太子。以活民命。王猶豫未決。更遣金軾告車羅大曰。待大軍撤回。太子親朝帝所。車羅大許之。於是禁侵掠。復遣軾賫酒果銀幣。以觀其意。時內外蕭然。計無所出。但祈禱佛神而已。

置給田都監。

時議分田代祿。置都監掌之。以江華田二千結屬公廩。三千結屬崔竩。又河陰鎭江二縣在江華海寧鄉名在今江華田。分給宗室宰樞以下。

秋七月。以崔竩爲右副承宣。○九月。蒙古退屯鹽州。

時車羅大。進兵深入。及見使臣絡繹來請大軍還後太子入朝。遂退屯鹽州。又督還南下甫波大軍馬。

京城地震。○太倉災。○金守剛。還自蒙古。蒙古兵還。

初守剛至蒙古。蒙主方自將伐宋。守剛見於行營。懇乞回軍。蒙主許之。仍遣使與守剛偕來。王迎蒙古使于梯浦館。蒙師遂還。然尙彌滿于西北境上矣。守剛性精通博物。耿介不群。屢使蒙古。浸息兵禍。未至大用而卒。時議惜之。」

冬十二月。遣安慶公淐。如蒙。

戊午四十五年春正月。宋吉儒以罪流楸子島。在今濟州北海中

吉儒爲慶尙道水路防護別監。率夜別抄巡州縣。督民入保海島。有不從者。輒撲殺之。或以長繩連編人頸。曳投水中。幾死乃出。又慮民愛財重遷。火其廬舍錢穀。死者十八九。奪人田土財物。朘削無厭。按察使宋彥庠劾報。其黨金仁俊。私請於大司成柳璥停稟。璥以仁俊昵於崔竩。不得已從之。竩聞。怒罵仁俊。璥等曰。吾以爾輩爲腹心。何專擅若是。遂流吉儒。初賤隷金允成。背主投崔忠獻。生二子仁俊承俊。仁俊狀貌魁岸。工射好施。與得衆心。瑀及流。皆寵信之。璥久在政房。亦爲沆所厚。至是俱與竩有隙。

二月。地震。○蒙古兵城義州。○日靑無光。○崔竩以其奴李公柱爲郎將。舊制。奴隷雖有大功。賞以錢帛。不授官爵。崔沆秉政。欲收人心。始除其家奴金仁俊崔良伯等爲別將。至是竩以公柱身事三世。年老有功。拜郎將。奴隷拜衆。自此始。

三月。日色如血。○柳璥金仁俊。誅崔竩。王復政。

竩年少暗弱。黷貨無厭。由是大失人心。都領郎將朴希實等。密謂璥仁俊將軍朴松庇郎將林衍李公柱等曰。竩親近儉少。信讒多忌。若不早圖。吾曹恐亦不免。約以四月八日。因觀燈擧事。竩黨李柱崔良伯。聞其謀。密通竩。時日已暮。將以翌朝捕仁俊等。仁俊等聞之。急會同謀者。詣璥議。璥不敢顯言。令家人。進杏子一椀。仁俊等拜曰。已喻矣。盖杏與幸音近也。遂聚三別抄于射廳。使人呼於道曰。令公已死矣。令公指竩也。於是聞者皆集。仁俊曰。如此大

事。可推宰相有盛望者爲謀主。卽召樞密使崔昷議之。召竝腹心崔良伯李日休等斬之。仁俊令竝門卒。不報更籌。適大霧。竝家宿衛兵。無一人知者。黎明。夜別抄壞竝壁以入。竝走匿屋薦。索出斬之。盡殺其黨柳能等。璥仁俊。與昷詣闕。會百官入謁便殿。告誅賊臣。復政于王。王謂璥仁俊曰。卿等爲寡人立非常之功。因潸然泣下。群臣請削去忠獻瑀壁上圖形。罷廟庭配享。王從之。璥。公權之曾孫。昷。詵之孫也。崔氏專國凡六十三年而誅。崔氏曰。今賊崔四世執命。罪逆旣極。天壓降罰。高宗蒙天之福。誅累世之奸凶。宜明正四賊不臣之罪。斬棺鞭屍。快一國憤憤之心。顧乃優柔不斷。使亂臣賊子。無所懲艾。其能制林衍仁俊之跋扈乎。

以柳璥爲右副承宣。朴松庇爲大將軍。金仁俊爲將軍。

朴希實林衍以下。賜爵有差。並賜功臣號。衍蜂目豺聲。捷而有力。能倒身臂行。或投盖于屋梁。爲大將軍宋彦庠斯養卒。後補隊正。嘗奸人妻。有司治之。仁俊力請竝曰。衍壯士可用。薦爲郎將。故衍呼仁俊爲父。承俊爲叔父。

王受賀于康安殿。發崔氏家倉。賜百官軍民。

百官陳賀如新卽位。諸功臣左右別抄神義軍都房等。入殿庭羅拜呼萬歲。發崔竝家倉。分賜官民有差。太子府二千斛。自宰臣文武百官。以至胥吏軍卒皂隷坊里之民。六十斛至三斛有差。又分賜布帛馬畜。又分遣使臣于諸

道。籍沒其奴婢田庄錦布米穀。後王幸玉輪寺。各番都房夜別抄神義軍書房。殿前擁駕而行。觀者感泣。

夏四月。蒙古兵復至。五月。王出御昇天闕。見蒙古使。

蒙古兵候騎一千。入遂安界。蒙將余愁達甫波大等。各率千騎。屯嘉郭二州。車羅大遣使來覘出陸之狀。王聞之。卽出百官于昇天府。移市肆修宮闕。五月甲寅。移御。引見客使。

葦島亂叛降蒙古。

博州人。避兵入保葦島。朝廷遣郎將崔乂等。州人反殺乂等。乂所領兵。皆逃匿蘆葦間。跡而盡殺之。遂投蒙古。兵馬使卽遣兵追之。取婦女幼弱而還。遣將軍朴堅郎將金尹錫。宣諭葦島。

以金之岱知北界兵馬使。

之岱嘗按察全羅道。崔沆時爲僧號萬全。住珍島。其徒橫恣。其所請謁之岱皆抑不行。嘗至珍島。萬全慢罵不見。之岱直入升堂。堂上有樂器。乃橫笛數弄。操琴鼓之。音節悲壯。萬全欣然出見曰。適有微疾。不知公至此。相與歡飲。因托十餘事。之岱卽行之。留數事曰。至營乃可爲耳。請遣其用事僧名通知者。數日。通知果至營。之岱數其罪投之江。沆得政。雖憾甚。以之岱廉謹少過。竟莫能害。時蒙古兵彌滿北界。而知兵馬使洪熙。嗜色不恤軍務。一方離心。

以之岱有才略。代熙出鎭。撫以恩信。西北四十餘城。賴以安。

六月。車羅大遣使來。

遣波乎只等六人來。王幸梯浦館。引見波乎只。傳車羅大之言曰。皇帝勅云。高麗國。如實出降。雖雞犬。一無所殺。否則攻破水內。今出降西京。則便可回兵。王曰。予既老病。不可遠行。乃遣永安公僖知中樞院事金寶鼎。如車羅大屯所。

流樞密使崔昷于黑山島。

金仁俊之誅崔竩也。昷子文本。以書告竩。及誅竩。籍其家。得文本書。仁俊等請殺之。王不從。遂流文本海島。人有讒昷於仁俊者曰。昷有怨言。將爲亂。仁俊白王流之。昷有望而恃其家世。驕傲好凌人。故及於敗。朝議以昷非罪遠竄。明年召還。

蒙古進屯平州。

余愁達。進屯平州。掠鹽白等州。金寶鼎至蒙古營。余愁達曰。皇帝以高麗屬我。與車羅大。吾以爾國降否。決去留耳。國王雖不出迎。若遣太子降軍前。卽日回軍。否則縱兵入南界。寶鼎還奏其言。宰樞以太子出陸。恐有不測之變。遣譯語康禧。齎酒果慰之。仍覘事變。又遣員外郎李祿綏曰。太子有疾。待疾愈往見。余愁達遣使曰。國王縱不出迎。太子有來見之約。吾欲回兵。然使者往復數四。而太子不至。是侮我也。今欲一決。又遣使介。惟國王生死之。王亦不出迎。遣人辭謝。余愁達曰。已知之矣。乃縱兵四掠。

秋七月。隕霜。○崔竩黨文璜。謀亂伏誅。

璜妻父權守鈞。娶崔怡妓妾女。故璜爲崔氏私人。得拜少卿。及竩被誅。璜心常怏怏。欲殺金仁俊。密諭其黨錄事柳宗植等。各因所親勇士。擧事。宗植往別將金仁問家。見壁上弓劒。取而撫之曰。君丈夫也。當此時。可以此物取卿相。安能效兒女子碌碌乎。仁問異其言而不對。宗植去。遂告仁俊。鞫其黨。知璜謀殺之。

蒙古誅其東京摠管洪福源。

初永寧公綧之入質也。寓於福源家。福源待之厚。久乃生釁。積不平。綧嘗以福源陰事。密告蒙主。福源怒。謂綧曰。公受恩於我久矣。反陷我耶。所謂養犬。反噬其主也。綧妻。蒙主族也。聞其語。怒奏蒙主。蒙主遣使。誅殺福源。籍沒其家。械其子茶丘君祥等以歸。以故茶丘謀陷本國。無所不至。

八月。日中有黑子。

大如鷄卵。翌日又如人形。

蒙古進屯舊京。

車羅大來屯舊京。遊騎散入昇天府交河峯城守安重城。守安重城。今通津屬縣。又自

窄梁。今稱孫突項　來屯甲串江外。籠絡山野。遣人督太子出降。四出抄掠。西海道有嘉殊窟在今祥原觀音山中陽波穴。避兵之民。多入兩窟。蒙古兵。薪草投陽波穴中。遂安縣令朴林宗。自縊死。防護別監周尹。率別抄出戰死之。嘉殊穴別監盧克昌。被擒。

廣福山城。今未詳　降于蒙古。○安慶公淐僧蒙古使還。

冬十一月。柳璥罷。金仁俊林衍。殺將軍禹得圭等。

璥既誅崔竩。爲承宣。置政房于便殿側。掌銓注。凡國家機務。皆決焉。金承俊。自謂功高秩卑。常怏怏。璥曰以公之功。雖一日九遷可也。然循資除授。國家常典。卿以隊正。越四等授中郎將。不可謂不超資也。承俊益嚇之。璥多置甲第。權勢日熾。門庭如市。承俊衍等諸功臣忌之。譖于仁俊。仁俊聞于王。王欲奪其權。罷璥承宣。除簽書樞密院事。蓋欲奪其政柄也。又因璥所善者將軍禹得圭梁和元祿等。璥聞之。詣闕語仁俊曰。卿始與璥同心舉義。復政王室。有如骨肉之親。雖善讒者。不能間也。豈圖今日如是耶。仁俊愧謝。諸功臣不言而退。遂斬得圭等。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仁俊矣。李氏齊賢曰。柳璥金仁俊誅崔竩。政歸王室。政房因而不革。以王室之重任。襲權門之私稱。此可歎也。」

十二月。以崔允愷爲左副承宣。

允愷。淳甫之子。崔氏屢世柄國。舉朝趨附。允愷獨不至其門。金仁俊以允愷廉平。擢是職。

蒙古帥散吉來屯古和州。州民趙暉卓青等。叛殺兵馬使愼執平。以和州迤北。附于蒙古。

蒙古散吉大王普只官人。領兵來屯古和州。高和定長宜文等十五州人。入保猪島。在今永興府東七十里海中　兵馬使愼執平。以島城大人少難守。遂以十五州人。徙保竹島。在德源府東十五里　島狹無井泉。人皆不欲。執平强駈納之。多逃散。執平分遣別抄。催運糧糈。守備稍懈。龍津人趙暉。定州人卓青等。與朔方諸城人。謀引蒙古兵。乘虛殺執平及登州副使朴仁起和州副使金宣甫。京別抄等。遂攻高城。焚燒廬舍。殺掠人民。以和州迤北。附于蒙古。時車羅大還屯西北界。而遊兵出沒。楊廣忠淸之間。散吉又來。東西北三面。盡爲蒙人營壘。而諸道禾穀。皆被掠穫。

蒙古置雙城總管府于和州。以趙暉爲總管。卓青爲千戶。

自此遂失東北諸城。而暉等出沒寇抄日甚。

東眞寇松島。

東眞以舟師。來圍松島。在今高城　焚燒戰艦。

以崔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起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李藏用爲政堂文學。

起孫。慶孫之弟。藏用。子淵之後也。

遣使如蒙古。

將軍朴希實趙文柱散員朴天植。如蒙古。請復置達魯花赤曰。本國所以未盡事大之誠。徒以權臣擅政。不樂內屬故爾。今崔竩已死。卽欲出水就陸。以聽上國之命。而天兵壓境。比之鼠穴。爲猫所守。不敢出耳。

宋開慶元年　己未　四十六年　春正月。蒙古攻歧巖城。城中人擊敗之。（城在成州）○東眞寇金剛城。

遣別抄救之。○赤氣竟天。○都城大飢。人相食。○遣使如蒙古營。爲盜所殺。

耶將金器成等。如東界蒙古兵屯所。至文川（今文川）寶龍驛。（今未詳）趙暉黨。與蒙古兵殺之。掠國贐而去。

以金允侯。爲東北面兵馬使。

時東北面。已沒於蒙古。故不赴任所。

二月。王幸奉恩寺觀燃燈。宴宗室宰樞。

宴諸王宰樞。王再擧手以示群臣。群臣拍手踊躍。汗流被體。至暮乃罷。史臣曰。國家自被兵以來。停燃燈宴已六年。況今東北。盡爲賊巢。西南浮寄海島。而道殣相望。倉廩罄竭。王當小心翼翼。宵衣旰食。仁政是施。武備是修。猶懼不保。慮不及此。而耽樂之從。王既衰老。視陰惕日。固不足責矣。當時侍宴者。豈無一二有識。而乃與王拍手助樂。如在太平之日。而無一言諫之。何哉。俞氏曰。古人謂當憂而樂。當樂而憂。皆取憂之道。高宗當憂而樂。曾未數日。遂以賓天。殆其驗乎。

判衛尉寺事河千旦卒。

千旦善屬文。事大箋多出其手。

作離宮於摩尼山。（山在江華府南三十五里）

先時校書郎景瑜。請於是山創闕。且作穴口寺。興作紛紜。水之說。請營假闕于三郎城。則可延基業。從之。又有術士白勝賢。以風

蒙古築城西京。開屯田。

蒙古將王萬戶。率十領兵屯西京。修築古城。又造戰艦開屯田。爲久守計。謂我使李凝曰。汝王何不愛百姓而不出降乎。降則秋毫不犯。先是王以蒙兵大至。令三品以上。各陳降守之策。衆論紛紜。平章事崔滋樞密使金寶鼎曰。江都地廣人稀。難以固守。出降便。

蒙古攻寒溪城。防護別監安洪敏。擊敗之。（城在今麟蹄）

登和州等諸城叛民。自稱官人。引蒙古人來攻寒溪城。安洪敏。率別抄出擊盡殲之。

盜發厚睿二陵。○三月。蒙古使來。

初朴希實等。至車羅大屯所。備言崔竩已死。今將復舊都。遣太子入朝之意。

車羅大聞之喜曰。若太子來。須及四月初吉。遂遣溫陽加大等。來問太子入朝之期。王對以五月。蒙古使怒曰。我兵進退。在太子行李遲速。五月何其晚也。王不得已。約以四月。蒙古使欲見太子面約而去。

神義軍。討東界叛民殲之。

趙暉之黨。引東眞兵屯春州。有神義軍五人。詐稱車羅大使者。馳入其屯曰。解爾弓劒。置于一所。咸聽元帥教命。高麗太子將入朝。汝何殺高麗使者器成而奪國賮乎。爾罪當死。皆伏地股栗。於是揮鞭召別抄兵。四面攻之。無一脫者。遂得國賮及器成等衣服而還。

令民出陸耕種。○夏四月。王不豫。移御柳璥第。赦。放生。

王病篤。遣近臣禱諸神祠。赦二罪以下。遣人于沿海放生。尋移閔修第。承宣李應韶鄭世臣。皆王之嬖臣也。爲人輕薄。王疾彌留。軍國奏啓。皆抑而不納。與修閉門圍碁。擁妓酣飲。時議憤之。王使世臣。設法。席于穴口寺。世臣還奏其狀。王曰。予夢有老比丘。勸念法華經。今聞卿言。實符所夢。且予在潛邸。遊穴口。聞文殊鳥聲。卿亦聞之乎。對曰臣詣法席。誠如上夢。悅有一老比丘在側誦經。更視則不見。又有鳥來鳴。其聲云文殊師利摩阿薩。王說之。按麗代異教興行人心誕妄談虛說無以爲實然而不知悟焉讀史至此不覺一笑爲人君者可以監戒

遺太子倎。奉表如蒙古。

叅政李世材樞密副使金寶鼎等四十人從之。斂百官銀布。以充國賮。駄馬三百餘匹。以馬不足。抑買路人馬。以故乘馬者小。

五月。慈雲寺池水赤。寺在坡州

池水赤沫如血。校勘姜度云。新羅虎景王時。有池赤之變。其年王薨。今玆王疾。殆不瘳乎。

蒙古帥車羅大暴死。○六月。太子至蒙古東京。

先是。太子至虎川。大雨水漲。從者皆請留宿。以待水落。不聽。遂至東京。東京人曰。明日大兵將向高麗。太子遣李世材金寶鼎。各以白金五十斤銀樽一銀缸一酒果等物。遺元帥余愁達松吉大王。太子見松吉曰。皇帝親征宋國。委吾等征爾國。業已發兵。爾何來耶。太子曰。我國惟皇帝及大王之德是賴。僅保餘喘。將奉觴于大王及諸宮人。然後入覲于帝。故來耳。松吉曰。汝國已離江都乎。太子曰。州縣民已出島。王京則待皇帝區處。以徙都耳。松吉曰。大王嘗言。太子入朝則罷兵。故今來。兵若不罷。小民皆畏懼逃竄。後雖敎諭。誰復聽從。大王之言。其可信乎。松吉等然之。遂駐兵不發。遣使令毀江都城。

蒙古毀江都城郭。

壬午。蒙古使周者陶高等。來毀城郭。遂壞內城。周者等。督役甚急。諸領府兵。

不堪其苦。泣曰。若知如此。不如不城。乙酉。城郭摧折。聲如疾雷。街童巷婦。皆爲之悲泣。周者等曰。外城猶在。何謂誠服。庚寅。盡壞外城。乃還。時人以爲內外城盡壞。必有以也。爭買船。船價湧貴。

王薨于柳璥第。太孫諶受遺詔監國。

壬寅。王薨。在位四十六年。壽六十八。謚安孝。後元賜謚忠憲。廟號高宗。時太子未還。金仁俊欲奉安慶公淐嗣位。兩府議曰。元子繼體。古今通誼。況太子代王入朝。而以弟爲君可乎。遂頒遺詔曰。今嗣王奉使未還間。軍國庶務。聽於太孫。仁俊以戎服。率甲士及東宮僚屬。奉諶入大內。權監國事。史臣曰。高宗之世。權臣相繼。擅執國命。女眞蒙古。遺兵歲侵。當時國勢岌岌乎殆哉。然王小心守法。包羞忍恥。賊至則堅城固守。退則遣使通好。至遣太子。執贄親朝。故卒使社稷不殞而傳祚有永。

遣使如蒙古告哀。○秋七月。平章事宋恂卒。

恂。彥琦之父也。以知禮聞。雖在懸車。凡國典禮。皆就問。

有事于太廟。○蒙古入西海道。

我民纔出陸。而西京留屯蒙古兵。闌入西海道松禾安岳豐海等州。駈掠人物而去。

太白經天。○遣使日本。

沿海倭寇頻年不已。遣監門衛錄事韓景胤權知直史館洪貯于日本。請禁海賊。使還月日史闕

八月。太孫冠。

時年二十四。兩府請除授百官。太孫讓曰。我雖監務。選授非所敢專。必待君父之還。兩府固請曰。我國專賴領府爲藩垣。而今校尉隊正死者太半。不可不塡闕。太孫勉從之。乃除五品以下。

朴希實趙文柱。與蒙古使來。

初希實等。踰蜀山。追及蒙主于陝州。蒙主曰。汝國王每食言。汝等何爲來耶。希實具陳表意。仍奏請罷西京義州屯兵。令民安業。蒙主曰。爾等既欲與我同心。何憚我兵。第勿令侵擾耳。太子之行。不出爾國。則可與俱還。如入吾地。其以單騎來朝。賜二人金符遣之。益齋集補遂與蒙古使尸羅問等來。未幾。朴天植偕蒙古使加大等來。分往南道。審視人民出陸之狀。

九月。葬洪陵。在今江華府西六里山名高麗太孫釋服。○冬十一月。蒙古使來。

洪茶丘訴蒙主曰。高麗出降非眞也。李世材先知之。告也速達曰。聞有讒者。願勿聽。也速達。卽收茶丘。遣於散等。偕世材來。見太孫責出陸遲緩。朴希實曰。頃者吾與尸羅問謁帝。勅臣等曰。爾國必運木石。以爲宮室。限三年罷兵。待營構畢。卽令出居。況今嗣王未還。臣等何敢自專。且帝豈妄言耶。於散默

然。

營宮闕於舊京。

時蒙古人屢責出陸。太孫亦欲還都舊京。始營宮闕。尋以金方慶金承俊。爲出排都監。

地震。○京城大饑。

官吏與民。就食於南州者。絡繹於道。重房御史臺。禁官吏出關。官吏餓死者多。

是歲。蒙古蒙哥死。

庚申元宗忠敬順孝王諱植字日新舊諱僖高宗長子母安惠太后王氏元年春正月。太子在蒙古。○太孫以趙珦。參知政事。崔昷爲樞密院使。

珦以連姻國戚。不得入臺省。至是除之。又有知天文而拜太學博士者。能暴虎而爲侍御醫者。銓注之顚倒如此。人嘲之曰。占星太學博。捉虎侍御醫。

推檢別宮田。

命右副承旨金仁俊。推檢別宮田。史臣曰。古之明君。或棄園囿。許民耕種。今此別宮之田。皆爲權臣奪占。宜還本主。未嘗議此。而反更推檢。豈爲懲惡禁暴。所謂尤而效者也

日昏無光。○赦。

以天變稠疊。太孫憂懼而赦。不務修省。反赦元惡。以應天。時議譏之。

安北府亂。殺副使文秀。降蒙古。

自趙暉之後。州縣軍民叛亂。小不如意。則殺其官吏。以附於蒙古。而諸降城將吏。朝廷畏蒙古責言。多所縱舍。由是敵兵所至。州縣望風投降。而國家刑章。皆不得行矣。

二月。置濟州防護使。

朝議濟州。海外巨鎭。宋商島倭。無時往來。宜特遣防護別監。以備非常。然不可別置防護。遂以副使羅得璜兼之。前守以貪贓坐免。得璜至。專事浚剝。諂媚權貴。州人曰。昔遇小盜。今逢大盜。

太子還自蒙古。

初蒙憲宗南征。太子自燕赴行在。道過潼關。守土者迎至華淸宮。請浴溫泉。謝曰。此唐明皇所嘗浴者。雖異世人臣。安敢褻乎。聞者嘆服。至六槃山。益齋集補時憲宗殂。阿里孛哥阻兵朔野。人心虞疑。皇弟忽必烈。觀兵江南未還。太子遂南轅。間關至梁楚之郊。皇弟適在襄陽。班師北上。太子服軟角烏紗幞頭。廣袖紫羅袍犀鞓象笏。奉幣迎謁道左。眉目如畫。周旋可則。群僚皆以品服。排班于後。皇弟驚喜曰。高麗萬里之國。自唐宗親征而不能服。今世子自來。此天意也。大加褒奬。俱北至京兆府。太子聞訃。服喪三日而除。江淮宣撫使

趙良弼言於皇弟曰。高麗依山阻海。國家用兵二十餘年。尙未臣附。前歲。太子倎來朝。適鑾輿西征。留滯二年。供帳疎薄。無以懷輯其心。一朝得歸。將不復來。宜厚其館穀。待以藩王之禮。今聞其父已死。誠能立倎爲王。遣送還國。必感恩戴德。願修臣職。是不勞一卒而得一國也。陝西宣撫使廉希憲。亦言之。皇弟然之。卽日改館。顧遇有加。乃命達魯花赤束里大康和尙。護行歸國。時白州別監金守磾別將于琔。投于也速達。訴高麗有急。必遷濟州。今云復都舊京。非實也。也速達信之。及太子東還。至也速達營。也速達欲令守磾與太子辨。太子曰。公何信叛人之言。吾寧視髮被拘於此。豈可與叛人辨哉。也速達慙而遣還。康和尙。本國晉州人。少時被俘入蒙古。後改名守衡。（按勝國之世權奸相雄廢立在握。然傳世三十二歷年四百七十五。能綿祚不喪者。何也。此莫非事大之力也。自仁宗專心事金邊境稍安。及蒙古時元宗以世子如元請降。忠烈嗣位。遂爲元世祖寵壻。國中跋扈亦莫敢肆。後忠宣忠烈雖相繼被拘。其免乎簒奪之禍者。畏元故也。方其時東眞胡喝而不敢動。日本窺覘而不敢入。莫非賴其力也。譬如久病人元氣已澌。客熱乘之。亦能撐度時日也。）

三月戊辰朔。日食。○太子至江都。

太子至西京。太孫遣叅知政事李世材等迎駕。康和尙等怒其遲緩。誚責甚苛。壬午。太孫與諸王文武百僚。率三別抄精銳。迎于梯浦。甲申。太子與束里大入開京行視營築。出至昇天闕。乙酉。太孫來謁。丁亥。太子與束里大同舟渡海。自承平門入闕。命宰臣告景靈殿。蒙古忽必烈立。勅還西京屯兵。

是爲世祖皇帝。

夏四月。遣將軍申思佺等。出屯舊京。

束里大等。見太子曰。館待日厚。感則感矣。然忽必烈大王所以遣我者。非爲在島中徒哺啜也。如之何。王無以對。召兩府議之。分文武兩班及諸領府。爲三番往來。以示遷都之意。束里大等。欲往開京。出屯于昇天府。蒙古使來。

時蒙古主聞太子至西京。久留不進。疑國中有變。遣荊節等。開諭本國。蕩滌罪過。以定王位。尋又遣其多大等。來頒卽位詔。且令出陸勸農。

太子卽位。

戊午。太子卽位于康安殿。是爲元宗。（是日。受菩薩戒於慶寧殿。按高麗王卽位必受菩薩戒列朝例。）受朝賀。着黃衣坐龍床南面。太孫率文武百官。上表行禮。兩班呼萬歲。

遣永安公僖。如蒙古賀卽位。

且表請本國便宜從事。荊節其多大等。怒贈遣不如意。卷坐席而去。

始用蒙古年號。

五月。京畿旱蝗。○六月。赦。○更次衛社勳。拜金仁俊樞密副使翼陽郡開國伯。」初誅崔竩策功。以柳璥爲第一。至是改第。以仁俊爲第一。璥爲第五。

刑部侍郎李凝。有罪流島。

初凝。從王如燕京。謂永寧公綧曰。公若欲爲王。誰曰不可。故及。

地大震。

墻屋崩頹。京都尤甚。

王改名植。○熒惑入南斗。○蒙古遣使頒赦。

平阿里孛哥也。

制叙宦者閔世沖叅官。

國制。宦官雖有功。不得除叅官。初宦者金仁宣。性温雅。高宗甚愛重。官極南班七品。金仁俊力請除叅職。高宗恐後人爲例。終不許。至是王以世沖救病有功。制限六品叙用。宦官拜叅。自此始。崔氏曰。宦官昉於周禮。所以掌宮闈掖庭之職。供掃除之役。通内外之言而已。後世任使失宜。其禍慘矣。高麗五百年間。政治可稱者少。惟不許宦官叅職一事。遠過前代。雖以高宗之昏庸。權奸之脅請。而終不許。豈非可稱者乎。

秋七月。追尊妣安惠王后柳氏。爲王太后。○平章事致仕崔滋卒。

滋以文章吏才名世。致位大官。嘗邀金仁俊諸子宴其第。時人譏之。上章乞退。自號東山叟。有集十卷。其所著續破閑集序。歷叙本朝文學之士曰。本朝以人文化成。賢雋間出。光宗始闢春闈。時則王融趙翼徐熙金策。才之雄者也。景顯數代間。李夢遊柳邦憲。以文顯。鄭倍傑高凝。以詞賦進。崔文憲冲。命世興儒。文廟文物大備。當時冢宰崔惟善。以王佐之才。著述精妙。平章事李靖恭崔奭叅政文正公李靈幹鄭惟彦學士金行瓊盧坦。厥後朴仁亮崔思齊思諒李顓金良鑑魏繼廷林元通黃瑩鄭文金緣金商祐金富軾富佾富儀權廸高唐愈洪瓘印份崔允儀劉羲鄭知常蔡寶文朴皓朴椿齡林宗庇芮樂全崔誠金精文淑公父子吳先生世才兄弟。今時李學士仁老俞文安升旦金貞肅仁鏡李文順奎報李承制公老金内翰克己金諫議君綏李史館允甫陳補闕澕劉李兩司成咸淳林椿尹于一孫得之安淳之。皆金石間作。星日交輝。漢文唐詩。於斯爲盛。然而諸賢編成文集者。惟止七八家。自餘名章秀句。皆湮沒無聞云。○金克己。鷄林人。童齔頴悟。開口成章。不樂仕進。自登進士第。不復首路京師。借勢公卿之門。嘯咏山林。故文譽益豐。而宦道愈阻。明宗聞之。召直翰院。未幾卒。同時有林惟正者。聰頴絶人。善集句。隨意吐句。立次諸韻。皆得天趣。官至祭酒早卒。崔瑀搜遺篇。目曰百家衣集。又刊克己集。按櫟翁稗説曰。康日用林惟正俱工百家衣體詩。康詩未之見。林集刊行鴻鵠家雞之譏有不能免焉。近世崔集均之一其集句雖長篇

（險韵走筆立成觀者絕倒對偶親切假使自爲未必過之）

八月。册宗室女爲王后。稱柳氏。

新安公佺之女也。

立子諶爲王太子。

先是王欲封諶爲太子。柳氏譖於王曰。太孫聞主上東還。稍無喜色。且儲副繼體者也。豈可立權臣金若先之甥乎。王頗信之。金仁俊力諫。王疑乃釋。至是封之。后遂與太子有隙。

蒙古罷達魯花赤。

先是。蒙古主謂本國使臣張季烈等曰。朕卽祚後。爾國最先來賀。朕甚喜焉。今會朝者八十餘國。汝等見其禮待如爾國者乎。至是永安公僖還。蒙古主賜王虎符國印綵段弓劒等物。又頒改元詔。允許表請六事。詔曰衣冠從本國之俗。皆不更易。行人惟朝廷所遣。予悉禁絕。古京之遷。遲速量力。屯戍之撤。秋以爲期。所設達魯花赤孛魯合反兒拔覩魯一行人等。俱勅西還。其自願托迹於此者十餘輩。來使亦不知定在何所。事須根究。今後復有似此。告留者斷不准從。朕以天下爲度。事在推誠。其體朕懷。毋自疑懼。癸丑。王與東里大等迎詔。辛酉。東里大康和尙。北歸。

九月。遣使如蒙古。賀改元。○冬十一月。幸法王寺。設八關會。

王遊幸寺院頗頻。時當國恤。奏還宮樂。識者譏之。王又聚宮女于水房。淫縱無節。金仁俊。移水房于外。

納宗室女。爲太子妃。

神宗孫始安公綑之女。是爲貞和宮主。又册長公主。爲慶安宮主。下嫁齊安公淑。是年册封四嘉禮二。所費金銀千餘斤。米穀三千餘石。布帛不可勝計。」

辛酉二年春正月。地震。○新安公佺。卒。○三月。置東西學堂。

各置別監教學教導。

夏四月。遣太子諶。奉表如蒙古。

賀平阿里孛哥也。時國贐不足。令文武百官。出銀布以充之。後遂爲例。

秋八月。祔高宗于太廟。史闕 以安惠太后柳氏祔。文正公趙冲侍中李抗侍中威烈公金就礪配享 ○九月。太子還自蒙古。

蒙主遣將軍勃立札郎中高逸民護行。自蒙主卽位。待我特厚。正言田文胤。奉使賀改元。及其還也。蒙主厚慰問曰。有所言乎。對曰。陛下憐我國王。恩至渥也。然讒間者多。願陛下勿信。蒙主命東里大伴行。文胤奏曰。東里大以前年勅還屯兵事。意爲小邦所讒。憤惋而還。反訴小邦。今若伴臣以去。未知他日造何言語。以誑陛下。敢請勿遣。蒙主許之。

冬十月。蒙古使來。

壬戌三年夏四月。遣使如蒙古。

進方物也。自是兩國冠盖相望。不可殫記。

秋九月。遣郎中高汧。如蒙古。

蒙主使按脫表徹兒等。來索鷂子及好銅二萬斤。好銅者。鍮鈺也。不產本國。轉買上國而得之。於是令宰樞至六品。收鍮鈺得六百十二斤。並鷂子二十。遣高汧獻之。蒙主以爲欺詐。詔責之曰。卿自臣屬上國。凡有所奏。無不允從。如不易衣冠。班收軍戍。去水就陸。在虜者聽歸。若此甚多。難於具悉。豈期珍禽好銅。飾以他辭。凡遠邇新附之國。必令納質籍民。置郵出師。轉餉以助軍旅。今納質一事外。餘悉不行。卿當商議具奏。又勑還本國叛人于淀陸子襄家屬。令悉護送。於是復遣汧。四事具不奉詔。只送二賊家屬。蒙主怒。不賜回詔。洪茶丘又譖永寧公綧。侮皇太子。蒙主益怒。奪綧兵馬。令茶丘管領歸附高麗軍民。茶丘自見寵任。譖毀本國尤甚。憓但地偏民貧。自箕封以來。文敎不絕。共稱禮義之邦。文敎行則武規備。歟苟或違越。無不殘毀。皆可鑑也。蒙古帝之事大而畏天命。上下三千歲間。惟此而已。亟許衣冠。從本國之俗。抑由然若復一從北俗。混爲內服。便弓馬習戰爭。大而敢與鱷敢無畏。見敗累百戰名將。而抵戲。以不當中國人一角。可當中國人十。莫鮮之最。弱者也。不如不敎。

冬十月。京城大疫。○重營功臣堂。

初自太祖以來。功臣皆圖形壁上。每歲十月。爲張佛祀資冥福。頃因遷都久廢。至是王命重營。以壬辰遷都功臣崔怡。戊午衛社功臣金仁俊朴希實朴松庇柳璥林衍李公柱等。並圖形壁上。按崔怡之更錄勳勞。遵何功哉。排强隣而致國禍。其罪大矣。麗代刑賞如此。誠可慨已。

十一月。追謚前妃金氏爲靜順王后。后早卒。陵在今江華府南二十四里。號嘉陵。○十二月。以李世材爲門下侍郎。李藏用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柳璥知門下省事。金仁俊爲樞密院使。○昌原公祉卒。熙宗太子。

癸亥四年夏四月。遣使如蒙古。

高汧還自蒙古言。中書省云。帝怒爾國前降詔書內。置郵籍民出師輸粮等事。置不奏故不賜回詔。於是遣禮賓卿朱英亮郎將鄭卿甫等。上表陳情言

置郵出師輸粮之難曰。本國被兵三十年。民之存者百不二三。請俟民力粗完。當如詔旨。蒙主回詔曰。嚮以細事。見卿心之未孚。故有責備之報。今玆來復。辭意懇實。理當允命。凡百所言者言之踐否。王其圖之。仍賜羊五百口。王復遣使陳謝。

遣使如日本。請禁海賊。

時倭賊數抄沿海。是年春。寇熊神縣(今熊川縣)掠諸州貢船及民資財。遂遣大官署承洪泞錄事郭王府等。如日本請禁海賊曰。自兩國交通以來。歲常進奉一度。船不過二艘。設有他船。枉憑他事。濫擾我沿海。嚴加徵禁。以爲定約。今貴國船一艘。無故入境。掠奪貢船。甚乖交通之意。請窮推徵沮。以固兩國和親之義。日本遂驗之。乃對馬島倭也。徵米二十石馬麥三十石牛皮七十領。(按對馬島居兩國間自新羅以後倭賊之侵暴皆是馬島導之也故欲禦倭必先理會制馬倭之策)

五月。十鹿入城。○秋八月。封子玧爲始陽侯。琮爲順安侯。○冬十一月。太白經天。○永安公僖卒。○十二月。以金俊守太尉叅知政事判御史臺事。金方慶知御史臺事。金坵爲右諫議大夫。

俊。卽仁俊也。方慶。安東人。性嚴毅少志學。嘗爲監察御史監右倉。請托不行。有宰相訴權臣曰。今御史不若前御史奉公。會方慶至。權臣詰之。對曰。欲如前御史。吾亦能之。吾要儲峙國廩。不能調衆口。訴者大慚。爲牽龍行首時。禁

衛爭附權門。宿衛甚憚。方慶憤其然。雖疾不請告。及入御史臺。守法不阿。風節凜然。金坵。扶寧人。金仁鏡。崔滋。常奇其才。崔沆雕圓覺經。令坵跋之。坵作詩譏之。沆怒。遂左遷。(詩曰蜂歌蝶舞百花新摠是華藏裡珍終日啾啾說圓覺不如緘口過殘春沆怒曰謂我緘口耶至是)李藏用柳璥。交章薦之。有是命。坵之祖僧也。不宜在臺諫。以坵有才。乃署告身。

蒙古至元元年

是歲。以東州爲交州道。溟州爲江陵道。

甲子五年春二月。京城地震。○夏四月。太白經天。○五月。蒙古徵王入朝。

蒙古使胡都等傳詔曰。朝覲。諸侯之大節。今歲朝王。公群牧於上都。卿宜乘馹而來。庸修世見之禮。王會宰相議。皆持疑未決。李藏用曰。王覲則和親。否則生釁。金俊曰。既就徵。萬一有變。奈何。曰我以爲必無事也。脫有變。甘受孥戮。議乃定。

復作三郎城假闕。

白勝賢。謂於三郎城神泥洞。造假闕。親設五星道場。則可寢親朝。三韓變爲震旦。大國來朝。王及金俊信之。禮部侍郎金軌獨斥其妄曰。穴口。凶山也。勝賢嘗奏高宗。大開佛寺。以安御衣帶。未幾昇遐。今又作浮言。不可信也。俊怒。欲斬而止。命大將軍趙文柱。創假闕。六月。移御。勝賢又說王曰。圖讖。有姬龍之後重興之說。宜改王諱。以周康王諱釗。王從之。既而忌高句麗王釗。不得

其死。乃復舊名。時勝賢以圖讖贊王。妖誕不經。無所不至。

秋七月。彗星見于艮方。○以俞千遇。知御史臺事。

初千遇與柳璥。俱爲崔沆所厚。未幾。以受賂配遠島。及崔竑之誅金仁俊等。以非千遇。無可與計事者。言于王。召拜政房。千遇亦礪精治事。裁抑武臣。武臣多怨之。千遇不之動。千遇有才智幹局。而久典樞要。多受饋諂事仁俊。時議少之。

八月。王如蒙古。命金俊輔太子監國。

平章事李藏用樞密副使蔡禎等五十人。從行。九月。至燕都。謁蒙主。蒙主再親宴。賜與甚厚。永寧公　。言高麗有三十八領。領各千人。通爲三萬八千人。若遣我。當盡率來。爲朝廷用。史丞相召藏用至中書省問之。藏用曰。我太祖之制。盖如此。比來死於兵荒。雖曰千人。其實不然。亦猶上國牌子頭數目。未必足也。請與綧東歸點閱。綧言是。斬我。我言是。斬綧。綧在側不敢復言。又問高麗州郡戶口幾何。曰不知。曰子爲相國。何爲不知。藏用指窓欞曰。丞相以爲凡幾箇。丞相曰不知。藏用曰小國州郡戶口。有司存。宰相焉能盡知。丞相默然。藏用文辭有餘。應對精詳。蒙人甚重之。謂之海東賢人。有寫眞以禮者。」

冬十二月。王至自蒙古。

壬戌。王次梯浦舘。太子迎駕。癸亥。入江都。學官率七管諸生外學十二徒。各上歌謠。賜扈從官僚士卒布穀有差。

宋度宗咸淳元年

乙丑六年春正月。遣使如蒙古謝恩。○以金俊。爲侍中。○秋七月。倭寇南邊。沿海州郡。盡被寇掠。遣將軍安洪敏。率三別抄禦之。

冬十月。册金俊。爲海陽侯。

封侯立府。一依崔忠獻故事。俊專權自恣。嘗充國贐遣使。購富民金銀。法令苛峻。民多愁怨。

遣使如蒙古賀正。

丙寅七年春二月。平章事致仕金之岱卒。

之岱。清道人。倜儻有大志。力學能文。江東之役。代父隸軍隊。題楯頭。詩曰國患臣之患親憂子所憂代親如報國忠孝可雙修元帥趙冲。見而召入內廂。器使之。明年。冲知貢擧。擢第一名。例補全州司隸。恤孤寡抑豪强。發摘如神。吏民敬畏。遂大顯用。得疾剃髮坐逝。年七十七。謚英憲。

夏六月。遣使如蒙古賀節。

自是以後。賀正賀節陳奏及諸謝恩等事。皆遵遼金故事。其尊奉之節。則尤爲隆重矣。

冬十月。遣樞密院副使宋君斐等。與蒙古使黑的。往日本。

初本國叛人趙彝告蒙古主曰。日本與本國爲隣。典章政治有足嘉者。蒙主

遂有驁遠柔服之意。遣黑的殷弘等。詔曰今欲通和日本。卿其導達去使。開悟彼心。勿以風濤險阻。未嘗通好爲辭。朝廷不得已。遣君斐及侍御史金賛。與黑的等往。

判樞密院事崔允儀卒。

允儀久在政房。掌文武銓注。金俊等以其模稜少分辨。以俞千遇代之。至是卒。

丁卯八年春正月。宋君斐等使日本。不至而還。遂遣如蒙古。

君斐與黑的等。至巨濟松邊浦。畏風濤遂還。王令君斐隨黑的如蒙古奏曰。陪臣伴使臣以往。遙望對馬島。大洋萬里。風濤危險。不可奉上國使臣冒險輕進。且彼俗頑獷。設有不軌。將如之何。是以俱還。且日本素與小邦未嘗通好。但對馬島人。時因貿易往來金州耳。小邦深蒙仁恤。聖恩天大。如有可爲。敢不盡心。蒙主復遣黑的等來。詔責其無誠。又曰日本事一委於卿。卿其體朕此意。方黑的之在館也。李藏用以書贈黑的曰。日本阻海萬里。雖或與中國相通。未嘗歲修職貢。故中國亦不以爲意。來則撫之。去則絕之。以爲得之無益於王化。棄之無損於皇威也。今聖明在上。日月所照。盡爲臣妾。蠢爾小夷。敢有不服。然蜂蠆之毒。豈可無慮。國書之降。亦甚未宜。隋文帝時。上書驕傲。不識名分。安知遺風不存乎。國書既入。脫有驕傲之答。不敬之辭。舍之則爲大朝之累。欲取之。風濤艱險。非王師萬全之地。尺一之封。莫如不降爲得也。且豈不聞大朝威德之盛哉。然而不到。蓋恃其海遠耳。期以歲月。徐觀其至否。至則獎其內附。否則置之度外。任其蚩蚩自活於相忘之域。實聖人天地無私之至德也。蓋藏用度日本竟不至。將累我國。故爲此書。欲令轉聞。王怒其不先聞而自爲之。疑有貳心。卽配藏用于靈興島（在今南陽府西海中）黑的曰。我歸奏此書。幸而聽之。天下之福。不聽。汝國何罪。因止之獲免。

秋八月。遣起居舍人潘阜。賫蒙古書及國書。如日本。

王畏蒙主詔責。乃使潘阜。賫蒙主詔書如日本。王亦致書。盛稱蒙主威德曰。我國臣事蒙古。奉正朔有年。皇帝仁明。以天下爲一家。今欲通好於貴國。皇帝非利其貢獻。蓋欲以無外之名。高於天下耳。貴國若通好。必將厚幣報之。其遣一介之使。以往觀之。惟貴國商酌。

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遣安慶公淐。如蒙古。賀正。且告送潘阜於日本也。

東史綱目第十一上 終

東史綱目第十一下

戊寅九年春正月平章事崔昷卒。

昷嘗與河千旦李淳牧在誥院。河李俱有文名。昷倚其閥閱。待之甚輕。二人亦不屈。有勅撰進答隣國徵詰書。昷當秉筆。搔首苦吟。擲筆罵曰。此鄉曲布衣輩所以自負者耶。人笑其謙遜。

以李藏用爲侍中。○二月。以金方慶爲北界兵馬使。

方慶嘗爲西北面兵馬使有遺愛。至是北界四十餘城。上書請方慶再來。故有是命。

三月。置出排都監于舊京。

李藏用言於朝。欲使宗社無虞。莫如還都舊京。金俊等皆不欲。藏用曰。若不能席卷以出。且令作宮室。夏居松京。冬返江華。如上國之有兩都可也。於是置都監。

蒙古徵金俊等入朝。夏四月。遣李藏用奉表如蒙古。

安慶公淐之還也。蒙主面勅本國負德食言之罪曰。一誑誘上國叛民。二出軍助餉。置達魯花赤點民代質。皆不奉詔命。三不還舊京。四詔使至。以兵圍守。五國贐薾薄。六妄奏不交通日本。因不賜答詔。時蒙主疑我事大不誠。趙

彝之徒。隨事媒孽萬端。於是又遣其北京摠管于也孫脫等來。下詔切責。如勅淐語。又令金俊父子及弟沖李藏用等。皆赴京。俊托以修復舊京不往。遣藏用奉表入奏。以稟命承從之意。時俊聽將軍車松祐言。謀欲殺使。深竄海中。再白王。王不聽。松祐謂俊曰。龍孫不惟今上。諸王固多。太祖亦以將軍卽位。何有疑慮。俊深然之。遂決謀殺使。乃令錄事嚴守安。告兩府。兩府變色莫敢言。守安素與沖善。謂沖曰。兵交。使在其間。今無故殺天子使。將安之乎。沖然之。遂沮其謀。沖卽承俊也。然俊益拒蒙古命。主甚怏怏。俊恐蒙古責不入朝。供佛祈福而已。趙彝咸安人。嘗爲僧歸俗。中進士。叛入蒙古。稱秀才。解諸國語。出入蒙主所。以搆毀本國爲事。竟不得志而死。時又有金裕申百川者。反附蒙古。欲奉使東歸。以逞其欲。說蒙古丞相安童曰。海東三山有藥物。若遣我索之可得。安童信之。貽書于王。求大嶺山香柏子榧子松膏餠。智靈洞全蜜有體人蔘。永同郡香麪子。南海島失毋松。金剛山石茸。觀音松上水風眠松葉。觀音松上水。本無之物也。問諸裕等。則曰在洛山上。王差人遣裕等索之。裕等云多得風眠松葉。則松上水無亦不妨。所謂松膏餠者。取松白皮熟鍊灰水。百杵和蜜汁粘麪。乃作餠之物。欲困本國如此。王答書辨其誣妄。

秋七月。潘阜還自日本。遂遣阜如蒙古。

阜到日本。日本人不納王都。留置西偏大宰府。（日本西海道筑前州設大宰府或稱大都督府西北去博羅三里亦號小二殿）五月。館待甚薄。授以詔旨而無報章。又贈國贐。多方告諭。竟不聽。逼而送之。不得要領而還。乃遣阜陳奏事狀。而蒙主猶疑其不實。

冬十月戊寅朔。日食。○蒙古遣使來閱軍額戰艦。仍視日本水道。

初李藏用入蒙古。蒙主曰。王綎曾奏爾國有四萬軍。又雜色一萬。故朕勅以一萬衛王國。四萬助戰。爾言綎言非實。遣使點軍。實有四萬。陪臣受罪。否則反坐誣告者。遂呼綎與藏用辨。又勅藏用曰。爾還國。速奏軍額。不爾。將討之。今朕欲討宋。與日本。朕視爾國猶一家。爾國有難。朕安敢不救乎。朕征不庭之國。爾國出師助戰。亦其分也。歸語爾王。造戰艦一千艘。可載米三四千石者。藏用曰。敢不承命。但督之則雖有船材。恐不及也。又曰。我國昔有四萬軍。三十年間。死於兵疫殆盡。雖有百戶千戶。但虛名耳。蒙主曰。死者尚有。獨無生者乎。藏用曰。小邦蒙恩。自罷兵以來。有生長者。然皆幼弱。不堪充軍。蒙主曰。爾國於宋。風順可兩三日至。日本則朝發夕至。汝國何不主是事乎。綎欲復言軍事。藏用曰。至尊前不當爭辨。遣人就視。便可立驗。蒙主遂遣吾都止。偕藏用來。閱戰艦軍額。蒙古使還。遣使入奏曰。小邦全盛時。人民尚寡。況兵疫喪亡太多。多方調發。僅得萬人。舟艦則庀材營造。至是復遣其將軍脫朶兒王國昌劉傑等。來閱軍額戰艦。仍視黑山島日本道路。又令耽羅。別造船

百艘。

十二月。遣知門下事申思佺。與蒙古使黑的復入日本。

潘阜謁帝。具陳日本驕傲。帝猶不信。復遣侍郎黑的殷弘等。下詔切責。朝廷不得已。遣申思佺陳子厚等。復入日本。

王使林衍。誅金俊。夷其族。

俊自以爲當戊午年饑饉。誅權門開蓄積。活人多矣。雖臥市街。誰敢害我。由是雖聞惡言。不以爲疑。列置農庄。以家臣文成柱池濬等。管全羅忠淸。聚歛恣橫。怨讟甚多。俊嘗欲邀王于其家。撤隣家以廣其居。窮冬盛夏。晝夜督役。屋高數丈。庭廣百步。其妻尙歎曰。丈夫眼孔。亦爾小耶。樞副林衍。嘗與俊子爭田。俊曰。我在尙爾。況死後乎。吾寧忍視此人耶。因此有隙。嬖臣康允紹。新安公之奴也。解蒙古語。以姦黠得幸於王。且與衍相善。知王忌俊。又知衍俊有隙。屢言於王曰。衍有殺俊之意。王曰。然則眞忠臣也。衍入直。語宦者崔璁。國勢至此。決在須臾。璁。卽與宦者金鏡入奏。王曰。果如殺俊。何幸之大。衍遂制大梃。盛橫密付鏡。預置宮中。約日擧事。會有故不得發。王恐泄。終夜不得寐。宣言有疾。分遣中使。禱諸神祠。詰朝。俊不入。鏡等以王命召俊。俊急趨朝堂。璁曰。上在寢。令公宜入問疾。引而至便殿前。使人梃之。俊大呼。遂斫而仆地。冲聞上疾。亦赴朝堂。見血痕。欲走出。宦者金子廷。殺之。俊從者聞變。欲入

救。子廷當門呼曰。有旨誅俊。若屬入內何爲。於是其黨潰散。衍遂分遣夜別抄。捕俊諸子及其黨。皆斬之。沖。清介自守。見其兄及諸侄所爲。常切責。俊與諸子皆憚之。沖臨刑歎曰。寃乎哉。予無所知。人皆惜之。俊黨將軍崔暉車松祐等十餘人。皆誅死。家奴見誅者。不可勝記。流俊妻于海島。李宗器者。永川吏。逃入京。以勇力稱。與俊衛社。累遷大將軍。及誅歎曰。若知至此。當早殺衍。」

己巳十年春正月。遣使如蒙古。

告誅金俊也。

三月。申思佺等。執對馬倭二人以歸。遂如蒙古。

思佺等。以倭人入蒙古。蒙主大喜。許其忠節。厚賜匹帛。又謂倭人曰。朕欲爾國來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於後耳。賚予甚稠。勅令觀覽宮殿。既而又使徧觀燕京萬壽山玉殿與諸城闕。倭人奏云。臣等聞有天堂佛刹。正謂是也。蒙主悅。復使于婁大于璇等。偕倭人還送。

流平章事柳璥于黑山島。籍其家。

璥與大司成金坵禮部侍郎朱悅將軍金挺等。從容談笑。璥謂坵曰。頃我以妻服。久不視事。聞衛社事。以爲實然。今見其人。皆群小也。又論古事。言及當世。宦官事金鏡等。聞深銜之。訴于王。王召坵切責曰。汝交結柳璥。憑經史好論國事。史傳所載。豈可盡信乎。予欲罪之。第汝掌辭命。故特宥之。信勿復爾。

流璥于黑山島。籍其家。璥素富。及誅被執。赤身不賚一物。家人以紅羅襖。裹一衣追與之。璥取衣還襖曰。女子無所衣食。可鬻此以生。璥子挺悅。並流海島。人稱璥之敗。富所招也。悅。清嚴有時望。非罪見流。人皆惜之。

夏四月。遣世子諶。如蒙古。○太白經天。○五月。令沿海郡縣築城儲穀。

濟州漂風人。至日本。還言日本具兵船將寇我。於是遣三別抄巡沿海。令郡縣築城儲穀。移彰善縣(在今晋州)所藏國史於珍島。

六月。林衍廢王。立安慶公淐。

金鏡崔璀。既與衍誅金俊。勢傾朝野。衍恐將害己。辛卯。私遣別抄斬璀鏡梟首于市。御史大夫張季烈。性恬淡有禮。爲王所親信。常出入臥內。將軍奇蘊。亦聯姻國戚。參與機密。衍皆惡之。並流遠島。壬辰。大集三別抄六番都房于毬庭。與宰樞議曰。我爲王室除權臣。王聽鏡等。欲殺我。不可坐而受戮。欲行大事。不爾。則竄之海島。宰樞莫敢對。侍中李藏用。自度不能止。且恐有不測之變。乃以遜位爲言。參政俞千遇言不可曰。此大事也。請公反覆思之。況今世子在上國。待其還未晚也。衍未決而罷。翌日。衍執將軍權守鈞等三人。托以他罪。皆斬之。以威衆。乙未。衍環甲率別抄都房兵。會百僚。奉安慶公淐卽位。百官朝賀。忽風雨暴作。拔木飛瓦。賀畢。衍卒然下階拜藏用。蓋喜遜位之

策也。時王在辰巖宮。衍使左副承宣李昌慶逼出之。左右皆散。王冒雨步出。遂與王妃還于別宮。司空李應烈。號嘯踴躍。喜形於色。應烈。衍子惟茂之婦翁也。衍尋遷王于金嶝舊第。盜內帑珍寶。崔氏曰。大臣正色立朝。足以折姦軌之心。當衍會議。藏用爲時首相。不能明陳順逆。以折兇謀。先唱遜位之語。廢置君主。若反掌然。是則首惡者衍也。而助惡者藏用也。安可逃逐君之罪乎。

秋七月。滉以林衍。爲敎定別監。

初金俊置敎定別監。自爲之。糾察百僚非違。至是又以命衍。

滉遣使如蒙古。

遜位攝位上表。一依前日廢立故事。

滉。尊王爲太上王。立府曰崇寧。○世子還至婆娑府。聞變復入蒙古。

世子還至婆娑府。靜州官奴丁伍孚。潛渡江告變。世子聞之。疑慮彷徨。牽龍行首羅裕時從行。謂世子曰。事未可知。觀變而入。猶未晚也。毋爲賊臣所誤。遂遣人探問知其實。諸校鄭仁卿勸還蒙古。世子慟哭還入蒙古。

將軍兪元績。謀誅林衍。事覺被誅。

元績。千遇之弟也。與郎將鄭守卿。謀誅衍復王位。言於將軍尹秀。秀佯諾奔告衍。衍鞫之。守卿不服。元績服。殺之。衍召千遇問曰。公弟欲殺我。知之乎。曰

弟之所爲。兄豈不知。曰何不告我。曰我知其必不能就。且老母在。恐傷其心。人謂我食弟自免。故未敢告耳。衍曰公若言不知。秖益人疑。今以實告。何責爲。吾固知公之愛母也。前日享客。公獨不啖柿。將以遺母。今言恐傷母心。信然矣。

八月。滉遣李藏用如蒙古。欲令彌縫廢立之事。說世子東還。

衍聞世子北還。日夜憂懼。以藏用至蒙古遺斡脫兒不花等。來問遜位之罪。世子遣人書諭本國曰。須復父王位。

藏用至蒙古。具陳衍廢立之罪。世子之故。

蒙古遺斡脫兒不花等。來問遜位之故。

世子至燕京。請討林衍。蒙主欲封世子爲東安公。遣兵來討衍。時金晅以節使書狀如蒙古。上書言賊若聞世子受册爲公。必諭國人曰。上國已削王爵。國當除矣。莫如死守社稷。則人皆信之。如此。難以歲月下。非朝廷利也。蒙主允之。遂遣使來問。滉復遣金方慶等。上表陳辨。

冬十月。西北兵馬記官崔坦韓愼等。殺西京留守崔年。以西北諸城。叛附蒙古。」

坦愼等。與三和校尉李延齡定遠郎將桂文庇延州人玄孝哲等。以誅林衍爲名。嘯聚龍岡咸從三和人。殺咸從縣令崔元。夜入椵島。（在今鐵山郡南四十七里）殺分司御史沈元濬監倉朴守奕京別抄等以叛。使人言於兵馬使洪祿遁曰。前王再朝上國。以安東方。林衍有何功德。擅廢吾王耶。朝無忠臣。吾等憤激。欲

誅首惡。復戴吾王耳。祿遒奔還。坦又殺崔年及判官柳粲。龍州守庾希亮。靈州守睦德昌。鐵州守金鼎和。宣州守金義。慈州守金潤。其餘諸城員吏。皆沒於賊。時蒙古使脫朶兒在北界。坦等詭言於脫朶兒曰。高麗卷土將深入海島。盡殺北界諸城人。故吾等殺諸城守令。欲入告于上國耳。遂執義州副使金孝臣等二十二人。歸于蒙古。蒙主使靜州別將康元左等傳詔曰。崔坦等。不從林衍逼脅。勦誅逆黨。以明不貳。其義可尙。今坦已加勅命。惟爾臣庶。仰體朕懷。

按續文獻通考至元六年高麗李延齡崔坦等以府州鎮六十城來屬八年改西京爲東寧府十三年陞東寧路摠管府因割靜州義州麟州威遠鎮隷婆娑府領土山鐵和縣○東寧府定遠府郭州撫州黃州領安岳三和龍崗咸從江西五縣長各一鎮靈州嘉州順州般州宿州德州領江東永清通海順化四縣寧遠柔遠安戎三鎮昌州鐵州泰州領長春一縣价州朔州宣州領寧朔葦島二縣成州領樹德一鎮撫州孟州領三登一縣椒島寧德二鎮延州領陽巖一鎮雲州土山縣中和縣鐵和縣右隷東寧路靜州義州麟州威遠鎮○右隷婆娑府○按通考云六十城來屬而所載只四十九城定遠府今龜城宿州疑肅川

十一月。蒙古使黑的來。王復位。

先是蒙古遣使問廢立之由。林衍言人謂臣爲廢立。然有權力者能行廢立。臣位居七人之下。何權之有。至是蒙主以衍言不可信。遣黑的徐仲雄來。詔諭令王與淐及衍。偕詣闕下。面陳情實。又云已遣頭輦哥國王。率兵壓境。如逾期不至。當窮詰首惡。進兵勦絕。宰樞會議衍第。衍恐懼泣下。宴黑的于其第。黑的言宜復王位。衍不得已。會宰樞廢淐復立王。翌日癸亥。王宴黑的。使坐上座。黑的讓曰。今王太子。許尙帝女。我等帝臣。王乃帝駙馬大王之父。何敢抗禮。王西向我北面。王南面我東向。王辭以天子之使。不可下坐。東西相對。百官詣王府扈駕入闕。蒙古使從之。觀者感泣。蒙古使請觀百官賀禮。王紫袍北向庭謝。更黃袍受賀于康安殿。

遣使如蒙古。告復位。

時朝廷畏林衍。莫敢言廢立。王亦稱因病遜位。遣奉御朴㤉表奏。

十二月。將軍趙允璠。謀誅林衍。不克被殺。

允璠。知樞密璥之子也。與將軍金文庇。尹秀秘書郞張顥等。相與謀誅衍。以告璥。璥不從。文庇等知事不濟。反告于衍。衍殺允璠顥等七人。流璥於黑山島。璥恭遜得衆心。力能圖衍而恇㤼速禍。時人惜之。

以兪千遇。知門下省事。金方慶。同知樞密院事。

初千遇爲右承宣。久執政柄。士大夫皆趨附。方慶知御史臺事。道遇於馬上。千遇曰。我是奉命。三品以下皆避之。君何乃爾。方慶曰。君與我俱三品。皀衫奉命。我欲行禮耳。相詰久之。方慶曰日晏矣。遂徑去。千遇深銜之。凡方慶族求仕者。皆抑之。方慶不以介意。後攻珍島。千遇田庄在長沙。方慶戒勿擾。

王如蒙古。命順安侯琮監國。

林衍恐王泄其廢立之事。使其子惟幹及其腹心從行。庚寅。王發行。使琮監國。時崔坦等作亂。西路阻絕。王先使司諫朴恒。偕黑的先往。寄書都堂。陳坦等反逆之狀。戊戌。至炭嶺。（今未詳）坦等獻酒駕前。王不受。遂入西京。

庚午十一年春正月。王在蒙古東京。

王在道問從臣曰。東京行省。若問廢立事。將何以對。承宣許珙大將軍李汾禧將軍康允紹等。徇林衍意曰。宜如表奏。辛亥。王至東京。國王頭輦哥等。屏人具紙筆。請王密書廢立之由。王謝以手病不書。使譯問之。王曰如表所奏。行省知其誣不復問。

金方慶偕蒙古將蒙哥篤。來屯西京。

初世子聞林衍之亂。請兵蒙古。乃遣蒙哥篤。爲安撫使。來戍西境。（元史作忙哥都）領兵將發。中書省謂世子曰。今蒙哥篤。若久駐西京。以待大軍。林衍既背命。必不給軍食。宜選不與衍者伴行。時金方慶。奉表如蒙古。李藏用曰。方慶再鎭北界有遺愛。非此人不可從之。方慶曰。官軍到西京。若過大同江。王京自亂。莫若受帝旨。勿令過江。遂聞于蒙主。蒙主允之。詔軍官過大同江者。罪之。行至東京。聞王已復位。入朝仍留待之。及崔坦以西京叛。殺諸城守。惟禮待博川守姜份延州守姜闡曰。金公之德。吾豈敢忘。二人皆方慶之族也。至是方慶與蒙哥篤。至西京。父老來餉泣曰。公若在此。豈有坦愼之事。坦等亦朝夕來見。坦等因蒙古兵。潛有乘虛呑國之志。厚遣蒙哥篤。誘以詭計。方慶每以計沮之。先是衍慮王請兵復都。欲拒命。令指揮智甫大。屯黃州。令神義軍。屯椒島以備之。坦等知其謀。潛謂蒙哥篤曰。衍等將殺官軍。欲入濟州。請官人聲言出獵。察京軍往來狀。以相報。吾等以舟師。進甫音島末島。（甫音島在江華府西三十里末島在府西五里）官人率軍臨窄梁。（窄梁今稱孫突項在江華府東南甲串下流浦口狹窄以名）彼不能進退。既得其情。具聞于帝。王京可取。子女玉帛。非他有也。蒙哥篤喜諾。有吳得公者。爲坦內廂。知之密告方慶。詰朝。方慶詣蒙哥篤。諸軍畢至。方慶問曰。今獵何所。曰至黃鳳州入椒島耳。方慶曰。有帝旨。何可過江。蒙哥篤曰。若罪過江。我獨當之。方慶曰。我在此。官人豈得過江。如欲之。須稟帝命。方慶密諭甫大等退兵。蒙哥篤知方慶忠直。出於天性。大加敬重。以實告曰。欲滅王京者。非獨坦等。亦有人焉。由是譖言不入。國家以安。

二月。王至蒙古京。

王至燕都謁蒙主。獻方物。侍宴時。林惟幹。因康和尙。繡縫廢立事。蒙主勅云。玆事。世子與李藏用。已俱陳。朕所詳知。惟幹奏云。此乃藏用所爲。蒙主曰。汝言皆妄也。令藏用等對辨。藏用對以實。遂係惟幹頸。命中書省。牒林衍宜卽上表明辨。王畏衍。使從臣白文節撰表。言以病辭位。文節閣筆泣諫。王感悟。

乃奏以實。文節常若懶迂。及是。人知其有志節。王上書都堂。請世子尙公主。又請兵俱至舊京。招諭水內臣民。盡令出居。因除權臣。蒙主曰。請婚則今因事來請不可。王還國。特遣使然後許之。餘皆從之。

蒙古以西京。爲東寧府。畫慈悲嶺爲界。

初崔坦請蒙古兵三千。來鎭西京。王在道聞之。遣崔東秀。寄書蒙古都堂曰。叛民崔坦等。予不一問罪者。以其投附上朝也。近覿龍顏。仰奏一言。然後遣兵未晚。安有國君。躬進帝所。而兵入其境。百姓驚動者乎。伏望具達天聰。至是蒙主賜崔坦李延齡金牌。玄孝哲韓愼銀牌。令內屬。改西京號東寧府。畫慈悲嶺（卽岊嶺也）爲界。王上表請復西京及諸城。俾屬本國。時蒙哥篤軍已發。都堂又議遣殿後軍。王奏若前後大軍到國。恐百姓驚竄。供億難支。請停後軍。蒙主不允。王又奏宜令大軍。留屯古京毋越境。又請達魯花赤偕往。蒙主允之。

按元史云去年十一月高麗都統領崔坦等以林衍作亂挈西京五十餘城入附遣斷事官別同瓦馳驛於王綧洪茶丘所管實科差戶內僉軍至東京付樞密院得三千三百人高麗西京都統李延齡乞益兵遣恤哥篤率兵二千赴之樞密院議征高麗事初馬享以爲高麗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爲郡縣今雖來朝其心難測莫若嚴兵假道以取日本爲名乘勢襲其國定爲郡縣享又言今既有釁不宜伐之萬一不勝上損國威下損士卒或上表言情宜赦其罪戾減其貢獻以安撫其民庶幾感慕聖化俟南宋平彼有他志回兵誅之亦未晚也樞密經歷馬希驥亦言今之高麗乃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併而爲一大抵藩鎭權分易制離而爲二分治其國自相維制徐議良圖亦易區處耳

王與世子發燕都。

王請兵還國。復都舊京。蒙主令東京行省國王頭輦哥。率兵偕往。丙戌。王與世子發燕都。（盛京志曰中書左丞趙璧議曰高麗遷居江華島內恃其險故權臣無所畏忌擅逐其主今林衍已死王實無罪若遣兵護歸復國於古京可以安兵息民策之上也帝從之）

地大震。○林衍死。以其子惟茂。爲敎定別監。

衍欲拒命。遣別抄巡行諸道州郡。督民入居諸島。因憂懣疽發背死。順安侯以衍子惟茂。爲敎定別監。惟茂集都房六番。自衛其家。仍執國命。衍發身賤卒。在權兇中尤無識殘暴。惟茂召日官伍允孚。問以鎭國之策。對曰如病深而求醫。末如之何。崔氏曰。衍廢君主拒帝命。罪逆貫盈。天降酷罰而殛之。苟有知國家大計者。明正其罪。轘屍市朝。若子兄弟。皆置於法。以絕根株可也。反使之繼執國柄。以階叛亂。何哉。

三月庚子朔。日食。○夏五月。慈恩寺池水赤如血。○蒙古遣脫朶兒。爲達魯花赤。

置行省摠領東方事。有副貳及經歷等官。皆有瓜期。

御史中丞洪文系直門下省事宋松禮。誅林惟茂。復政于王室。

蒙古遣諸之豆（元史作徹徹都）等。來督林衍赴京。王在道。先遣鄭子璵李分禧等。諭

國中臣僚。悉徙舊京曰。社稷安危。在此一擧。宜各盡心。惟茂欲拒命。叅政俞千遇抗言曰。王與世子。引上國兵以來。閉城而拒。豈臣子之義乎。雖欲固守得乎。惟茂不悅。召百官議。皆曰君命不可違。惟茂憤怒。分遣諸道水路防護使及山城別監。聚保人民以拒命。又使將軍金文庇。領夜別抄成喬桐。以禦王師。時夜別抄四出。督民入保海島山城。慶尙道按察使崔簡東京副留守朱悅判官嚴守安。謀執別抄。囚金州以待王還。及聞王入境。從間道赴行在。全羅按察權皛忠淸按察崔有渰。見王傳諭感泣。卽曉諭州縣。皛守平之孫。有渰。滋之子也。惟茂以童稚繼執父權。每事決於其妻父李應烈及宋君斐等。文系松禮。衍之婿也。外雖面從。心常憤惋。惟茂將拒命。中外洶洶。王遣李份成。密諭文系曰。卿累葉衣冠之後。當揆義度勢。以利社稷。無忝乃祖。文系再拜謂份成曰。明日。待我府門外。卽謀於宋松禮。集三別抄。諭以衛社大義。壞其家東門突入。擒惟茂及其姊夫崔宗紹。斬于市。流李應烈等六七人。誅惟梱。朝野大悅。衍妻李氏幷其子惟幹惟柜惟提等。執送蒙古。遣使告誅惟茂於王。遂復政王室。盡罷都房。崔氏曰。自鄭仲夫以來。權臣世執國命。人主畏之如敵國。莫之敢抗。積習已久。今衍已斃。惟茂一小豎耳。王不能聲罪致討。嗾之一二臣僚。僅得誅殺。威福之不振。至於如此。將何以杜後來權奸僭亂之心乎。

三別抄の叛

王至自蒙古。還都舊京。

乙卯。王自龍泉驛。在今瑞興南二十二里。洪文系等赴行在。群臣表賀。又遣俞千遇等迎駕。壬戌。宰樞會議復都舊京。榜示晝日。三別抄有二心不從。擅發府庫。王遣上將軍鄭子璵。入江都敦諭三別抄。丙寅。王至舊京。御沙坂宮。妃嬪亦自江都至。時新還故京。衣冠未備。王及百官。皆戎服從事。又無廨宇。皆張幕以居焉。

蒙古遣王綧歸國。

綧入質累年。遂爲蒙古將。後爲洪茶丘所譖。奪其所領兵馬。至是率其妻子還居本國。

罷三別抄。

初崔瑀憂國中多盜。聚勇士每夜巡行禁暴。因名夜別抄。及盜起。諸道分遣別抄以捕之。其軍甚衆。遂分爲左右。又以國人自蒙古逃還者。爲一部。號神義。是爲三別抄。權臣執柄。以爲爪牙。厚其俸祿。或施私惠。又籍罪人之財而給之。故權臣願指氣使。爭先效力。金俊之誅崔竩。林衍之誅金俊。松禮之誅惟茂。皆籍其力。及王復都舊京。三別抄反懷疑貳。故遣將軍金之氐罷之。之氐取其名籍還。三別抄恐以名籍聞于上國。益有叛心。

六月。裴仲孫盧永禧等。以三別抄叛。立承化侯溫爲王。大掠江華。浮海南遁。直

學鄭文鑑死之。

朝廷罷三別抄軍情疑懼。將軍裴仲孫指諭盧永禧等。乘衆心離叛作亂。使人呼於國中曰。狄兵大至。殺戮人民。凡欲輔國者。皆會毬庭。須臾國人大會。或有奔走四散。爭舟渡江。或沉沒水中。三別抄禁人出入。巡江大呼曰。凡在舟不下者。悉斬之。聞者皆懼而下。或有發船向古京者。賊乘小艇追射之。皆不敢動。乃發金剛庫兵器。分給軍卒。嬰城固守。仲孫永禧。領三別抄。逼承化侯溫爲王。署置官府。以大將軍劉存奕尙書右丞李信孫。爲左右承宣。賊之始謀亂也。將軍李白起不應。乃殺之。將軍玄文奕。逃奔舊京。賊船追之。文奕獨射。飛矢相接。其妻在側。抽矢授之。賊不敢近。文奕船膠淺灘。賊追射中臂仆於舟中。妻曰吾義不爲鼠輩所辱。遂携二女投江而死。賊執文奕。惜其勇不殺。既而文奕逃還舊京。賊又以直學鄭文鑑爲丞宣。文鑑曰。與其富貴於賊。無寧潔身於泉下。卽投水死。其妻邊氏。亦投水。前平章柳璥衆政蔡禎樞密副使金鍊錄事康之邵李承休翰林安珦等。奔逃得免。既而江華守卒多亡出陸。賊托不能守。乃聚船艦。悉載公私財貨及子女南下。舳艫相接。無慮千艘。時百官咸出迎王。而其妻孥皆爲賊所掠。哭聲動天。李承休言於王曰。待賊半過窄梁。遣精銳橫斷賊船。堅守江都。則前者勢孤。後者失據。乃可破也。王不能從。前舍人李淑眞。郎將尹吉甫。聚奴隷尾擊餘賊于仇浦。在今廣州西九

十里南陽界斬五人。至浮落山。今未詳臨海耀兵。賊望見洶懼。以爲狄兵已至。遂遁。淑眞與郎中田文胤等。封府庫使人守之。無賴者不得肆。以柳璥爲平章事判兵部。

璥在江華。挈家再還故京。沒于賊。與賊共處。璥佯嘔若中熱。請就涼小舸。賊許之。璥斷纜而去。賊追不及。王聞璥陷賊。恐以爲謀主。璥徒步謁王。王大喜拜是職。

蒙古掠江華。

王還國。時頭輦哥屯兵白州。至是遣其將朶剌可。領兵二千入江華。收掠財物。復使人焚江華。財物被燒者不可勝數。頭輦哥尋遣洪茶丘。巡視全慶東界三道。

以參知政事申思全樞密院副使金方慶。爲南賊追討使。

方慶領兵六十餘。與蒙古宋萬戶等兵千餘人。追討至海中。望見賊泊靈興島。在今南陽一名燕興方慶欲擊。宋萬戶懼止之。賊遁去。自賊中逃還男女幷千餘人。宋萬戶以爲賊黨。悉虜而歸。方慶請還。于行省。然不還者多。

秋八月。遣世子如蒙古。

賀節且奏裴中孫叛狀。又請還西京以北諸城曰。崔坦等罪惡。天地所不容。飾辭妄訴。意欲分疆。小邦地偏土小。又割西京以北。別作疆界。則所與修職

貢者。幾何人哉。昔三叛入魯。春秋譏之。伏惟聖慈。歸我舊疆。不報。是後連歲陳奏。竟不得請。

前樞密副使宋義將軍尹秀。叛入蒙古。

初高宗之遷都江華也。義使蒙古逃還。實聳動之。林衍之殺趙璈也。尹秀實告之。至是二人。恐追理前事。叛投蒙古。秀。義之甥也。

裴仲孫等。入據珍島。

賊據珍島。縱兵侵掠。且傳檄諸州。入保海島。南州騷動。金州守李柱棄軍走東京。判官嚴守安。權知州事。鎭撫人民。

九月。申思佺。以罪免。

思佺。不以討賊爲意。或問其故。答曰。我已爲宰相。破賊成功。復何爲乎。及至羅州。聞賊至奔還全州。副使李彬。亦棄城逃。皆坐免。

賊掠長興府。○賊攻羅州不克。

時賊勢甚熾。州郡望風迎降。賊至羅州。副使朴琈。首鼠未決。州吏鄭之呂慨然曰。如不能登城固守。寧避兵於山谷。何面目爲州首吏而背國從賊乎。司錄金應德。性本勇敢。聞其言乃奮然決意守城。入保錦城山。今羅州鎭山挿棘爲柵。率勵軍卒。及賊圍攻。裹瘡死守。賊攻城凡七晝夜。竟不得拔。應德。又與賊戰于珍島。獲一艘盡殺之。

金方慶。與蒙古帥阿海。討珍島。

時蒙古遣阿海爲元帥。以兵一千。來與方慶同討賊。賊圍羅州。分兵攻全州。羅人與全人議降。全人亦猶豫。方慶在途聞之。棄軍倍日南行。先牒全人曰。某日當率一萬軍入州。速備軍餉以待。全以牒示羅。賊聞之遂解圍去。自是不復肆掠。

冬十月。赦。

以復都舊京。

十一月。阿海執金方慶。既而釋之。

方慶與阿海。屯三堅院。今海南縣西六十里有三岐院疑是對珍島而陣。賊船畫恠獸。蔽江照水。動轉如飛。每戰。賊鼓譟突進。互有勝負。曠日相持。會有譖人洪贊洪機等。自賊中逃還曰。方慶與賊通。阿海執方慶囚之。繫送于達魯花赤。見者皆泣。方慶既至。與贊對辨。贊伏誣罔。乃釋方慶。王授上將軍慰諭。復令討賊。

賊陷濟州。靈巖副使金須將軍高汝霖死之。

初按察使權昱。遣靈巖副使金須。以兵二百。守濟州。又遣將軍高汝霖。以兵七十繼之。及賊攻濟州。須汝霖等。力戰死之。羅州人陳子和。長身驍勇。時年十九。直入賊中。斬其將郭延壽以出。士卒喜躍。既而復入。爲賊所害。賊乘勝盡殺官軍。遂陷濟州。

十二月。罷柳璥。流政堂文學俞千遇于仁勿島。麗志唐城郡有仁物島綾城縣有仁物島今皆未詳初螺匠禾同。認良民爲隷。賣與達魯花赤。宰樞請治其罪。王不聽。璥千遇。牒有司免隷爲民。達魯花赤。憾而告王。王亦怒其擅斷。罪之。未幾皆召還。世子還自蒙古。斷事官不花孟祺等偕來。

時樞密副使元傅等。從世子入蒙古。奏陳行省當我國出排時。多所侵辱。蒙古主使之對辨。傅等辭屈。又出排後宋商船來泊。國家密使遣還。行省知之。以告蒙主。蒙主遣斷事官不花孟祺等。與世子偕還。下詔切責。以事多不誠。聽譖誣訴行省及交通南宋日本等事。其詔諭三別抄。遣員外郎朴天澍往諭之。

金方慶擊賊于珍島不利。

方慶自京還至珍島。賊乘船盛張旗幟。鉦鼓沸海。又於城上。鼓譟以助勢。阿海恇惙下船。欲退屯羅州。方慶曰。元帥若退。示弱也。賊乘勝長驅。誰敢當鋒。帝聞而責之。將何以對。阿海不敢退。方慶獨以所部進攻。賊以戰艦逆擊之。官軍皆走。方慶曰。決勝在今日。突入賊中。賊以船圍之。駈迫以去。方慶士卒殊死戰。矢石俱盡。又皆中矢不能起。已薄珍島岸。有賊卒。露刃跳入船中。金天祿以短矛逆刺之。方慶起曰。寧葬魚腹。安能死賊手。欲投海中。衛士許松延許萬之等。挽止之。創者見方慶危急。叫呼復起疾戰。方慶據胡床。指揮士

卒。顏色自若。將軍楊東茂。以蒙衝突擊之。賊乃解去。遂潰圍而出。方慶數將軍安世貞孔愉等不赴救之罪。欲斬之。阿海止之乃免。（將乎方慶於是乎失律矣）按以阿海之故而軍法不行將何以服悍

辛未十二年春正月。蒙古召阿海還。

王削孔愉安世禎之職。又遣使如蒙古。奏阿海畏縮不戰。故蒙主免其職召還。

侍中李藏用以罪免。

斷事官不花等。宣言林衍廢立時。與謀者尙在朝列。不正其罪。何以懲惡。遂免藏用官。藏用曰。當時不能死。豈非罪乎。

遣使如蒙古請婚。

時愚民避役者。犯罪逋逃者。奴婢欲免賤者。相率往託屯兵馬及西京。引誘平民。日益繁蔓。奏請禁斷。又有姦人。欲生事本國。請置屯田。獻書中書省。請勿信從。且表辨日本南宋交通事。初郎將李瑛逃入蒙古。奏本國司天監伍允孚。能曉天文。郎將金希牧。手能裂石。帝幷召之。又曰。聞前大卿閔昉。能治人手足疾。可速遣來。昉素無行。廢錮。聞帝有足疾。妄言能醫術。宣使沈渾信之。聞于帝。王幷遣之。

蒙古遣趙良弼。如日本。

時蒙主必欲致日本。遣秘書監趙良弼。爲日本國信使。令洪茶丘等。領兵護送至海州。專委本國供給糧餉。良弼請王幸臣康允紹與偕。王不得已從之。王迎詔時。茶丘見王不拜。以中書省牒。索其叔父百壽。王拜百壽樞密副使致仕。將遣之。茶丘故遷延不偕去。蓋欲激怒蒙主。恐動之也。

密城人作亂。應珍島。金州防禦使金晅。擒斬之。

郡人方甫桂年朴平等。嘯聚郡人。將應珍島。乃殺副使李願。遂稱攻國兵馬使。移牒郡縣。遣其黨。殺清道監務林宗。清道人詐降。飲以酒醉而殲之。時密城人趙阡爲一善縣令。賊召阡約同叛。阡乃與郡人孫逸。謀殺賊魁。金州防禦使金晅。出勝兵先斷賊路。召慶州判官嚴守安。相與勒兵。告按廉使李淑眞。爲討賊計。淑眞恇怯。喚術僧卜吉凶。故爲遷延。晅手劒擊其僧。淑眞懼而從。領兵奄至。阡等。斬方甫等降。

官奴崇謙等。作亂伏誅。

時官奴崇謙功德等。謀殺達魯花赤及本國在位者。往投珍島。隊正宋思鈞告變。命將軍崔文本鞫之。俄而祇候辛宣佐。見閭巷七八人偶語。奔告于王曰。事急矣。時日暮。宰樞及承宣重房內侍茶房。相顧失色。計無所出。王使人請救於脫朶兒。卽與洪茶丘等會宰樞。崇謙等十餘人。按問。皆服。茶丘欲使崇謙等。辭連本國。因起兵襲取京城。密引脫朶兒議之。蒙古法。凡議事意合則脫冠以示。茶丘等皆脫冠。脫朶兒不脫。爲之明辨故免。於是崇謙等四人棄市。餘悉釋之。拜思鈞攝郎將。

二月。置京畿祿科田。

都兵馬使言。近因兵興。倉庫虛竭。百官祿俸不給。無以勸士。請於京畿八縣。隨品給祿科田。時諸王及左右嬖寵。廣占腴田。多方沮毀。右承宣許珙等。力請從之。自權臣誅夷。諸王及寵臣李玄原姜允紹李汾禧金自貞李汾成等。爭先請王受其田園。至是宰樞請悉屬迎送庫。以充國用。王大怒。欲罪先發言者。勅問堂吏崔承的。對曰廟議皆如是。臣不知先發言者。乃止。

遣按撫使於諸道。

脫朶兒告王曰。我兵之戍南方者。侵掠州郡。民不聊生。宜遣使按撫。於是遣張鑑于慶尙。朱悅於全羅。郭汝弼於忠淸道。

右副承宣洪文系。謝病免。以洪子藩代之。

文係恬淡寡欲。倜儻不羈。見國事日非。同僚多阿意苟容。恥與幷列。辭免。陞樞密副使。又辭不就。時年未四十。子藩璀之後。敏達嗜學。及爲承宣。奏曰。比來不親聽政。有司章奏。悉委宦豎。中外缺望。請親庶政。以慰輿望。時臺省及士大夫。皆緘默自保。以爲有智。子藩獨持讜論。時議多之。

三月。蒙古遣忻都代監阿海軍。設屯田經界司於鳳州。

時蒙古將伐日本。令忻都史樞等來代。詔誅洪賛。設屯田經界司於鳳州等處。欲省轉輸之弊。令本國備農牛六千頭。三千頭則令受直。和市農器。農糧穀種。皆令本國應辦。遂賜絹一萬二千三百五十疋。以市農牛。一年所費不貲。王遣使陳奏再三。竟不得請。遂分遣農務別監于諸道。督納農牛農器於黃鳳州。王遣使請入朝面陳屯田不便狀。不許。

襄州民叛附雙城。引賊入寇。

襄州民張世金世等。謀殺守令及吏士。事覺伏誅。其黨天瑞等。潛投和州趙暉。請兵四百餘人。猝入襄州。執知州事及吏民千餘人。載船而去。

夏四月。閱府衛兵。

時三別抄侵掠州郡。寇合浦縣（今昌原）。執監務而去。尋寇東萊。又寇金州。縱火剽掠。忻都奏于蒙古。請分道討之。蒙主許之。令及暑雨前討平。遣王綧子熙雍等。領兵四百出來。又令本國發軍六千。遂閱府衛兵不滿額。乃并閱文武散職白丁雜色及僧徒。以充之。

五月。蒙古遣洪茶丘。助討珍島。

茶丘之來。其族屬及無賴之徒多從之。脫朶兒以宰樞子弟無從軍者。乃令宰樞。各出馬給官軍。加發京軍及忠清慶尙兩道軍。令邊亮等將之以濟師。

金方慶忻都等討珍島大破之。斬溫。賊將金通精。以餘衆奔耽羅。

方慶等聚萬餘人。與忻都將中軍入自碧波亭（在今珍島郡東三十里渡口）。王熙王雍及洪茶丘。將左軍入自獐項（今未詳）。大將軍金錫萬戶高乙麻等。將右軍入自東面。摠百餘艘。賊聚碧波亭。先拒中軍。茶丘先登。縱火挾攻。賊驚潰。方慶等奮擊大破之。賊皆棄妻子遁。方慶追之。獲男女萬餘人。戰艦數十艘。入珍島。得米四千石。賊將金通精。率餘衆竄入耽羅。其所虜江都士女珍寶及珍島居民。皆爲蒙古兵所獲。溫。王綧母兄爲茶丘所殺。時戰將劉存奕。據南海縣。聞賊遁入耽羅。以船八十餘艘從之。方慶以財寶器仗。悉輸王京。其陷賊良民。皆令復業。被虜朝士姜渭金之淑任宏宋爾李信孫等。皆還。蒙古兵所獲士女。皆不得刷還。後王遣使再三陳奏。請許刷出無罪被俘者。蒙主詔許賊黨家屬外。皆令刷還。以忻都等終不肯。脫朶兒據旨固爭。稍得揀出。而不得還者甚多。臺官奏庚午之變。朝士家屬陷賊。率多改娶。今賊平。其舊室雖有生還者。或疑有所汚。或悅其新婚。遂棄而不顧。以敗人倫。怨咨實多。請一切禁之。王從之。

放監試榜。

蒙古使趙良弼焦天翼等。往觀曰。眞盛事也。吾等聞之久矣。乃今得見。亂離之餘。不墜文風如此。良可嘉也。

遣使如蒙古謝平賊。〇六月。蒙古令刷還逃入西京人民。〇遣世子謜入質于蒙古。

尙書右丞宋玠軍器監薛公儉等從行。表奏云。自臣至于輔相。欲令子弟相遞入侍。而先遣世子。與衣冠胤胄二十人衙內職員百人。進詣。

蒙古遣使來徵宮室之材。

遣必闍侈黑狗李樞等徵之。又以省旨。求金漆青藤八郎蟲樫木樫實桐栢實奴台木海竹冬栢竹簟烏梅華梨藤席等物。樞上將軍應公之子。逃入蒙古。誣奏本國土產。多有稀怪不可名狀之物。帝信而索之。遂以金漆十缸及樫木奴台木等進獻。而樞言青藤八郎蟲。出於喬桐珍島南海等處。而往取不得。烏梅華梨藤席。非土產而有宋商所獻。故亦並進。先是蒙主有足疾。聞本國產阿吉兒合蒙合魚。似牛以皮爲靴則脚腫立愈。詔索之。得十七領以獻。後又求蜃樓脂。卽鯨魚油也。

秋八月壬辰朔。日食。〇平章事蔡楨卒。

楨。松年之子。俊爽志操謇諤。王如蒙古。從行多裨益。

冬十月。赦。

以平珍島也。

達魯花赤脫朶兒卒于官。

脫朶兒沉重寬厚。撫恤人民。聽斷明白。未嘗枉法。王亦重之。及疾作。國醫進藥。脫朶兒却之曰。我病殆不起。若飮此而死。則讒搆爾國者。必曰高麗毒之。遂不之飮而卒。國人惜之。副達魯花赤焦天翼曰。兵器不可畜於私家。收國人攻珍島兵仗。悉輸于鹽州屯所。

十一月。斂馬料于京民。

時蒙古官人首領令史及蒙古軍家屬遞番往來者。悉令本國給料。及破珍島。蒙古兵駈掠人物。亦令給糧。蒙古兵討賊時。正軍六千一人。三匹馬馬一萬八千疋。一疋。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二月。則當用上朝碩十三萬五千。而本國碩則二十七萬矣。按麗制十五斗爲一石據此朝石信大於本國農牛四千。一首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三月。上朝碩三萬六千。本國碩七萬二千。中外俱困。民食草木之實。王患之。斂馬料于京戶二碩。民多逃。乃減一碩。因以事勢。書告于蒙古中書省。

金方慶凱還。以爲守太尉中書侍郎平章事。〇十二月。蒙古建國號曰大元。〇元忻都。移屯鹽白州。

忻都等。以屯田使留住黃鳳。徵責無已。國家困弊。不能應時酬副。金方慶請移就近。從之。

壬申十三年(至元九年)春正月。元趙良弼。與日本使還。

良弼。以前年九月。自金州裝舟放洋至日本。至是與其使十二人而來。王遣使如元。賀建國號。○分遣程驛蘇復別監于諸道。

李藏用卒。

藏用。美風儀性聰明。恭儉沉重。博覽經史。陰陽醫藥律曆靡所不通。爲文章清警優贍。然林衍之廢立。怵禍苟從。臣節大虧。酷喜浮屠。遺命火葬。清議惜之。（諡文眞號東軒○按藏用固是一代名卿而廢立之際不能據義直斥反出俞千遇之下終爲亂賊藉口之資且麗俗崇佛當時號爲名流皆染迹焉耳固不足責而至于火葬則惑矣卒不書官以斥之）

二月。世子謁。自元胡服而還。

世子久留燕京。從者皆愁思東歸。勸世子以東征事請還軍器監薛仁儉郎中金惟等不可曰。世子在此。將以衛社稷也。今請此事以還。則如本國何。世子寢之。林惟幹聞之。欲假此先請東還。復收所沒田民財寶。世子知之。不得已遂告都省。請于元主曰。惟日本未蒙聖化。戰艦兵粮。方在所須。倘以此事委臣庶幾勉盡心力。小助王師。帝遣斷事官不花郎中馬絳。護世子還國。中書省移文。令俱舟粮助征。國人見世子辮髮胡服。皆歎息。至有泣下者。

置戰艦兵糧都監。

世子既以東征事自請而還。故設之。又分遣指揮使于諸道。巡視兵粮。時皇后欲盛藏經而請鈿函。故又置鈿函都監。

三月。耽羅賊寇會寧。（今興長）○地震。○太廟成。○夏四月。日本使還自元。遣人護送。○元遣李益爲達魯花赤。○太白經天。○遣使如元。請減軍料。

時屯軍一名。一月支糧三斗。自庚午至今年四月。應副軍糧。十萬九千餘石。馬牛料四十三萬二千餘石。王京館供使臣米一萬七千餘石。種子一萬五千石。中外收斂。百姓凋殘。元兵既破珍島。多獲人物。爲其畜養。又請每軍一名。添支糧一斗。每月通支四斗。王遣諫議大夫郭汝弼。如元請減軍料。

五月。遣使如元。請討耽羅。

初王遣閤門副使琴薰等。奉元主諭賊文。往泊甫麻島。（今未詳）賊來奪其船。遂將薰等至楸子島。拘留嫚罵曰。爾等輩遣人珍島。誘我緩其心。引大軍攻破。我輩怨入骨髓。今又欲來誘。固當殄戮無遺。然則此事誰當相告。遂給朽毀小舸一隻。老水手一名。并招諭文字。付薰送還。餘人皆殺之。王復遣薰告元。時賊出沒侵掠。謀取慶尙全羅漕船。攻破沿海州郡。皆騷然荷擔而立。又遣郎將李有庇。如元乞令金州留屯五百人粮料。乞令東寧府添助。

六月。遣將軍羅裕。討耽羅。

裕。得璜之子也。募兵一千五百人。討賊于全羅道。時賊既入耽羅。築內外城。恃險猖獗。常出虜掠。濱海蕭然。

秋八月丙戌朔。日食。○太府告竭。時國用虛費。大府虛竭。官吏不堪徵責。大府注簿姜渭贊文習圭等。祝髮而逃。內莊亦匱。御供闕一夕。

九月。耽羅賊寇忠淸道。

賊入孤瀾島。（麗志高鸞島屬保寧縣西二十二里海中有高蠻島疑是）劫及結城藍浦監務而去。於是京城戒嚴。

冬十月。地震。○洪茶丘殺慶尙道按撫使曹子一。

時倭船泊金州。子一恐元責交通。密令還去。茶丘聞之。嚴鞫子一。鍛鍊以奏曰。高麗與倭相通。竟殺之。

十一月。耽羅賊寇安南。

賊寇安南都護府。（今全州）執府使孔愉及其妻。又寇合浦。執蒙古烽卒。又寇巨濟。執縣令。幷焚其戰艦。來泊靈興島。王請五十騎于忻都。宿衛宮禁。

十二月。分遣抄軍別監于諸道。○令百官出戰馬料有差。○遣世子如元。○元復遣趙良弼。如日本招諭。

癸酉十四年春正月。督造慶尙道戰艦。○以元傳張佶。幷爲中書侍郎平章事。

○彗星見東方。○二月。以金方慶爲中軍兵馬元帥。與元將忻都等。討耽羅。

時賊勢日熾。侵及京畿。道路不通。王甚憂之。洪茶丘如元而還。與達魯花赤李益及斷事官馬絳等。詣闕議出軍。王令方慶爲元帥。邊胤副之。率精騎八百。隨忻都等去。王授鉞遣之。

遣使如元。

時元遣李樞。斫木於蔚陵島。王遣使如元請罷。又請減洪茶丘麾下五百人衣服。平賊後。耽羅人民。勿令出陸。依舊安業。元主皆從之。

三月。趙良弼至日本。不納而還。

良弼之還。王贐白銀三斤。達魯花赤李益。亦贈以物。良弼曰。此汝侵割高麗而得。不受而去。

夏四月。赦。

王以天文屢變。放囚。承宣洪子藩奏曰。輕囚可釋。如奴逆主子不孝者亦免。乃天意何。此非修德。實招災也。如欲修德。莫若省大府御供之費。禁市肆侵割之害。王默然。

金方慶忻都等討耽羅平之。

方慶鍊卒。幷水軍萬餘人。與忻都茶丘。屯潘南縣。（今羅州屬縣）會諸道戰船西海道。戰船二十艘。至伽倻召島。遇大風敗沒。南京判官任恂仁川副使李奭等

一百十五人溺死。慶尙道戰船二十七艘。亦敗沒。獨以全羅道戰艦百六十艘。次楸子島。候風。夜半風急。不知所之。黎明。已近耽羅。風濤洶湧。進退失據。方慶仰天太息曰。社稷安危。在此一擧。今日之事。不在我乎。俄而風浪止息。中軍入自咸德浦。（今濟州東三十一里）賊伏兵巖石間。踴躍大呼以拒之。方慶厲聲趣諸船幷進。隊正高世利。挺身突入賊陣。士卒勝勢爭赴。將軍羅裕。將銳兵繼至。殺獲甚衆。左軍戰艦三十艘。自飛揚島。（在濟州西八十里）直搗賊壘。賊走入子城。官軍踰外城入。火矢四發。煙焰漲天。賊大亂。有自賊中來投者曰。賊勢窮謀遁。可急擊之。既而賊魁金通精。率其徒七十餘人。遁入山中縊死。賊將李順恭曹時適等。肉袒降。方慶麾諸將入子城。士女呼哭。方慶曰。只誅巨魁。汝等勿懼。執其魁金允叙等六人。斬于通衢。分處降者一千三百餘人于諸船。自餘居人士女。按堵如故。於是賊悉平。忻都留蒙軍五百。方慶亦使將軍宋甫演等。領軍一千。留鎭而還。

五月。元遣使採金于南方。

本國。本不產金。此皆叛人之指敎也。

六月。遣使如元。告平賊。〇閏月。元置達魯花赤于耽羅。〇以金方慶爲侍中。邊胤判樞密院事

賞耽羅功也。羅裕以下諸將。拜爵有差。方慶凱還。王遣使郊勞。及入謁。王手執紅鞓一腰賜之。大宴將士以慰之。方慶自珍島之役。至伐耽羅。盡心竭力。不避艱險。措置得宜。戰艦兵器糧餉。無不周備。邊胤爲兵馬使。先往措辦。與方慶協心能成功。秋。方慶被詔如元。元主召見。使坐承相之次。輟御饌與之。仍賜金鞍綵服。寵眷無比。

秋八月。王率群臣。遙賀節日。

王賀聖節。達魯花赤李益。率其屬立於右。上將軍康允紹。嘗得罪於王。不自安。私入元開剌而還。亦率其黨。胡服直入。自比客使。見王不拜。及王拜。一時作胡拜。王怒不能制。有司莫敢詰。政堂文學金坵劾之。甚力。達魯花赤怒曰。允紹開剌遼上國之禮。而反劾耶。將危之。或以告坵。坵曰。吾寧獲譴。豈可不劾此奴耶。

冬十月。以俞千遇爲中書侍郎平章事。〇十一月。于琔伏誅。

琔既還本國。娶林惟梱之妻蔡氏。元之徵林衍家屬也。琔匿不送。事覺。元移文。令誅琔及蔡氏。

十二月。遣使與元使。檢諸道兵糧。

諸道兵糧田。元是諸宮寺院所屬及兩班軍閑人之世傳。而爲權臣所取者也。已巳年。置辨正都監。推辨不究。或有給非其主。由是怨謗頗多。至是王制令公正以決。

以金坵爲中書侍郎平章事。
坵爲桑政建言後生怠於著述。表箋未合律格。宜試桑外文臣。賞其能者。王允之。竟不行。
白氣竟天。
甲戌十五年春正月。元以合浦縣爲東征行省。遣使督造戰艦。（省舊地在今昌原府西二十八里）
元將征日本。遣摠管察忽。監造戰艦三百艘。委本國應副。又令洪茶丘監督。王以侍中金方慶爲東南道都督使。樞密副使許珙爲全州道都指揮使。右僕射洪祿遒爲羅州道指揮使。又遣大將軍羅裕等五人爲諸道部夫使。徵集工匠役徒三萬五百人。是時驛騎絡繹。庶務煩劇。期限急迫。疾如風電。民甚苦之。又發兵五千。助征日本。送絹三萬三千餘匹。貿易軍糧。分給京外人民。定價收米。每匹米十二斗。國家自數年用兵以來。凡征討屯田造船等軍衣食之供。一歲所費。無慮數十萬石。由是公私赤立。人不堪命矣。王患妨農。令李汾禧往說茶丘。請令分半歸農。從之。取船材于邊山（在今扶安）及天冠山（在今長興）始役于是月十六日。五月晦告畢。船大小九百隻。回泊于金州。遣使告元。
元遣使來索蠻子婦。
宋襄陽府降軍。求娶妻室。故差委宣使肖郁爲媒聘使。選無夫女一百四十名。督之甚急。於是置結婚都監。窮搜閭井。獨女逆賊之妻僧人之女。僅盈其數。分與蠻子（按元人指宋人爲蠻蓋辱之也）北還。哭聲震天。先是達魯花赤等。亦求婚於宰臣之家。看擇妍醜。抑勒而娶。王不敢違。
夏四月。虎入都城。○元運米助軍餉。
先是以民飢。告糴于元。元主命運東京米二萬石以賑之。水路阻遠。至是乃來。
五月。世子尙元公主。
卽元主之女。姓奇渥溫氏。名忽都魯揭里迷失。是爲齊國大長公主。
元征東軍至。
凡萬五千人。元又遣使。詔勸課農桑。儲峙軍粮。仍命洪茶丘提點農事。王命宋松禮等。加簽征東軍。
六月。王薨。群臣受遺詔。遙尊世子謚爲王。
王不豫。癸亥薨于堤上宮。在位十五年。壽五十六。謚順孝。後元賜謚忠敬。廟號元宗。時太子在元。遺詔傳位于太子。易月之服。三日而除。甲子。百官會于本闕。遙尊太子爲王。是爲忠烈王。史臣曰。王之爲世子也。權臣專國。恣行不義。蒙古兵連年壓境。中外騷然。王親朝上國。擢伏權臣。又謁世皇于梁楚之郊。世皇嘉之。至以公主歸于王子。自是世結舅甥之好。使東方之民。享百年

昇平之樂。亦可尙也。但三別抄內叛。侵掠州郡。元遣將帥。求索無已。是宜脊旰圖治之日也。顧乃溺於宴安。以致媵嬙。盡其心志。閹人專其出納。惜哉。

秋八月。元日本征討元帥忽敦來。○世子至自元。卽位。

戊辰。世子至自元。百官迎于馬川亭。是日。元冊封使先入京。詔王襲王位。王御帳殿。受百官拜。備儀仗。謁殯殿。己巳。以便服皂鞋。幸本闕。備袍笏。受詔于康安殿。服黃袍。卽位。受朝賀。仍宴冊使。使以王爲駙馬。推王南面。使東面。王行酒。使拜受。飮訖。又拜。達魯花赤西面坐。酒至。立飮不拜。使責其無禮。答曰。公主不在。且此先王時禮耳。丙子。宴元使。

置忽赤。

王以衣冠子弟嘗從元爲禿魯花者。分爲四番。宿衛號忽赤。或稱忽只赤。音侈。佩弓矢也。尋改爲三番。

以李汾禧爲樞密使。

汾禧與其弟汾成。從王于元。皆以諛佞有寵。至是擢用。未幾。又以汾成。知御史臺事。汾成。娶高宗宮妾女。號國婿。及爲憲官。人皆譏之。

九月。王詣殯宮。成服。越三日。葬韶陵。在今開城府北十五里。釋服。

壬午。王詣大行王殯殿。始服斬衰。麻絰。率群臣哭。乙酉。葬韶陵。釋服。引見宰樞曰。自古賢君。必賴忠良。能底乂安。我家安危。只在卿等。事有可言。不可噤默。崔氏曰。元宗之喪。在六月。間一月而世子以吉服。受朝賀。宴使臣。又閱月而始服衰。三日而釋之。其服也何如。是其緩。其釋也何如。是其急也。昔康王以冕服受顧命。先儒猶以爲失禮。今王正當哀痛擗踊之時。而其失如此。聖人喪制於斯大壞。及王之薨。忠宣當喪未葬。縱情犯禮者亦多。其家法所由來漸矣。

遣樞密副使奇蘊。如元迎公主。○冬十月。元征東軍發合浦。命都督使金方慶。率諸軍從之。方慶大破日本兵於三郎浦。元軍引還。

都元帥忽敦及右副元帥洪茶丘左副元帥劉復亨。閱戰艦。金方慶將中軍。朴之亮金忻知兵馬事。任愷爲副使。樞密副使金侃爲左軍使。韋得儒知兵馬事。孫世貞爲副使。上將軍金文庇爲右軍使。羅裕朴保知兵馬事。潘阜爲副使。號三翼軍。忻卽綏也。以蒙漢軍二萬五千。我軍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戰艦九百餘艘。留合浦。以待女眞軍。女眞後期。乃一時發船入對馬島。擊殺甚衆。至一岐島。倭兵陣於岸上。之亮及方慶壻趙抃。逐之。倭請降。復來戰。茶丘與之亮抃。擊殺千餘級。捨舟三郎浦。分道而進。所殺過當。倭兵猝至。衝中軍。長劒交左右。方慶立如直不少却。拔一嚆矢。厲聲大喝。倭僻易而走之。亮忻抃李唐公金天祿申奕等。力戰。倭兵大破。伏屍如麻。忽敦曰。元人雖習戰。何以加此。諸軍與戰。及暮乃解。方慶謂忽敦茶丘曰。兵法。千里懸軍。

其鋒不可當。我師雖少。已入敵境。人自爲戰。卽孟明焚船淮陰背水也。請復戰。忽敦曰。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策疲乏之兵。敵日滋之衆。非完計也。不若回軍。復亨中流矢先登舟。遂引兵還。會夜大風雨。戰艦觸巖崖多敗。佞墮水死。到合浦。以俘獲器仗。獻於帝及王。王遣樞密副使張鎰慰諭。諸軍不還者。萬三千五百餘人。

王幸西北面。迎公主。

王將迎公主。故責從行群臣不開剃。李汾禧對曰。臣等非惡開剃。唯俟衆例耳。初印公秀。勸元宗效元俗改服色。元宗曰。吾未忍遽變祖宗之法。我死後。卿等自爲之。王爲世子入朝時已開剃。而國人則未也。故至是責之。後宋松禮鄭子輿開剃。而朝廷皆效之。唯抄奴所由電吏皆仍舊蒙古俗。剃頂至額方其形。留髮其中。謂之怯仇兒。

王會公主于肅州。十一月。胡服還京。

王獨與開剃者大將軍朴球等行。甲子。留從臣于龍泉驛。承宣朴恒曰。史官記人君動作。不可一日無也。乃令直史館李源從行。丁卯。與公主會于肅州。十一月丁丑。至京。先是兪千遇謂知樞密張鎰曰。王若以戎服入城。國人驚怪。乃使朴恒。請以禮服入。王不聽。百官迓于國淸寺門前。戎衣禮服參錯。康允紹宋珍。一作玢。嗾嬖臣尹秀元卿等。執朴馳馬。擊逐禮服者。於是侍從分散。

公主從臣脫忽先入。張穹廬祓以白羊膏。王戎服與公主同輦入城。父老相慶曰。不圖百年鋒鏑之餘。復見太平之期。玢。松禮之子也。

降妃柳氏爲貞和宮主。

以公主故不得爲正妃。降封宮主。

十二月。遣使如元。

元將置勸農使於諸道。王因賀正使李信孫。付別箋以奏曰。小邦自來。分遣州郡守令。勸課農桑。又令諸道按察使督察。比來供給官軍。民頗凋弊。今若上國又遣諸道勸農使。則子遺之民。何以供給。所恨三韓之地。未得一經天眼。謂臣誣罔。乞遣剛明重實之臣。審其虛實。以勸農之事。一委於臣。

追尊妣靜順王后金氏爲順敬太后。

乙亥 忠烈景孝王諱昛長子母順敬太后金氏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 宋恭帝德祐元年

元帥忽敦洪茶丘劉復亨。皆引軍北還。忻都留屯海西合浦。摠管耽羅守軍並留。

冊公主爲元成公主。置湯沐邑。

宮曰敬成。殿曰元成。府曰膺善。置官屬。以安東京山府爲湯沐邑。

遣使如元。

時國家凋弊。恐元復事東方。遣金方慶及大將軍印公秀。如元表奏曰。小邦

近因征討。丁壯悉赴工役。老弱僅得耕種。軍國之需。斂於貧民。斗升罄倒。採木實草葉而食之。況兵傷水溺。雖有遺噍。不可以歲月蘇息。若復事日本。則戰艦兵糧。實非小邦所能支也。國已皮之不存。是爲無可奈何矣。天其眼所未到。應謂豈至於是歟。伏望俯收款誠。曲諒哀訴。

二月。始安公綱卒。○議庶妻法。不果行。

大府卿朴翛上疏言。我國男少女多。而尊卑止於一妻。其無子者亦不敢畜妾。異國人來娶妻無定限。臣恐人物。皆將北流。宜令臣僚。許娶庶妻。隨品降殺。庶人亦得娶一妻一妾。其庶妻所生子。皆比適子。得仕于朝。怨曠以消。戶口日增。疏上。有宰相畏妻者。寢其議。翛嘗言東方屬木。木之生數三。而成數八。東方之男寡女多。理數然也。婦女初聞翛疏。莫不怨懼。會燈夕。翛扈駕行。有一嫗指之曰。請畜庶妻者。彼老乞兒也。聞者傳相指之。巷陌之間。紅指如麻。（按朴翛之言亦泥於術數。室而不通矣。其言以東方屬木。木之生數三。而成數八。以其陽少陰多。故爲男少女多之驗。然則北方屬水。水之生數一。而成數六。是又陽少而陰多。南方屬火。火之生數二。而成數七。陰少而陽多。南方屬火。火之生數二。而成數七。陰少而陽多。也西方屬金。金之生數四。而成數九。是又陰少而陽多也。三方男女多少宜隨陰陽之數而周禮正南曰荊州。爲一男二女不與之合。其不足信明矣）

元遣蠻子軍。分處海西諸州。

軍凡一千四百人。分處鹽白三州。

三月。募人授爵戍耽羅。○令百官出品銀布。

時帑藏匱竭。令文武百官。以至致仕官員及坊里編戶。各出銀布有差。以充國用。自是以爲常例。

元宣諭日本使殷世忠等來。○王及公主幸洛山寺。（在長湍府西三十里湧巖山下）

自是屢幸寺院。至於田獵遊觀。公主無不與焉。馳驟縱橫。父老見者歎息。

夏五月。以近戊日爲社。

國家嘗以春秋仲月遠戊日爲社。知大史局事伍允孚請依宋元曆。用近戊日。從之。允孚精於占候。竟夕不寐。非疾病不廢一夕。有星犯天樽。曰當有飲者奉使來。有星犯女牀。曰當有使臣來選童女。皆驗。又善卜筮。元世祖召試之。益有名。

置鷹坊。罷全羅按察使安戩長興副使辛佐宣。

王好田獵。亦進鷹鷂於元。故爲置鷹坊。以諸嬖倖管之。橫行州邑。貽弊萬狀。鷹坊吳淑富等。怙勢肆暴。戩及佐宣。疾之不禮。淑富等歸告王曰。按察使及長興副使。不飼鷂致死。王怒有是命。後承宣李汾成言。聽淑富之言。罪戩等。豈不有累聖德。淑富多行不法。戩等不從其欲。故來讒耳。王曰予固疑之。姑待戩來言耳。召新按察使盧景綸語之曰。毋以安戩故懼。有藉宣旨爲不法者。輒以聞。因問汾成曰。官吏皆欲抗我命。何也。對曰。今僧徒僕隸凡有所欲。

皆托左右。以受宣旨。官吏無問是非。皆從之。獘豈少哉。且人臣豈欲抗其主乎。人主屈於臣。乃盛德也。王然之。

六月庚子朔。日食。○禁白衣。

太史局言。東方木位。色當尙靑。而白者金色也。國人自易服。多褐以白紵之衣。木制於金之象也。請禁白色。從之。按殷人尙白。箕子東來。白馬朝周。則因俗其說信然矣。術士區區拘泥之言。烏足信哉。

初作宣傳消息。

舊制。凡命令徵求。必下宣旨。及王卽位。宣旨頗煩。州郡疲於迎命。李汾成建白。小事不足煩宣旨。請令承宣。奉王旨作書。署名紙尾。發下諸道按察守令。謂之消息。於是消息蜂午。州郡苦之。鷹坊吳淑富方文大等。遂自草消息。因嬖臣李貞白王。以羅州長興府管內諸島及洪州曲陽村民戶。悉屬鷹坊。其善捕鷹者。所在皆免徭役。聽淑富等指揮。王亟命施行。承宣崔文本言。淑富等所至虐民。逞其所欲。按察守令。無敢誰何。且屬坊者悉免徭役。國家安所調發。請勿遣淑富等。臣以消息諭諸道按察。亦可辦也。不從。貞本狗屠奴也。以勇力爲金俊子柱所愛。柱敗。逃匿免死。及王卽位。爲乳媪女壻。遂有寵。

復外官文武交差法。

王問李汾成曰。寡人聞中郎郎將皆言軍旅之事。則委於我輩。按察守令臨民之任。只用東班。我輩不得無憾。今欲交差何如。對曰。武人有吏才知民事者蓋寡。如有才兼文武。寬猛相濟者。無論東西。使之臨民可也。王納之。自庚癸以來。權臣秉國。始以武人補外。及承宣朴恒掌銓注。言於王曰。外寄。東班之仕路也。故東班必補外。然後得授朝官。西班則循次以進。何必求外寄。遂不補外。至是武官托王左右請復之。故事。政房員每當除授。晨入暮出。干謁塡門。自恒掌銓注。始留宿禁中。除授訖乃出。遂以爲常。

始口傳放囚。

王不豫。放二罪以下。承宣洪子藩言。去歲旣下宥旨。今而復下。不亦數乎。恐犯罪者益衆。京中見囚。請以口傳宥之。諸道令祈恩別監傳命放之。可也。從之。史臣曰。洪子藩謂宥旨數而犯法者衆。其言是矣。然謂以口傳放囚。何哉。使犯法者得脫。宣旨與口傳何別乎。後世權豪。藉口傳釋法司罪囚。未必非子藩啓之也。

秋七月。達魯花赤黑的還元。

元宗之復位也。黑的奉詔而來。性譎詐難信。及爲達魯花赤。甚驕倨。王屢抑之。不敢肆其志。及是告歸。王與公主留之不聽。公主懼其讒本國。使私屬式篤兒往覘之。黑的果屢讒本國。元主皆不聽。

定朝官服章。

宰樞以上玉帶。六品以上犀帶。七品以下黑帶。

九月。令臺省各進直言。○子謜生。

丁酉。公主生元子于沙坂宮。百官就賀。公主從者在門。凡入者悉褫其衣。謂之設比兒。後貞和宮主入賀行酒。王顧見公主大怒曰。何白眼視我耶。豈以宮主跪於我乎。遂命罷宴。下殿大哭。遂促輦還。式篤兒將進輦。王杖走之。時王遣式篤兒如元。將行。謂印公秀曰。公主使我奏宮主事。如何則可。公秀曰。伉儷之間。妬媢之言。何足上聞。君既奏之。脫公主後悔。將何可及。式篤兒然之。按禮三年之喪祥而後寢。忠烈雖遵遺詔易月之服。魂宮之祭猶存書子慢禮之罪大矣。三年之制未盡則雖不行三年是猶行之也。上書會公主于肅州此謜生其瀆喪

冬十月。改定官制。

元主有詔。凡官名之比擬上國者悉改之。於是罷太師太傅太保三公之官。以中書門下。併尙書省爲僉議府。侍中爲中贊。平章爲贊成。樞密爲密直。叅知政事爲僉議叅理。政堂文學爲叅文學。合吏禮部爲典理司。戶部爲版圖。刑部爲典法。兵部爲軍簿。尙書曰判書。侍郎曰摠郎。司憲爲監察司。御史大夫曰提憲。翰林院曰文翰署。其餘或改或革者。不可勝數。遂告于宗廟。未幾。又改宣旨曰王旨。朕曰孤。敕曰宥。奏曰呈。以達魯花赤詰以僭故也。

遣金光遠。爲慶尙道都指揮使。修造戰艦。

以元將欲復征日本也。

十一月。遣使貢女于元。

先是元主詔曰。我太祖皇帝。征十三國。其王爭獻美女良馬珍寶。爾所聞也。於是王禁國中婚嫁。遣僉議贊成事俞千遇。如元賀正。告改官制。獻處女十人。元主只留崔甸崔之守女。餘皆放還。

罷全羅道部夫使金晅。

時分遣部夫使于諸道。摠郎金晅。如全羅道。按察盧景綸。驛輸內膳于京甚夥。私膳居半。晅取私膳輸之國庫。景綸訴於王。王免晅官。尋貶爲襄州今襄陽副使。

十二月。遣帶方公澂入質于元。

澂率衣冠子弟十人。如元爲禿魯花。

許人納銀拜官。

以國用不足也。

元遣石抹天衢。爲副達魯花赤。○以金方慶。爲僉議中贊。○軍簿判書康允紹。有罪免。

允紹附洪茶丘。謀害本國。督軍糧。監察司以系賤論之。而擅出視事自若。竟以劾免。

以安裕爲尙州判官。

裕。興州今興順人。少好學。登第直翰林院。三別抄之亂。陷于賊。賊素聞其名。誘且脅。令曰縱安翰林者罰。裕以計脫歸。元宗義之嘉賞。後奉使西道。以廉稱。召還內侍院。奏院中宿弊祛之。至是以監察御史出。時有女巫三人。奉妖神惑衆。空中作人聲。隱隱若喝道。人皆奔走設祭。裕杖而械之。其妖遂絕。嘗至安東。令吏洗足。吏怒欲詰之。有老吏出語曰。此公狀貌。後必貴顯。勿易視也。居三年。以政淸內遷。

置盤纏色。

自諸王宰樞。至坊里。歛銀一斤至一兩有差。王將入朝故也。後以爲例。

東史綱目第十一下 終

東史綱目第十二上

起丙子高麗忠烈王二年凡二十五年盡庚子忠烈王二十六年　宋端宗景炎元年元世祖至元十三年

丙子二年春正月朔。受賀。始用幣。

命賜內帑銀紵支其費。歲以爲常。

以金珧爲安西都護府使。

宰樞言。安西。生券軍所聚。守非其人。恐不能制。珧有口辯。嘗爲金方慶佐幕。頗識蒙漢軍情僞。請以珧爲之。從之。

王及公主。觀獵于猫串。今未詳　○三月。雨雪。赦。○王及公主。幸昇天府觀潮。自是游幸。殆無虛月。

閏月。元遣人採珠于耽羅。

元遣林惟幹等。與回回人來。採之不得。乃取民所藏百餘枚還。

雨雹于寧越。

大如鵠卵。鳥雀皆死。

行夏享于太廟。

王將以四月四日朝京。故卜是月庚申。命進行夏享。俞氏曰。禮過時不祭。其無進行之理明矣。今王引行夏享於春。是春享再而夏享闕也。

忠烈王二年

元遣使求女。

元遣使賫幣帛來。爲歸附軍五百人聘妻。王遣寡婦處女推考別監五人於諸道。時國家多用武人爲宰相。凡有建置。首相獨與上色錄事。撰定其名。故鄙拙多類此。後改稱歸附軍行聘別監。未幾勅歸附軍。輟其半以歸。

元立舖馬箚子色。

慶尙道元屯邊官。申中書省曰。高麗人無時乘驛。致具疲弱。設有他變。恐不及時。於是省牒禁之。諸驛馬皆屬達魯花赤。令國人受其箚子許給。

國制。內僚限南班七品。有大功異能。只加賞賜。未有至五六品者。元宗朝始通其路。然拜將軍郎將者。不過一二。及王卽位。內僚微賤無功者。皆以隨從之勞。許通仕路。豐官高爵。腰鞓帶黃。子孫之許通臺省政曹者甚多。若別將散員。不可勝數。正言李仁挺。與諸郎舍言。混雜朝班。有乖祖宗之制。請收成命。王怒不從。仁挺性拙强。凡拜官。必究其功過。未嘗苟署告身。人多怨之。

作曼陁羅道場。

有吐蕃僧自言。帝遣爲王及公主祈福。作曼陁羅道場。以麵作人物燈塔各百八。列置吹螺擊鼓。形狀恠誕。僧又言我法不忌酒肉。唯不邇女色。無何潛宿倡家。公主後知其非元主所遣。遂黜遣之。

夏四月。耽羅星主來朝。

命序四品之下。

五月。知僉議府事致仕張鎰卒。

鎰。昌寧郡吏。性温恭正直。善屬文。長於吏事。八使上國。不辱君命。卒。

王如元。元主勅止之。○王及公主。如興王寺。

公主取黃金塔入內。將毀用之。王禁不得。但涕泣而已。又令忽剌歹。括大府寺銀入內。

置通文館。

時朝聘上國。導達言意。專賴舌人。而率微賤庸劣。傳語多不以實。或懷奸濟私。桑文學事金坵獻議。置通文館。令禁內學館。桑外年未四十者。習漢語。（按事大交隣軍國重務專憑譯舌。豈可委之於微賤無識之人。謀國者必當審愼）

六月。以金周鼎爲左司議大夫。

周鼎上書論廉使守令勤怠。貢賦輕重不一。鄉吏附勢逃役等事。請令究理。王納之。爲左右所沮。竟不行。

崔文本卒。

文本。姿貌魁梧。性高亢沈重。不苟俯仰。有大臣體。嘗有元使問於人曰。汝國中若此人者有幾人乎。官密直副使。卒。（按文本雖稱名臣。黨于崔竪。名節喪矣。舊史書官非矣。下多此例）

俞千遇。卒。

千遇。長沙（今茂長）人。聰敏多機辨。金敞薦爲崔怡門客。久典機要。多受人餽遺。少與柳璥齊名。而言與行違。以孝友信義著稱。皆釣名非其實也。局量淺狹。務勝人。睚眦必報。衣服第宅侈麗。嘗爲史官。不修史草曰。當時國家事。皆晉陽公所爲。吾蒙厚恩。何敢傳其惡於後世耶。以平章。降授叅文學事。卒。

秋七月。祔元宗于太廟。

以順敬王后祔。（配享平章事李世材蔡禎）

以柳璥。爲僉議侍郎贊成事。○元遣使採金。

有人告本國產金故也。王遣印公秀及達魯花赤。採于洪州。只得二錢。又有洪宗老者。言多識產金處。於是遣國子直講崔諤。與宗老往洪州稷山旌善等處。陶金七十日。役民一萬一千餘人。得金七兩九分。王奏請停役。許之。

遣中贊金方慶。如元。

賀節也。王上書中書省。言方慶功勞。請賜虎頭金牌。以勸來者。方慶至元。奉幣禮畢上殿。時元伐宋。執幼帝㬎以來。二人執袂前導。元主命幼帝坐太子下。有司請方慶與宋群臣坐次。元主曰。高麗慕義自歸。宋力屈乃降。何可同也。唯宋福王。於幼主大父行。年且老。賜坐金宰相上。餘皆下坐。賜方慶虎頭金牌。東人帶金符自方慶始。及還。王出城以迎。時忻都謂方慶曰。帝命我管蒙軍。子管高麗軍。子每事推王。王又推子。果誰任之。方慶曰。閫外則將軍制之。閫內則受制於君。固也。語畢。有雀雛在堂下。忻都令捕之自弄。既而撲殺。謂方慶曰如何。方慶曰。農夫作苦。此物一聚。啄禾穀殆盡。公殺之亦恤民意也。忻都曰。吾見東人。皆知書信佛。與漢兒相類。每輕我輩。以謂蒙人業殺戮。天必厭之。然天賦吾俗以殺戮。只當順受天。不以爲罪。此子等所以爲蒙人奴僕也。（按諸夷中韃靼是爲凶獰盖是一種陰毒狠戾之氣萃而生焉以殺戮爲耕作若禽獸之相噬攫而不少懲焉有若天性然也夫好生惡殺人物之通情其俗雖云喜殺若其在己則必痛傷而哀感之推之於人人猶己也是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則終於禽獸而已忻都以習慣之惡性委之于天而謂之順受此所謂下愚不移而終無善反之幾也若其我人所以爲其奴僕者適當否運而我無自强之策而然也非若輩好殺之致也）○初高宗末。溟州吏金遷母。與李德麟。被虜於蒙兵。時遷年十五。晝夜號泣。聞被虜者多道死。服衰終制。後十四年。見母書云。在某州爲某家婢。遷至京請往尋母。朝議不可。後六年。隨人往東京。至北州軍卒要左家訪得之。以白金五十五兩贖之。德麟。亦爲奴在隣天老家。時金方慶回自元見之。稱歎言於摠管府。給引厨傳。送母至溟州。其夫宗衍無恙。爲夫婦如初。後六年。天老之子携德麟來。遷以白金八十六兩贖之。同居終孝。

八月。王及公主。獵于馬堤山。

山在德水縣東北。王率忽赤鷹坊。親御弓箭。縱橫馳騖。父老見者歎息。

元遣塔剌赤。爲耽羅達魯花赤。

元以耽羅爲房星分野。以馬百六十匹及牛駱驢羊。來放于水山坪。水山在縣東二十四里耽羅道通倭國。故元人警備之嚴。同於合浦矣。

九月。還葬世祖大祖於舊陵。〇冬十月。王祫于太廟。

公主亦欲與祭。伍允孚曰。太廟。祖宗神靈所在。可畏。公主懼而止。

十一月。達魯花赤。禁國人持兵器。〇地震。〇十二月。下旨求言。

以災異也。宰樞以十二事上書。秘而不發。

公主下貞和宮主及齊安公淑中贊金方慶等于獄。既而釋之。

有人投匿名書于達魯花赤石抹天衢曰。宮主失寵。呪咀公主。又淑方慶及朴恒李汾禧兄弟李昌慶等四十三人。謀不軌。復入江華。於是公主囚宮主封府庫。天衢亦囚淑等。諷公主親鞫。公主將從之。召宰相雜問之。天衢忽曰。春期已近。諸君宜賦迎春詩。金坵但唯唯。柳璥慨然曰。王妃與首相俱在縲紲。此豈嘯咏時耶。天衢慚赧。璥與諸宰。請見公主。膝行而前曰。近世權臣執命。若有告人以罪。不問虛實。輕重。卽加誅戮。如刈草管。人懷戰慄。莫保朝夕。皇天眷祐。蕩除此輩。使公主來莅東方。臣等以爲無復前日之禍。今所得匿名書。臣請辨之。我國人物衰耗。官軍屯於四面。誰敢逃竄。無名之書。何足取信。若信而罪之。我一二臣。明日亦恐不免。誰敢竭力。以供王事。呪咀事。亦易辨也。自公主釐降。國人安堵。悉感帝德。淪入骨髓。彼若以私憾呪詛。神而有靈。背德之禍。必反于身。璥涕泣交下。言甚切至。左右莫不潸然。公主感悟。皆釋之。遣使告于元。淑平壤公基之後也。爲人廉靜。諳鍊故事。爲宗室儀表。

發諸道丁夫。伐木于交州道。

公主將修宮室。置造成都監。請工匠于元。發諸道丁夫。輸材京城。凍餒死者相繼。又令諸王宰樞。至各領軍人。出丁夫有差。輸材于山。闕一日役者。徵米一石。公主奪廣平公諟奴婢連姻接派者凡三百人。悉取之。嘗以松子人蔘。送江南獲厚利。分遣宦官求之。雖不產之地。無不徵納。民甚苦之。

令子滑爲僧。

王納崔竣婢盤珠。生滑。愛之。號王小君。至是以滑驕恣。剃髮爲僧。

復以諸道按察使。爲按廉使。

丁丑三年春正月。立子謜爲王世子。

以金方慶爲師。柳璥爲傅。元傅爲保。金坵爲貳師。許珙洪祿遁李汾禧韓康爲調護。其餘宮官。皆盡一時之選。

賜公主怯憐口等姓名。

怯憐口。華言私屬人也。以蒙古人忽剌歹。剌音涅歹音戴爲印侯。回回人三哥。爲張舜龍。車忽觧。音戴角爲車信。職皆將軍。河西國人式篤兒。爲盧英。五十八。爲鄭公。皆中郎將。屬之內侍。車信。本國人。嘗沒于元。其母得乳公主。遂爲媵臣。

時僉議府言怯憐口及內僚。廣占良田。標以山川。多受賜牌。不納租稅。請還賜牌。王不聽。石抹天衢。嘗謂王曰。王何疎棄賢士。而親無賴之人。王默然。

二月。初行鬻官法。

先是都兵馬使奏國用不足。令文武官。東班自白身至叅職。西班自軍人至郎將。出銀各有差。至是又奏言。鬻爵非令典。然府庫殫竭。無以生財。請申前令。令無功及不次而求官者。科等納銀國贐都監。而後授職。王從之。

置農務都監。○三月。太府火。

延燒民家八百餘戶。

送防守軍於耽羅。

令親從將軍金子廷押送。子廷以內僚出使。自此始。

耽羅大饑。○夏四月。元遣使鑄劒于忠州。

鑄環刀一千。

遣使如元。請助征北鄙。

時元北鄙有叛賊。賀正使朱悅之還。丞相哈伯。謂悅曰。急難相助。親戚之意也。今北鄙有警。宜令金方慶之子忻。將兵出境。以聽指揮。王遂遣張舜龍。請助征。元已遣將平定故止之。

流錄事裴悅朴蓂于海島。

時置人物推考都監。各道州郡吏民。來匿京城。附勢避役。二人承宰樞牒。推勘勒還。有鄭伯芝者。匿西林縣二婢。托以在齊安公第。二人推送西林。伯芝乃以二婢屬于元成殿織室司。司牒都監召還。伯芝譖二人不從王旨。王怒流之。

元遣使採人蔘。

中郎將曹允通。初以善棋被召入元。元主曰。世傳人蔘出汝國者甚佳。汝能爲朕致之乎。對曰若使臣採之。歲可得數百斤。元主命遣之。自是允通。歲巡州郡。發民採蔘。或非地產。未及納期。輒徵銀幣。以營私利。王遣張舜龍奏曰。人蔘惟產東北界。允通。强令諸道採納。臣請隨所產處。以時採納。乞令允通。勿得擅便。

五月。王登籍田觀獵。

王與達魯花赤觀獵。知申事李樆語人曰。始謂尹秀輩。以鷹鷂市寵。今乃知王自篤好也。生拔鵾鵠腹背毛而放之。縱鷂啄食。觀以爲樂。此非篤好。其忍視耶。樆卽汾成也。時散員田裕訴王曰。臣捕鷂過安東。司錄金琔曰。鷹坊已罷。何爲到此。待之甚薄。疑宰相移書諸道禁之也。王怒。謂樆曰。鷹坊何損於宰相。而禁之乎。欲罷琔官。樆對曰。裕藉捕鷂。侵擾百姓。自恐得罪。言此以試上意耳。王然之。

六月以元忻都子琪守司空。

琪娶宗室女故比宗室例授是職不姓而名。

設公主滿月宴。

公主生女設滿月宴俄而母訃音至以才免身秘之後五日乃告公主慟哭食肉如故翼日達魯花赤設收淚宴。

秋七月減鷹坊屬戶。

有旨以民屬鷹坊者二百五戶除其一百二戶時齊民苦於徵斂爭屬鷹坊莫記其數而王所知實戶則二百五戶餘皆嬖倖之私屬也皆斂銀布時人語曰飼鷹非肉銀布滿腹。

王有疾停營繕縱鷹鷂。

時公主營繕宮闕甚急制度皆用上國規模作層樓高屋觀候署奏言道詵密記稀山爲陰爲高樓多山爲陽爲平屋欲其陰陽相配也我國多山若作高屋必招衰損故太祖以來非惟闕內不高其屋至於民家悉皆禁之今不遵太祖之制失陰陽之理恐有不測之禍昔晉獻公作九層臺荀息累十二棊更累九雞子其上以諫曰一失社稷危於此也遂壞其臺惟殿下察之王納其言伍允孚又言於公主曰天變屢見加以亢旱請弛營繕修德弭災後如有悔恐被不言之罪故言之是日王暴得疾劇宰樞請停營繕縱鷹鷂請

還興王寺金塔公主皆許之王大喜既而王疾愈公主復召工匠搆三層閣發諸道役夫督之甚急。

王捨宮爲旻天寺○王移御天孝寺。

王先行公主以陪從寡少怒還王不得已亦還公主以杖迎擊之至天孝寺又以王不待而先入且詬且擊欲還竹坂宮時正郎廉承益以浮屠神呪得幸於王進謂公主曰王疾之愈幸賴佛力而公主之怒若有魔障使之以間兩主之歡也公主乃止承旨李榕曰廉郎中無實之言亦有可用。

九月王廢太妃慶昌宮主柳氏爲庶人流弟順安公琮于海島。

初宮主與王有隙至是召盲僧終同問度厄之術遂設醮以禱埋奠饌內竪梁善等告曰宮主與順安公謀呪詛上欲使琮尙公主爲王王命李榕等鞫終同金方慶等鞫宮主及琮皆不服王召琮親訊宰相柳璥等詣宮門請釋不聽初元宗愛琮賜貨寶無算公主請王籍其家盡取之遂遣趙仁規印侯如元上表曰人而揚醜于家雖有慙德親或作讐於己能無怨心請承命處置元主回詔令王任意處斷王遂廢太妃爲庶人流琮終同于海島俞氏曰禮爲伋也妻者不爲白也母慶昌宮主雖非忠烈之生母而元宗以禮聘之立爲正后是忠烈之母也慶昌之邪謀眞僞今不可知而爲人子者安敢怒其母之不慈而廢黜之乎觀夫忠烈三十餘年之

間三綱晦塞。無復人理。如是而謂國不亡。奚益哉。

地震。○冬十月丙辰朔。日食。○十一月。密直副使李穎卒。

穎。慶源郡（今仁川）人。美鬚髯。容儀閑雅。博聞强記。工草隸。元使趙良弼見之。恨相知之晚。

王及公主。移御李貞第。

貞。管鷹坊。多聚無賴。流毒郡縣。嘗自元還。白王曰。帝問國王馳馬放鷹熟乎。貞欲使王遊田。故有是言。以鷹犬得幸。不數年。驟登樞密。賤隸之濫授大官。未有如貞者。時又有李琂張公李平者。皆以養鷹遊獵爲事。或生捕鳥雀。去毛以飼鷹。或割生鷄生狗而飼之。殘酷無比。王之好獵。皆琂等導之也。

十二月。流南京副使崔資壽司錄李益邦于海島。

將軍趙仁規。誘南京民。爲捉獺戶。逃賦者多附。歲納獺皮于公主。半入其家。益邦。因仁規麾下卒介三訴之。仁規訴于公主曰。南京官吏。裂擲宮教。公主怒。逮資壽等。遣將軍林庇鞫問。得其實。以復公主。悉還民原籍。竟流二人。尋釋之。仁規。祥原人。頗悟。以習蒙古語。遂知名。

下中贊金方慶等于獄。既而釋之。

方慶當國爲都元帥。權傾一國。田園遍州郡。將士日擁其門。假威橫行者。不之禁。又第征倭軍功。爵賞頗不均。人多缺望。大將軍韋得儒中郎盧進義。以私怨謀陷方慶。譖於忻都曰。方慶與子忻壻趙扑義男韓希愈及孔愉羅裕安社貞金天祿等四百餘人。謀去王公主及達魯花赤。入江華以叛。東征後軍器。皆當納官。方慶私藏于家。又造戰艦。置潘南等縣。擬舉事。凡八條。於是忻都以三百騎入京。與石抹天衢。告于王及公主。請栲掠方慶。王將許之。柳璥曰。本國法。先囚告者。次囚被告者。鞫問所告。實則賞。虛則反坐。今不囚告者。便欲栲掠被告者。於理如何。忻都默然。王使璥元傅忻都雜問之。乃知誣罔。釋之。止論希愈等藏甲之罪。杖釋之。（按王既知其誣。而不用反坐之律。而乃以洪茶丘爲征東元帥。

宋帝昺祥興元年至元十五年

將復征日本也。令西海道轉米給其軍。又令百官出芻豆。

戊寅四年春正月。燃燈復用上元日。○桑知政事朴松庇卒。

松庇起軍伍。誅崔竑至大官。性寬洪。不與人爭功。

二月。鞫流中贊金方慶于大靑島。

洪茶丘與本國有宿憾。欲伺釁嫁禍。聞方慶事。請中書省來鞫。忻都亦以韋得儒之言。奏于元。元主詔與王公主同問。於是王與忻都茶丘。會興國寺。復鞫方慶父子。茶丘以鐵索圈其首。若將加釘。叱杖者擊其頭。裸立終日。天寒肌膚凍如潑墨。王謂茶丘曰。向與忻都已鞫訖。何必更問。茶丘不聽。方慶曰。小國仰戴上國如天。愛之如親。豈有逆天背親。自取亡滅者哉。吾寧枉死。不

能誣服。茶丘必欲服之。加以慘毒。身無完肌。絶而復甦。茶丘密誘王左右曰。方慶服辜。則罪當流配。於國何有。王信之。且不忍視。令方慶就服。方慶曰不圖上言如是也。臣起行伍。致位宰相。肝腦塗地。不足以報國。豈愛身誣服。以貪社稷。因顧謂茶丘曰。欲殺便殺。我不以不義屈。於是以家有藏甲爲罪。流方慶于大靑島。在長淵縣南三十里忻于白翎島。餘皆釋之。方慶之流也。國人遮道泣送。茶丘請于王。以韋得儒爲上將軍。盧進義爲將軍。按高麗自事元以後。雖藉大國凌轢本朝。朝廷亦畏其生事。莫敢誰何。任其自恣。故視君上如庶僚。視宰相如奴隸。甘心受辱。不能自振。何我試以洪茶丘言之。其父禍源首先叛國。其罪固已通天矣。爲茶丘者當悔禍畏罪。不負父母之國而進義之奸。而反逞憾。循私無所不至。王不能抗知方慶之忠而不能救。知韋得儒盧進義之奸。而不能退。曲循茶丘之請。至拜好爵。王亦已多之。而在東多年。則其罪過必多矣。爵王之貴。王當之。具其罪過。以國報之。天子國宜然。後矣。茶丘受任反國。吞噬其自擅之罪。諸夫天人之謀。害惡一本也。國元者亦皆殺之。然後亦奔命上國。明陳反利。豈請容讒奸俊。使屬國之不寧。而失誅一方俊之人。亦心乎罪之以有王噫言之不以爲此朝之顧乃舊以俛首帖耳哀哉不

右司議大夫鄭可臣。辭職還鄉。

李汾禧兄弟。附茶丘。醞釀金方慶之罪。故可臣恥與同列。乞歸養母。還羅州。

王慰遣之。尋召還。

始令國中。皆胡服。

時自宰相至下僚。無不開剃。唯禁內學官不剃。左承旨朴恒。諭令學生皆剃。因令境內皆服上國衣冠。後元主問康守衡曰。高麗服色何如。對曰服韃靼衣帽。至迎詔賀節。則以高麗服將事。元主曰。人謂朕禁高麗服。豈其然乎。汝國之禮。何可遽廢哉。按元主嘗有詔不易衣冠。元宗又曰不忍遽變祖宗之命而已。元主之於王君也。元宗則父也。君父無變服之命。王首先髡頭不知爲恥。至是變一國衣冠之俗而甘爲夷狄。不仁哉。王婦女之服衣裳不連而衣短不掩腰。元世祖變易中國之俗。男爲袴褶。牢也。國女之袖短衣下服裙。裳意者此時從元制而後遂因循至今不變也。男子之袖既襲華制。則婦人之服亦當如時之新。羅文武王嘗令婦人服華制。今依此變改亦王之一端爾。

三月。罷船兵。

以譖于元者。皆藉叛入江華之說。故命罷船兵。

元召還洪茶丘。徵王入朝。

先是茶丘遣人誣奏元主曰。金方慶積穀造船。多藏兵甲。以圖不軌。請於王京以南要害之地。置軍防戍。亦於州郡。皆置達魯花赤。方慶及子壻家屬。悉送京師。以爲奴隸。及印侯奉使至元。元主問方慶藏甲幾何。對曰四十六部耳。元主曰方慶起第於王京。如謀叛。何必起第。遣令茶丘還來。國王可來朝自奏。茶丘之還也。韋得儒盧進義言於茶丘曰。國家談禪法會。所以咀上國。茶丘使石抹天衢。報中書省。王亦遣使辨誣。中書省令

王自奏。王遂定入朝之計。

夏四月。罷司議大夫白文節等官。

時無功而有世累者多補官。郎舍不署告身。王屢趣之不從。其人啣之。托左右以激王怒。會承旨李尊庇將啓監察司狀。王望見意僉議府狀。大怒叱退尊庇。命忽赤崔宗梴文節及司諫李仁挺等九人。尊庇欲辨復進。王疑救郎舍責止之。卽罷文節等官。尊庇厲聲曰。王不察臣心。臣何敢司出納。請從此免歸。嬖臣李之氐進曰。尊庇所白者。監察司狀。非僉議府狀也。上不之察。罪郎舍責尊庇。且僉議府。百官之長。使一忽赤夜縛諸郎舍。於國體何。王取閱其狀。悔遂釋之。

王及公主世子如元。元徵金方慶入朝。

先是王欲與公主入朝。謂大臣曰。朝覲。諸侯享上之儀。歸寧。女子事親之禮。會有以陰陽拘忌沮之者。遂止。及金方慶誣獄起。乃悔之。至是將朝請。與公主世子偕行。元主許之。元主又命方慶父子及韋得儒盧進義等。從王入朝對辨。方慶等自配所赴召。進義至姚家寨。舌爛死。臨死曰。吾以得儒至此。得儒聞之。遂不寢食。常仰天太息而已。未幾。得儒亦以舌爛而死。人皆以爲天誅。

王次義州。

時西北諸州皆附東寧府。惟義靜麟三州不附。迎送供頓。勝於他州。

五月。元召忻都還。

時元主因金方慶獄。稍悟茶丘忻都等有姦。遂徵王及方慶入朝。而茶丘忻都。皆召還。茶丘等始懼。皆謁王曰。帝問金侍中事。在王所奏如何耳。忻都又使人白王曰。我居王國七年。未有一善。惡則已多。望王善奏。

六月。太白經天。○王及公主至燕京。

辛酉。王及公主至元都。元主遣皇女忙哥孛公主等。迎于三十里地。公主至燕京。以世子謁皇后及太子妃。妃名之曰益智禮普化。己巳。王及公主上謁。元主設宴以慰之。寵遇無比。忻都奏元主曰。高麗宰相多占匿民戶。免避賦役。請禁之。又請罷諸領府爲軍。元主不許。戊寅。王上書都堂。辨方慶事及談禪法會。後王謁元主奏曰。日本島夷。敢抗王師。臣自念無以報德。願造船積穀。聲罪致討。元主曰。歸與宰相熟計奏之。又奏曰。陛下降以公主撫以聖恩。小邦方有聊生之望。然茶丘若在。臣之爲國。不亦難哉。茶丘只宜理會軍事。至於國事。皆欲擅斷。上國必欲置軍於小邦。寧遺韃靼漢兒軍。請召還茶丘。元主曰。此易事耳。有問曰。惟堯舜禹湯能行帝王之道。其後君弱臣强。衣食皆請於其臣。普有一君。嗜羊肉。其臣與之則食。不與則不得食。宋賈似道擅權。使度宗出其愛妾。不得已從之。安有君畏臣。去其寵妾

者哉。王之父王。何不免林衍擅立耶。朕聞王亦信宰相之誘。如此能治國則固善。其如不能。可不媿乎。對曰。茶丘之妄言也。元主曰。非惟茶丘。人多言之。汝可與宰相擇所以善持國者。商量而行。王奏曰。今姦人以金方慶爲謀叛。忻都訊之。唯東征將士。有不納軍器者。奪其職而杖之。方慶雖無叛狀。時爲冢宰。不納軍器者。不加檢舉。罪其疎慢。流于海島。然此乃有憾者所讒也。後有若此不法者。臣請罪之。元主顧左右曰。亟召茶丘還。又問忻都何如。對曰。忻都韃靼人也。可則可矣。然茶丘在則。妄構是非。不能不信。元主曰可。

秋七月。元罷達魯花赤及王京留鎭合浦鎭守軍。黃鳳鹽白四州屯田軍。供億繁重。民不堪命。金方慶有大功於王之來也。以金周鼎爲行從都監使。周鼎建白。本國達魯花赤王京留守軍合浦鎭戍西海屯田等軍。朝。被誣遠流。奏請于帝。王入朝。次第言之。壬辰。王上書于中書省曰。小邦姦佞之人。欲釋宿憾。卽投匿名書。謂之謀叛。達魯花赤。因而栲問。騷擾一國。今後請自窮究。無令官軍。驚動百姓。又有要人謀撓國家。每以遷都江華藉口。請使種田軍。入處江華。以塞讒言之路。元帥府於全羅道。擅置脫脫禾孫。又申覆上司云。高麗人多乘無箚子鋪馬。亂行走遞。又有乘船成隊往還。恐發事端。爲此差官。領軍四百。差脫脫禾孫句當。然小邦曾奉省旨。國內往來人許。國王自給箚子。自是來往使介。必給箚子。安有無箚子而亂行走遞者耶。

小邦自來。例以水路轉漕三京。此外只是釣魚之人。安有乘舟成隊往來者耶。又有耽羅達魯花赤。於羅州海南地擅置站赤。是何體例。伏望善奏。東寧府元是小邦祖先所都。崔坦等奪而據之。祖宗祠宇祭享皆廢。願還其尺土。俾修孝祀。駈掠人放還。已奉聖旨。而今無一人還者。願更令刷還。其有累世居住。不便移徙者。於東京路圓聚。以充公主行李厮養之役。耽羅珍島攻破後。官軍齒役平民。妄稱虜獲。望行禁止。小邦道里遼遠。事無要急。必馳驛以聞。然請箚子於達魯花赤。然後得遣。或致遲誤。望許自給箚子。西海道谷州遂安兩城。投搭察兒大王。不以還歸。崔坦亦自管領殷栗縣。是何理耶。上國所遣罪囚。安置諸道。恐生他變。乞令依舊使官軍監守。丙申。王謁元主。元主使樞密副使孛羅。問官軍搔擾狀。忻都在側曰。吾軍所以擾民。王如知之。今可言矣。王曰。爾麾下。因方慶事。侵吾兒家。吾兒家尙未免。況百姓乎。汝等訴予以不能安集。汝之騷擾如是。烏能安集哉。謂孛羅曰。予不忍與此輩共處。帝賜臣一區地。臣率吾民以來。盡力於上。臣所願也。戊戌。元主召王。諭罷忻都茶丘軍。種田軍合浦鎭守軍。王將退。復召至前曰。朕不識字。麁人。爾識字精細人。其聽朕言。成吉思皇帝嘗曰。人苟有孝心。天必知之。爾欲享我。將汝一瓶酒一石米以來。是亦孝也。王奏曰。臣請召還茶丘軍。不勝惶恐。今盡召諸軍還。感祝萬壽。元主曰。可恐者有二。妄言與違言是也。汝善治民。無爲諸

國後世所笑也。王曰諸軍還時恐有駈迫良民者。請禁之。元主曰。我既有言。誰敢將汝一民來耶。王曰願得上親信韃靼一人。爲達魯花赤。元主曰何必達魯花赤。汝自好爲之。王曰小邦亦請依上國法點戶。又請留合浦軍以備倭。元主曰何必留之。其能無害於汝民乎。汝可自用汝國人鎭守。倭寇不足畏也。若點戶則可自爲之。王拜謝而退。

元赦金方慶。從王還國。

元主諭王曰。訴方慶者二人皆死。無可對訟。朕已知方慶冤。遂赦之。命隨王還國。王辭歸。元主使人護送。賜王海東青一連。駙馬金印鞍馬。皇后賜公主彩段一車。皇太子亦遣人餞之。皇子脫歡。皇女忙哥歹及諸官人。以達達歌舞侑觴。王使忽赤能歌者。歌感皇恩曲以酬之。是行也。凡國家獎事。一切奏除。國人感泣。按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可行以金方慶事觀之聖人之言信然矣方慶丘忻都之屬挾勢威脅無所不至方慶雖以孤子之身處于群姦之中讒鏑叢身茶毒子之庭被放而還苟其言行無可以動人者能如是乎彼計較利害閃倏變態者禍未必免而終至喪身辱名者多可不以此爲戒哉

遺金周鼎等于諸道。分揀人物。

時元留屯軍。皆令撤還。王恐其挾奪良民。請于帝禁之。遂遣金周鼎張舜龍于西海道。趙仁規印侯于慶尙道。金天固于全羅道。命曰諸軍還。除父母許嫁妻室外。皆勿與俱還。天固爲內侍。舌人爲內侍。自天固始。

八月日。有黑子。○九月。達魯花赤石抹天衢經歷張國綱。還元。

國綱。處事淸平。多所裨益。先是秩滿當歸。王報都省留之。至是北還。謁王于道。曰。我留王國。于今七年。今達魯花赤元帥及諸軍皆還。一國之福也。天衢謁王請契由。冀加褒美。以其無一善。略其辭。

地震。○遣人如東寧府。招刷人物。○王與公主世子。至自元。○叅文學事金坵卒。

坵性悃愊無華。寡言語。至論國家事。切至無所避。掌詞命。上國徵詰。殆無虛歲。坵撰章表。遇事措辭。皆中於理。回詔至云辭語懇實。理當俞允。元翰林學士王鶚。每見表詞。必稱美。恨不得見面。卒。謚文貞。

冬十月。杖判觀候署事伍允孚。

王之如元也。公主召宰樞卜日營宮室。伍允孚曰。今年興土功。不利於人主。寧斫臣頭。不敢卜日。柳璥曰。日官愛君以誠。不顧其身。臣待罪宰相。聞其不利於君。忍使起土功耶。請備材瓦。待大駕還作之未晚也。公主默然而止。遂免允孚官。至是王過造成所。杖允孚以不早涓日。允孚曰。擇日者。欲避凶趨吉也。脅而擇之。如勿擇。臣寧就戮。不敢阿旨。

復以金方慶。爲僉議中贊。誅貶洪茶丘黨有差。

初李汾禧兄弟。自前朝久爲寵倖臣。居中用事。金方慶之被訊也。汾禧密與茶丘往來。李榴亦勸王委方慶於茶丘。至是金周鼎。因內僚朴球廉承益等。諷王密召方慶議之。是夜流汾禧于白翎島。榴于祖忽島。在今安山郡西十五里海中屬南陽籍其家。尋遣人皆沉于海。於是悉論茶丘之黨孫世貞張起池得龍柳宗等十六人。並流海島。榴性耿介。爲人不類其兄。往往因事直言。多所裨益。內僚請謁。一皆杜絕。其徒常切齒。臨死歎曰。吾無罪。以兄故死。人皆惜之。

贊成事柳璥。致仕。○初置必闍赤。

舊制。凡國家事。宰樞會議。令承宣稟旨而行。左副承旨金周鼎言。今宰樞甚多。謀政無主。宜別置必闍赤。委以機務。又內僚不可皆令啓事。請擇人爲申聞色。餘皆罷之。王從之。於是以周鼎及叅文學事朴恒廉承益李之氐等十四人。爲必闍赤。內僚郎將鄭承伍等五人。爲申聞色。常會禁中。叅決機務。時號別廳。宰樞以非祖宗舊制。人多譏議。

作壽康宮於馬堤山。

離宮也。自是遊幸無節。

元歸我谷州遂安殷栗三邑。

三邑沒于元。至是歸之。

十一月。遣諸道計點使。○太廟屋頹。○命內僚金子廷等。考太府歲入。

時太府以內僚口傳及內侍院傳請。府藏殫竭。注簿不堪。至有剃髮爲僧者。金周鼎以爲。祗候尹諧。舊爲內侍。其於傳請。必能撙節出納。大將軍金子廷將軍車得珪。爲內僚之首。可以抑群竪口傳之弊。請王以三人爲別監。與監察新考太府歲入。以減其費。後口傳愈多。傳請愈繁。莫能禁。

大霧。○十二月。王如元。

初北界人金甫成。叛入元爲洪茶丘腹心。與李汾禧兄弟甚厚。至是聞汾禧等死。與茶丘謀訴于元主。遣斷事官速魯哥及甫成等。來問殺汾禧兄弟及流池得龍事。又問刷取種田鎭守軍妻婦事。宰樞請王親朝。許之。速魯哥以金方慶許珙還。公主使人言曰。王既入朝。國空虛。二人有帝命則可與去。否則不可。速魯哥欲還之。甫成不從。

改折給祿科田。

時畿縣之田。權貴皆以賜牌各占。都兵馬使奏勿論賜牌。量給職田。王從之。未幾下旨曰。功臣田在京畿八縣者。勿充祿科田。盖從宋玢之言也。

宋祥興二年是歲宋亡元至元十六年

己卯五年春正月。王在元。

王謁元主。元主賜亡宋寶器鳳瓶玉笛九十事。使樞密孛剌等諭王曰。忻都洪茶丘。奏鎭邊種田軍回來時。妻子皆爲官司所留不遣。是否。王對曰。官軍妻妾婚書有無。依例點刷。非敢擅留。又諭曰。金方慶官高權重。多行不法。諷

殺李汾禧兄弟。是否。王對曰。汾禧兄弟。則託付倰衍。謀危社稷。及臣卽位。不從臣命。臣懲其罪。以戒後來爾。洪茶丘言汾禧等有功狀。王明辨其言之誣。茶丘曰。然則何以得至宰相。王曰先王常言汾禧兄弟倰猾多機變。不可不知。若黜其爵位。祇速禍亂。故循資授職。以觀其變。罪旣貫盈。稟旨誅之。然我國之事。何預於汝。茶丘不敢復言。只以軍人妻子百二十八人爲請。茶丘子爲孛刺執鞭之竪。故孛刺頗右茶丘。王曰若以分揀軍人妻子爲不法。其以縱軍脅良民子女爲可法耶。元主曰軍人妻有兒息者。歸其夫。國人官高有罪者。申奏後罪之。因命王歸國。

二月。王至自元。○慶源公祚。卒。

祚。熙宗之子也。明習典故。世稱知禮。元宗有疑必問。號宗室龜鑑。及葬。王許用大紅燭。自是士庶家用之。

以許珙。知僉議府事。○洪子藩。判密直事。○三月。作公主新宮。

撤竹坂洞人家三百餘戶。役徒凡四千。

帶方公澂。卒。禿魯花如元。

金方慶元傅許珙等衣冠子弟凡二十五人。皆超三等授職送之。

以嬖臣尹秀。爲全羅道鷹坊使。

元主遣鷹坊子郞哥歹等二十人。往河陽永州之地。以秀及元卿伴行。尋以秀爲全羅道鷹坊使。又遣元卿於慶尙。李貞於忠淸。朴義於西海。稱爲王旨使用別監。初秀等分管諸道鷹坊。招集逋民。請于元。置伊里干。伊里干。華言聚落也。按察及州郡牧守。少忤其意。必譏而罪之。故伊里干人。肆毒良民。無敢誰何。都兵馬使屢請罷鷹坊。秀等恐王聽之。諷王奏元主。各受聖旨。於是鷹坊牢不可罷。至是又稱使用別監。而其權益重。自後秀貞卿義分遣其屬。所至擊鮮飼鷹。民間鷄犬殆盡。秀嘗叛入元。後還。以鷹犬得幸。恃勢縱惡。人以禽獸目之。卿。傅之子也。

王與公主。獵于馬堤山。○改都兵馬使。爲都評議使司。

自國初。置都兵馬使。以侍中平章叅政政堂知省事爲使。以六樞密及職事三品以上爲副使。又有郞僚。至是改爲都評議司。凡有大事。使以上會議。故有合坐之名。事元以來。事多倉卒。僉議密直。每爲合坐商議。櫟翁稗說曰合坐之禮先至者離席北面立後至者依位一行而揖同至席前南向兩拜離席北向而伏以叙寒暄復至席前南向兩拜離席北向一行而揖乃坐知僉議以上至則密直皆下庭而立東向上北俯首低手僉議立于其上一行而揖升堂拜揖皆如前儀既得僉議一員同坐更無庭迎之禮唯首相至則亞相以下皆下庭東向上北以迎之首相西向對揖然後升堂拜揖亦如前儀首相獨坐於東謂之曲坐亞相以下一行而坐首相非政丞不曲坐無庭迎錄事啓事于前各以其意言其可否錄事往返其間餘則端坐不言望之儼然可敬而畏也

忽赤三番享王。

時上自宰相。下至忽赤鷹坊。輪番享王。煩瀆褻狎。無復君臣之禮。聽民駕前訟冤。

王以下民抱冤不伸者多。有是命。又禁權勢之家擅奪人田民。然王旨別監敬和宮私人。橫行列邑。百姓嗷嗷。無所告訴。而徒爲空言矣。

夏四月。置王子滋于東深寺。

滋居長。以非公主出。不得立。置滋于東深寺。寺在忠淸道牙州（在牙山縣東二十九里鵞岩山今稱桐深寺）

五月。流監察侍史金弘美左司諫李行儉于海島。

正郎林貞杞奉議郎高密等。托迹鷹坊。以詔佞賄賂。驟登淸要。弘美等不署其告身。王督之。不奉命。王怒。遂流之。未幾召還。

用樂祀新殿鷲瓦。

史臣曰。臧文仲。祀爰居以金奏。夫子謂之不智。況用樂以瓦鷲乎。

元賜僉議府正四品銅印。〇六月。罷在司議大夫權呾晋州牧副使崔昷。

初呾爲慶尙按廉。以晋州守白玄錫。重斂內衣襦綾羅絲劾之。減其價。及崔昷爲副使。所貢綾羅益麁。王使元卿考問邑吏。以呾減絲價對。故罷之。並罷昷宰相言呾爲民除弊。今罷其職。自此孰有憂民者乎。尋復呾職。呾所莅以廉勤精明稱。嘗爲東京留守。舊有庫名甲坊。賦民綾羅貯之。充貢獻。餘爲留守所私。呾撤之。支三年貢。司戶有盜民租者。碎其腦于庭。觀者股慄。嘗按三道。行文書但用鈴板。未嘗發一吏。令行禁止。呾所居里火延燒千餘家。呾家在其中獨完。人以爲愛民之報。

置伊里干于西路。

都評議使據元詔旨。請於濬州遼陽間。置伊里干。徙諸道富民二百戶居之。又鴨綠江內。置二所各一百戶。以供朝聘役使。王從之。

秋八月。日本殺元使者。

初元主遣禮部侍郎杜世忠。使日本。王令舌人徐賛及梢工上左等三十人導行。倭人皆殺之。惟上左等四人逃還。遣使如元奏之。

九月。遣使南道。修造戰艦。

元將復征日本。元帥府承旨令本國復造戰艦九百艘。於是遣許珙於慶尙。洪子藩於全羅。權呾於忠淸。爲都指揮使。既而元遣使督修戰艦。王命廣平公諶。同往監督。

分遣諸道計點使。

遣朱悅於慶尙。郭汝弼於全羅。禹濬冲於西海。崔有信於東界交州。爲計點使。初都評議使言。太祖奠五道州郡。經野賦民。皆有恒制。近來兵饉相仍。倉儲縣罄。橫斂多逋。戶衆。宜括民戶更賦稅。由是累發計點使。而未見效。及東

征之役。發民爲兵。故復有是命。且令計點使。勿得役使內庫處干。處干。佃戶之稱也。悅汝弼。不肯從。竟罷還。

冬十月。王獵于南郊。

王放鷹觀獵。殆無休時。謂康允紹李之氐曰。夫獵。馳聘從禽。宜視險若夷。汝等擇地而行。安能多獲。自今可數獵。以閑習之。

十一月。火星食月。

癸丑。火星食月。伍允孚與文昌裕。泣白於王曰。此實非常之變。非飯僧事佛所能禳也。願愼厥身修。以消災變。於是王命宰樞臺省。論時政得失。令於實對。皆不書名以進。是日放造成役徒。允孚語典法摠郎朴仁澍曰。典法何多滯訟耶。仁澍曰。內旨如雨。安得不滯。

選州郡娼妓。充教坊。

王狎昵群少。好宴樂。承旨吳祁內侍金元祥內僚石天補天卿等。爲嬖倖務以聲色容悅。謂管絃坊大樂才人不足。分遣倖臣。選諸道妓有色藝者。又選京都巫及官婢善歌舞者。籍置宮中。衣羅綺戴馬尾笠。別作一隊。稱男粧。教以新聲。（其詞云三藏寺裡點燈去有社主兮執吾手儻此言兮出寺外謂上座兮是汝語又云有蛇舍龍尾龍尾聞過太山岑萬人各一語斟酌在兩心）高低緩急。皆中節奏。王之幸壽康宮也。石天補等。張幕宮側。各私名妓。日夜歌舞褻慢。無復君臣之禮。供億賜與之費。不可勝紀。王之世尹秀李貞等。以鷹犬寵。吳祁石天補等。以聲色寵。王惟紹宋邦英等。以僭侯寵。林貞杞閔萱朱印遠等。以賄賂寵。印侯張舜龍等。以公主私屬寵。於是嬖倖多門。群小雜進。而王心益蕩矣。鄭氏麟趾曰。自古小人。伺人主之所好。逢而長之。或以諛佞。或以聲色。或以鷹犬。或以土木。或以技術。皆有以投其所好而求中之也。高麗有國既久。穆仁毅宗以後。憸佞嬖倖多而姦臣相繼以出。窃弄權柄。蠹民敗國。皆足以爲後世戒。惟人主明以照之而馭之。得其道。故不得騁其術。苟一陷其術。則鮮不至於危亡。

十二月。流監察侍丞崔有渰于大靑島

有渰。滋之子也。性恬退。不求名。仕宦十年不遷。王聞其名。召用。至是上疏直言時事。忤旨。被流。承旨趙仁規白王曰。有渰勵節奉上。不可輕棄。固請再三。遂召還復職。

慶尙道牛疫。

屠者爛手而死。

是歲宋亡。

庚辰六年。春正月。忽赤享王。〇二月。鷹坊享王。〇命中郎將柳珥。搜太府財貨入內。〇三月。宰相請罷鷹坊。不從。

元使塔納至邑嶺站。瓮津等數縣。當供晝食。告塔納曰。吾邑民盡隸鷹坊。子

遺貧民。何以供億。待死而已。塔納來責宰相曰。東民獨非天子之赤子乎。困苦至此而不之恤。朝廷馳一使問之。何辭以對。宰相白王請去鷹坊之獘。王怒欲請回回之見信於帝者。來管諸道鷹坊。抑令宰相不敢復言。趙仁規力諫。公主亦言不可。乃止。先是公主謂王曰。王與群小。從禽無厭何也。趣命駕將入城。郎哥歹固請乃止。

以僧祖英父吳光札爲將軍。

光札。同福人。年八十九。祖英能文善書。有寵。故有是命。

除名表紙。

監察司言。頃在江都。貢賦粗足。今左右倉之入頓減。而又置大坊厨及外漆色鞍色阿闍赤等各所。賜食皆仰給右倉。請除之。且修宮室今已三載。而朝士無僕隷者。至買祿牌。雇傭赴役。或有躬自執役者。亦請除。以俟農隙。又曰諸道按廉使別監。職在察吏治問民苦。今皆藉上供。斂民紬楮皮幣脯果名表紙等物。賂遺權貴。已自不正。烏能正人。請皆理罪。王謂承旨鄭可臣曰。楮生於地。紙有何獘。可臣曰。臣管記全州。知造紙甚苦。今官高用紙亦多。不能無愧。王只許除名表紙。

鞫監察侍史沈謁于巡馬所。流雜端陳倜侍史文應于海島。罷殿中侍史李承休職。既而釋之。

謁等上疏言。今國步多艱。天旱民飢。非遊田宴樂之時。殿下何不恤民事。耽于遊田耶。且以未調之駿足。馳不測之危途。患生所忽。雖悔可追。如不得已。只令將士。逐獸平原。登高臨觀。不亦可乎。又忽赤鷹坊。爭設內宴。剪金作花。蹙絲爲鳳。窮奢極侈。不可形言。與其縱一時之娛。枉費無用。孰若遵上國之法。簡而易供。聲樂則斥委巷之俚音。進敎坊之法曲。此一國之望也。上將軍尹秀侍宴殿上。登牀戲舞。犯禮不恭。大禪師祖英。潛穢無行。出入臥內。大駭觀聽。請加黜責。以警其餘。且今中外多故。人民困窮。學士宴。亦宜停罷。王將聽納。秀及祖英譖之。王遂大怒。命將軍林庇池允輔。鞫謁于崇文館。問首發議者。關木索置碎瓦股間。令人踏其上。血迸流地。謁終不言。遂囚于巡馬所。行路者指木索血痕曰。臺官血也。翌日。流倜文應于海島。罷承休職。先是達魯花赤依蒙古法。置巡馬所。每夜巡行。禁人夜作。遂爲逮囚之所。是日王賦杜鵑花詩。令詞臣和進。白文節潘阜等。因言謁等。雖敢言忤旨。然亦儒者也。乞賜寬貸。以彰右文之美。王卽命釋之。謁謇諤無他。莅官中外有聲績。初爲公州副使。有長城縣女言錦城大王降我。與縣人孔允丘通。作神語曰。我將往上國。羅州官給傳馬。所過州縣。公服郊迎。厨傳惟謹。羅州人之仕于朝者。具神異諷王。議欲迎待。至公州。謁不待。夜使人覘之。女與允丘宿。遂捕鞫之俱伏。及除侍史。慨然以振綱自任。至是遭讒挫辱。祖宗以來所未有也。自是

言路遂塞。

置經史教授。

王自幼嚮學。讀書知大義。爲世子。與文學士金坵李松縉僧祖英唱和。有龍樓集。踐阼之後。日令文臣崔瀣等。進說資治通鑑。群下化之。武夫宦官。至有讀書而能詩者。至是教曰。今之儒士。唯習科舉之文。未有博通經史者。其令通一經一史以上者。教授國子。乃以金磾崔瀣方維柳沆薛調李郃吳漢卿等七人。爲經史教授。後置都監。令七品以下隷業。揀名儒二人爲使。

夏四月。隕霜殺禾苗。○盜發先代諸王陵。

崔坦。發掘先代君王陵墓。取其珍寶。王遣中郎將池瑄詰問之。按高麗諸王墓皆無所傳其或崔坦發掘之後不復封築仍以頹廢而然耶修治先代帝王之墓是後王必行之政而不之行焉可歎也

五月。親試文臣。

自毅明以來。殿試法廢。王留意詩文。親試文臣。中者謂之殿試門生。待遇異常。然只試當年登第者。幸僧祖英請不限登第久近並赴。將其侄吳子宜等試藁。達王請坼糊封定科目。取十五人。以子宜爲首。餘皆親舊。贊成事朴恒白王請與旋題員郭預等考定。及牓出。取錄事趙簡等九人。皆非祖英所定。皆賜黃牌籍內侍。王製四韻詩。令文臣與殿試及第。刻燭和進。左司議潘阜待製郭預。耻與後輩同賦。爲左右所迫。不得已製進。按舊制二府知貢擧二人必用卿監同知貢擧

當之進士親試有重望者。其赴試諸生。卷首寫姓名本貫及父祖曾祖外祖謂四世文臣。封糊各於題上落點封押而出貢擧奉到試院日未明放題其脚於狀詣闕封前日午後貢擧具三場題試院前日呈試法亦可謂嚴且重矣。今王之親試非以考覈能否也。專尙詞賦而以斯文權私。衡公則之重假之異端匪人之售矣。手循噫人主之於斐倖賜與之不足而尊爵而榮其身榮其身之闕冗其身棄進而滿朝皆小人而私其子弟終爲不足而科舉人可不戒哉

倭寇漆浦。又寇合浦。○遣使如元告糴。

時南道旱蝗。發兵糧二萬石。賑全羅。又遣使告糴于元。元許借兵粮二萬石。至秋償之。

六月。新宮成。

號曰膺慶。凡四年而役畢。先是王與公主至新宮。匠者白曰。役徒三年。不得一日之息。妻兒何以爲生。今當農時。乞且放歸。不聽。

秋七月。僉議中贊金方慶。乞致仕不許。

方慶引年乞退。至於四五。而王竟不從。曰。今天子有東征之命。我國亦當奏置元帥。苟以無功業者請。帝不可。遣承旨鄭可臣。敦諭起之。

八月。流皇子愛牙赤于大靑島。

明年召還。

王如元。

先是王遣朴義獻鷄奏曰。東征事。臣請入朝稟旨。帝許之。辛未。王發王京。辛卯。至上都。時忻都茶丘范文虎皆先受命曰。臣若不擧日本。何面目復見陛下。於是遂定東征之計。忻都茶丘率蒙麗漢四萬軍。發合浦。文虎將蠻軍十萬發江南。俱會日本一岐島。乙未。王上謁。奏請七事。一我軍鎭耽羅者。補東征師。二減麗漢軍。益發蒙軍。三勿加洪茶丘職。待其功成賞之。令閣里帖木兒與臣管征東省事。四小國軍官。皆賜牌面。五上國濱海之人。幷充梢工水手。六遣按察使廉問百姓疾苦。七臣躬至合浦閱軍。帝曰已領所奏。先是王遣使上書中書省曰。茶丘與我有隙。若使監督。民必驚散。未易濟事。然而茶丘必欲東征。帝亦許之。故遂復來。

九月。王至自元。○冬十月。點閱京外兵。

時征東事急。中外騷擾。而王遊田宴樂。宮人奏樂歌吹之聲。聞外。國人皆蹙額愁歎。

慶尙道按廉使權宜有罪免。

宜。性險愎。每依內僚。求使四方。酷刑厚斂。民甚苦之。承旨廉承益。薦爲慶尙道按廉使。依勢無所顧忌。元使也速達。以東征事。往慶尙道還。言於宰相曰。南民羅貴多有菜色。貴國多遣別監。專尙苛暴。枉刑重贖。民多死者。此獨非天子之民乎。金方慶以聞曰。按廉權宜。暴斂酷刑。請罪之。以紓民怨。於是罷

宜及程驛別監李英柱。仍命諸道。毋得酷刑。

令監察司。檢諸司勤怠。

謂之衙時。每以冬夏孟月爲之。

十二月。以許珙。參文學事。洪子藩。知僉議府事。朱悅爲版圖判書。

悅。抗直不與世俯仰。疾惡如讎。苟非其人。雖權貴不爲禮。以故久淹滯。嘗以事至相府。宰相言。悅坐聽貌甚倨。宰相語吏曰。宰相有言。宜伏地聽。悅曰。然則君上之言。將掘地聽乎。終不屈。尹秀李貞訴王曰。悅輕辱吾輩。罵及其父。王使人問之。對曰。江都有養三歧。嘗有無賴男子養三者。橫行此歧。故名焉。聞養三。是秀之父。若貞父。則不知必出此語。更不問。悅尋遷軍簿。時元遣荊萬戶如合浦。悅伴行。荊萬戶杖接伴使柳陞。所至凌暴。聞悅名不敢肆。

元册王爲左丞相。行中書省事。以金方慶爲高麗軍都元帥。

時本國已備兵船九百艘。梢工水手一萬五千名。戰士一萬。軍糧以漢石計者十一萬。什物器械。一切幹辦。而元遣忻都洪茶丘等監督之。本國君臣。拱手聽命。力不能堪。贊成事朴恒建議。遣趙仁規如元。上書中書省曰。諸侯入相。古之道也。遼金兩國。册我祖先爲開府儀同三司。予亦蒙恩拜特進上柱國諸侯。而帶上國宰輔之職。古今有例。伏望善奏。凡行省軍國事。必與我商

確施行。至於遣使赴朝。亦必與賤介俱往。近得省牒。將以明年五六月發船。我國每歲五六月。霪雨不止。小有西風。海道霧暗。儻或淹留。時日。軍食有闕。利害非輕。我國弓箭甲冑不足。乞賜量給。金方慶及管下諸將。請賜虎頭牌。以勸來者。元主皆從之。於是册王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賜印。以金方慶爲管領高麗軍都元帥。朴球金周鼎爲大將軍左右副都統。幷賜虎頭金牌印。趙仁規爲王京斷事官。兼脫脫禾孫。猶達魯花赤也。賜金牌印。朴之亮趙抃金仲成等四十人。竝賜將軍千戶校尉之號。賜金銀牌。俱受宣命符信。使忻都等。不得自專。

辛巳七年春正月朔。元頒授時曆。

許衡郭守敬所撰也。詔曰。自秦滅先聖之術。每置閏於歲終。古法廢矣。由漢以下。立積年月日法。爲推步之準。沿襲至今。夫天運流行不息。而欲以一定之法拘之。未有久而不差之理。差而必改。其勢不得不然。今命太史院。作靈臺制儀象。日測月驗。以考度數之眞。積年月日法。皆所不取。庶幾胎合天運。而永終無弊。賜名授時曆。頒行詔使王通等。館于道日寺。晝測日影。夜察天文。求觀我國地圖。曆志曰。夫治曆明時。歷代帝王。莫不重之。周衰曆官失紀。散在諸國。於是國自有曆。至五季閏國若蜀若唐之類。雖立國崎嶇而亦莫不各有所用之曆焉。蓋以先民用授人時。不可一日廢也。高麗不別治曆。承用唐宣明曆。自長慶壬寅。下距太祖開國。殆逾百年。其術已差。前此唐已改曆矣。自是曆凡二十二改。而高麗猶馴用之。至忠烈王。改用元授時曆。而開方之術不傳。故交食一節。尙循宣明舊術。虧食加時。不合於天。日官率意先後。以相牽合而復有不效者矣。而終麗之世。莫能改焉。

遣使諸道。督軍馬草料。

遣知密直韓康于忠淸交州道。以備軍馬草料。時慶尙轉輸別監。刻日督飛輓甚急。民皆竄匿高丘。（在今洪州府西三十里縣）吏自縊死。

地震。○二月。盜入王宮窃寶玉。○造成都監災。

時公主請元工匠修宮。民不堪苦。人以爲天示警。

龍化院池魚死。（池在今開城府東七里）

池魚死多浮出。伍允孚言。甲戌歲。東池有此怪。而元宗晏駕。請王修省。後因星變。白王曰。不利於王公主。王問何以禳之。允孚曰。百姓無怨。可以禳之。不若罷全羅慶尙王旨別監及公主食邑。王只罷公主食邑。以其布帛。歸左倉充百官俸。允孚性切直。每因災異。言甚切至。時政有可言者。或涕泣固爭。期於必從。王憚之。

三月。元帥金方慶。帥師赴合浦。○元忻都洪茶丘等。帥征東軍來。

元遣征東行省右丞忻都等來。自咼嶺至合浦。行程草料。令本國供給。又遣

也速達。以水韃靼之處開原遼陽路者。自東寧府赴東征。哈伯那。如東界。調女眞軍。王與忻都等議事。王南面。忻都等東面。事元以來。王與使者東西相對。至是忻都茶丘。不敢抗禮。國人大悅。忻都等。遂往合浦。

夏四月。王如合浦。越四日。大閱于合浦。

丙寅朔。發王京。庚辰。至合浦。癸未。大閱軍兵。戰艦千餘艘。金方慶等所將我軍。二萬七千餘。忻都等所將蒙漢軍。五萬人。去年十月。元遣范文虎。帥十萬軍。自江南渡海。期以今年六月望。會於一岐島。所支兵糧十二萬三千五百六十餘碩。

公主如元。不至而復。

皇后訃至。公主將奔喪。科斂銀苧。又選良家女。行至懿州。（在今盛京廣寧縣界）帝勅還國。乃還。

五月。征東軍發合浦。〇黑祲竟天。〇六月。元軍與日本兵戰于覇家臺。元軍敗績。

五月戊戌。諸軍發船。辛酉。至日本世界村大明浦。使通事金貯。檄諭之。金周鼎先與倭交鋒。諸軍皆下與戰。郎將康彥康師子等死之。諸軍向一岐島。元將忽魯勿塔船軍百十三人。遭風漂去。六月壬申。至太宰府之覇家臺。（卽其國之博多津也。屬筑前州西海道）金方慶金周鼎朴球朴之亮。元將荊萬戶等。與日本兵合戰。

斬三百餘級。日本兵突進。官軍潰。洪茶丘棄馬走。元將王萬戶。復橫擊之。斬五十餘級。日本兵乃退。茶丘僅免。翌日。復戰。敗績。軍中又大疫。死者凡三千餘人。忻都茶丘等。累戰不利。且范文虎過期不至。議回軍。方慶曰。奉聖旨賞三月糧。今一月糧尙在。俟南軍來合攻。必滅島夷。諸將莫敢復言。

元遣兵戍合浦。

凡三百騎。

秋七月。王還京。

王次慶州。下僧批。僧輩以綾羅賂左右得職。人謂羅禪師綾首座。娶妻居室過半。

八月。王及公主。幸慶尙道。

丁卯。發京師。丁丑。次安東。按廉使閔萱。苟容自閱。專擅啓事。以媚王人。謂內按廉。王旨別監林貞杞。奸狡務苛暴。聚斂事權貴。以悅衆弭謗。由是譽言日至。寵幸益隆。王同日賜貞杞及萱帶紅。人語曰。如今邑宰紆朱綬。盡是生靈血染成。時守令皆欲迎譽。甫州（今醴泉郡）副使朴璘。安東副使金頠。供億豐侈。結彩棚張樂。判官李檜。愛惜民力。務省浮費。內僚皆毀之。於是移檜於甫州。璘於安東。

元置脫脫禾孫於慶尙全羅忠淸道。

後以本國人爲之。

元征東諸將。棄師遁還。

范文虎以戰艦三千五百艘。蠻軍十餘萬。航海。七月。至平壺島。(今云平戶島屬日本西海道之肥前州在一岐島之東)八月一日、遇颶風敗舟。五日。諸將各擇堅艦。乘之遁去。文虎來奔。忻都棄士卒十餘萬于山下。沒溺者無算。屍隨潮入浦。浦爲之塞。可踐而行。諸軍遂還。元師不還者十餘萬。我師死者八千餘人。方颶風起也。金周鼎。以計拯溺。所活甚衆。南軍在島推張百戶者。爲帥作舟。爲歸計。日本覘知之。襲殺殆盡。其後蠻軍摠管沈聰等六人逃來。自言明州人。六月十八日。從葛剌歹萬戶上船。至日本。遇惡風船敗。衆軍十三四萬。同栖一山。(元史五龍山)十月八日。日本軍至。我軍飢不能戰。皆降。日本擇留工匠及知田者。皆殺之云。

元史云十萬之軍得還者三人耳○按申叔舟海東諸國記曰日本之地始於女眞黑龍江之北至于我濟州之南與琉球相接其勢甚長據此其國陸奧州及蝦䱥之地在寧古塔東海之地不遠矣姜沆看羊錄曰日本東山道出羽陸奧二州在其國東隅陸奧地接蝦䱥廣漢無際山戎自成聚落多產文魚貂皮等物後漢鮮卑檀石槐見烏侯秦水有魚不能得聞倭人善網捕於是擊倭國得千餘家徙秦水上捕魚助軍食至晉猶存數百戶我朝李晬光芝峰類說亦云頃歲唐官入鍾城開諭忽溫時倭人在彼地聞知其事云我　仁祖甲申歲漂倭十五人自盛京而至蓋自女眞也春池轉來也據此諸說而觀之則倭與女眞接無疑矣倭人嘗言自陸奧渡朝鮮東北海道里絕近而北海風高疑不敢渡金世濂海槎錄又言聞秀吉入寇時欲從陸奧出我北道海中有沮洳沒膝者三百里布以竹籬欲渡未果云元世祖東征時惟以范文虎十萬軍從南海而進未聞從檀石槐古道夾擊或古今之海

道有異而然也否則未及知也余考其國地圖東西三千餘里南北八百里或四五百里蓋海中大國也東接女眞東南大洋西接我邦西南通中國諸蠻夷其地形如琵琶自古無外國之患蓋海路絕險而中國諸蠻往來皆從其西海道非此無他路也是以其西海道之肥前州置太宰府又稱九州節度使以防禦焉又其東山道蝦䱥海上置松前守以鎭之於陸奧海上設鎭守府又有按察使常管陸奧出羽二州關白鎭關東稱征夷大將軍其防患之意甚密不惟畏蝦䱥之侵陵也其東隅接女眞故亦或慮此而爲之備也蠻夷之盛衰無常若蝦䱥扇動北方有若檀石槐者出而自其東北用兵又引中國諸蠻擾其西南則安危未可知也策略之士當預籌之也

贊成事朴恒卒。

恒。春州吏也。性聰慧能文章有孝行。初蒙兵陷州。失其父母。恒於積屍中。得貌肖者。收瘞凡三百餘人。恒孜孜奉公。長於吏事。寬厚善接人。時征東事務煩劇。而供億之策。及軍機措置。恒皆爲之。但臨事自用。不恤人言。所擢多恩舊。人謂白圭一玷。卒諡文懿。

閏月。地震。○王及公主。至自慶尙道。○元忻都洪茶丘范文虎等還。○九月。元陞僉議府爲從三品。鑄印賜之。○冬十月。元置鎭軍萬戶府於金州等處。

以印侯。爲昭勇大將軍鎭邊萬戶。張舜龍爲宣武將軍鎭邊摠管。又於全羅道。置鎭邊萬戶府。摘發本國軍及元軍。於合浦加德(加德島在熊神縣今熊川縣南海中周七十五里)東萊蔚州(蔚州今蔚山)竹林(竹林部曲在今國城縣東四十里)巨濟角山(角山在今晉州府南七十六里)內禮梁(內禮梁今順天府東八十里有內禮院又內禮浦在府東四十九里疑此地)等隘口及耽羅等處。分俵設烽燧。

暗藏船兵。日夜看望巡綽。

十一月。黑祲竟天。○以昇平副使崔碩。爲秘書郎。

昇平舊俗。邑倅替還。必贈以八馬。惟所擇。及碩還。邑人例持馬請擇。碩笑曰。馬能至京足矣。何擇爲。至家以馬歸之。吏不受。碩曰。吾守汝州。吾有牝馬生駒。今帶以來。是我之貪也。汝之不受。豈非知我之貪而以我爲貌辭耶。並其駒授之。自是其弊遂絕。州人頌德立石。號八馬碑。

是歲。大疫。

京城泥峴。有盲兒父母俱疫死。獨與一白狗居。兒執狗尾出。人施以飯。狗不敢先舐。兒言渴。狗引至井。令飲。兒賴狗以活。觀者憐之。號義犬。按當時反君害國之徒接跡而起。而犬能知主彼皆禽獸之不若者也。按續文獻通考至元十八年以本國置站凡四十民畜凋耗。併爲二十路

壬午 八年春正月。元罷征東行中書省。○二月。元遣兵戍耽羅。

蒙漢軍凡一千四百。尋令本國。差官管領。

三月。置宰樞所司存。

以判三司事韓康密直副使金白鈞。爲宰樞所司存。時兩府皆顧望退託。莫適謀事。故置所司存。六月而替。

夏四月。元遣兵添戍合浦。

凡三百四十。

命州郡進畋犬。

作大屋于禁苑。使張恭李平養鷹。王日必再至。二人殺城中鷄狗殆盡。

六月。行米貨定價法。

都評議使司榜曰。民生之本。在米穀。白金雖貴。不救飢寒。自今銀甁一事。折米京城十五六碩。外方十八九石。京市署。視歲豐歉定價。

秋七月戊午朔。日食。○遣使如元。請醫巫。

元主謂使臣曰。病非巫所能已。醫則前已遣鍊德新。何必他醫。德新。宋御醫也。能合助陽丸。得幸於王。公主。伍允孚嘗曰。此藥不宜胎產。使三韓支胤不蕃。必此人也。公主連歲有娠。及得德新藥。更不妊娠。按助陽丸必是壯陽助劑不宜於藏精養血陰之藥也金石燥烈之伍允孚之言信然矣

移御齊安侯第。

王之移御頻數。臣僚嬖倖之家及私第寺院。輒移幸留住。或日再移。不能殫記。

寶文閣學士白文節。卒。

文節。藍浦人。文詞富贍。下筆霈然。爲一時所推。而不以才自負。

八月。元賜王駙馬國王印。○九月。王及公主田于忠淸道。冬十月。還京。

王游田不已。至是與公主田于忠淸道。至臨津。在今坡州北十七里公主怒曰。游田非

急務何爲引我至此次安南今富平責尹秀曰此地無鵝鵠何誘王遠來又謂王曰王惟游田是務奈國事何王慚憤露坐於外將軍朴義獲一鵠來王大悅賜衣王火獵民有焚禾者償其直公主謂趙仁規曰民病已不可言扈從者勞矣盍歸乎遂還

以林貞杞爲全羅道按廉使

時權瑞精按廉慶尙道黃守命忠淸崔崇西海鄭良佐交州金仁琬安集東界貞杞姦瑞精暴良佐愚而貪崇俊而怯仁琬浮虛小實守命枉直相半時之任用如此

十一月遣使諸道復修戰艦

元將復征日本遣使來修戰艦於是分遣宋玠等于慶尙全羅忠淸西海四道董役元又送楮鐵三千錠爲修戰艦之費初本國人庾賙言於元主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也請令高麗備兵糧二十萬石元主許之禿魯花金忻等謂賙曰汝非黔弼資諒之孫耶而欲壞國家如此賙曰汝國王如泥塑佛耳尹秀李貞朴義梁善大等剝民所取亦足以備國糧我欲去奸臣復正三韓也又有杆城人宋蕃者告於元曰高麗東西界歸於朝廷其田尙爲國人所有計其畝可得四萬石請充軍糧中書省遣人徵之王召問宰樞對曰前者庾賙請賦二十萬石家抽戶斂僅得四分之一若

增四萬何以辦之王遣趙仁規請減軍糧元主曰誠若不能量力爲之可也

十二月遣嬖臣李英柱巡歷州郡

初王爲世子聞鞋工金准提之妻美納之有身已數月生女養之如己出英柱棄其妻娶之時稱國壻及卽位超拜郎將出入宮禁權勢日熾多行不義流毒中外爲人物推考都監告王曰大臣內僚多置田庄爲逋逃淵藪乞徵銀布充國用具姓名以進王大怒將鞫之英柱又言聚逋民者廉承益爲首於是承益及諸嬖衆謗紛然事遂寢時鷹坊怯憐口及內豎賤者皆受賜田多至數百結少或三四十結誘民爲佃凡民田在旁近者並收租州縣賦稅無所入守令有繩以法者誣讒抵罪承益尹秀李貞朴義元卿高宗秀李之氏鄭承伍朴卿等尤甚之氏受田尤多世子謂之氏曰汝雖無田亦不乏之氏慙而退舊制受王旨者必先關承旨酌可否奏而行之至是內僚皆先白王承旨但署押而已王使英柱巡歷州郡察吏賢不肖以聞按巡察州郡之任當擇廉明公正之人而王之用人如此何以得其實乎

東史綱目第十二上 終

東史綱目第十二下

元至元二十年 癸未 九年春二月。賜三番忽赤畿縣田。

爲放牧所。

議儒士充軍。旣而止之。

王用尹秀言。將令儒士充軍。右承旨鄭可臣曰。先王用人。文武如左右手。上國法。儒戶不與軍事。今欲使褒衣博帶之徒。被堅執銳。遠從征伐。恐虧盛德。王然之。

三月。遣部夫使于諸道。

時以東征。令諸道備兵糧造戰艦修軍器。令宗室百官及工商奴隸僧徒。出軍糧有差。重房調兵。往往撤屋而逃。奪其田以與從軍者。四隣不告。徵銀一斤。舍匿二斤。

軍簿判書尹秀死。

秀管鷹坊。倚勢爲惡。無所不至。至是暴得疾。撞壁大呼曰。狐兎獐鹿。來噉我肉。遂死。

夏四月。順昌宮災。

戊申夜。有物赤如火大如斗。漸廣如席。墮順昌宮。流星繼隕。旣而暴風大起。

宮中焚蕩無餘。王召文昌裕伍允孚曰。嘗言當有火災。何以知其然耶。對曰。天譴章章。此猶爲小災也。允孚以天變。請設消災道場。鄭可臣謂廉承益曰。天變豈浮屠法所能禳哉。盍請修德。承益曰。吾豈不知。然難言也。

五月。罷修艦調兵等事。

元中承崔彧言。江南盜起。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於是帝寢東征之議。後帝以倭俗尙佛。遣王積翁。與僧如智。使日本。舟人不願行。殺積翁。

六月。元册王爲征東中書省左丞相。○秋七月。置鷹坊都監。以金周鼎朴義爲使。

先是王以旱災。欲罷鷹坊。問於宰樞。印侯曰。鷹坊請於帝而置之。豈宜遽罷。至是置都監。以金周鼎掌以女嫁尹秀子。亦以鷹犬媚王。頗張權勢。語人曰。有王命不獲已也。崔氏曰。民怨傷和。旱魃爲災。無足怪者。王幸一悟而爲左右者不能將順其美。開悟君心。皆緘口結舌。卒使奸佞沮王爲善之心。當時宰輔。能遑吾君不能之罪乎。

八月。選衣冠子弟。充世子府宿衛。○召還弟順安公琮于仇音島。麗志屬江華今未詳。○

九月。召還王子滋。○冬十月。王及公主。田于南京。

尹秀李貞李義等。導王游田。無所不至。時世子謜。年九歲。聞之泣曰。百姓困窮。又當東作。父王何爲遠獵。王聞之曰。小兒怪哉。未幾。公主疾。不果行。世子

聰穎絕人。嘗見將作署其人。衣破布衫。負柴入宮門。曰。我美衣服而百姓若此。於心安乎。又宮奴取里兒紙鳶。世子卽命還之。嘗謂行李別監魏璇曰。奇怪妖妄。皆所不取。但可以前修之事。告我耳。廉承益。嘗進相師天一天一相世子曰。慈眼不喜鷹犬。時朴義在側。世子顧曰。以鷹犬從吏。吾君者。此老狗也。義慚而退。王有疾。博士康煦。嘗燃頭燃臂。以救王疾。及煦死。世子聞之曰。人臣事上之道。在於忠勤盡節。燃頭燃臂。乃浮屠之事。非君子所爲。而煦乃媚上。敢行非禮。雖死何惜。聞者歎服。

十二月。中贊金方慶致仕。

加僉議令封上洛郡開國伯。賜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一日乞告上塚。王遣子恂。爲太白山祭告使。隨之至鄉。爲親舊留數日。謂曰。秋稼登場。民力未暇。豈可久煩汝爲。遂還。

甲申十年春正月。以嬖臣廉承益。爲三南都巡問使。

承益權傾一國。正郎尹敦。郎將吳叔富等。言用事臣廉承益可斬。曹允通聞之以告。鞫流二人。籍其田民。由是人莫敢忤視。

夏四月。王及公主世子。如元。

從臣千二百餘人。賚銀六百三十餘斤。紵布二千四百四十餘匹。楮幣千八百餘錠。

秋七月。金慴卒。

貞和院主有寵於王。認民爲隷。民訴于典法司。有旨督令斷與貞和。判書金慴與同僚。知其冤不能違。惟郎李行儉死執不可。會疾作在告。慴等遂斷爲隷。有人夢利刃自天下。亂斫一司之吏。明日慴疽發背死。同僚相繼死。惟行儉免。

九月。王及公主世子至自元。○冬十一月。徵中道丁夫。營竹坂宮大殿。○王獵于都羅山。在今長湍臨津南二十五里○十二月。以洪子藩爲僉議贊成事。金周鼎知都僉議事。

乙酉十二年春正月。東寧府千戶崔坦來享王。

崔氏曰。坦背國附元。割國之半而據之。噬主之心。猶然未已。其享豈出於誠耶。甘受其享而不之疑。如有不測之禍。起於樽俎。王何以處之耶。

王與公主世子獵于平州溫井。

供億之費。不可勝言。時權貴侵奪民田。姦民附勢。多免賦役。凡諸徵斂。平民苦之。

二月。地震。○秋八月。以宦者金子廷爲東京副使。

公主謂王曰。余聞東京。是王之外鄉。然乎。王曰。然。公主曰。然則家奴爲邑宰可乎。南班人得居中外重任。始自何代。王曰。自元廟始。公主曰。王眞元王之

子也。王有慚色。王留意音律。嘗使內豎。與伶人皷樂。公主遣人告王曰。以絲竹而理國家。非所聞也。王遂罷之。

九月。王及公主。幸南京。

時禾稼未收。皆爲縱騎蹂踐。南京副使嚴守安。勸王幸三角山文殊窟。鑿山開道。一方騷然。王以守安爲能。賜三品階。

冬十月。王及公主。至自南京。○十一月朔。日食。○十二月。元復遣使。督造戰船。」

元主憤日本襲殺島中軍。將復征日本也。元中書省移牒。調發軍粮十萬石。」

丙戌十二年春正月。元詔罷東征之役。

元期以是年三月。發各處兵。八月會於合浦。尙書劉宣上言。此役不息。安危所係。遂下詔罷征日本。

三月。以安戩爲左承旨。

王欲以參官授一內官。戩執不可。王强之。對曰。題品銓注。豈臣所堪。乞擇賢者代之。言甚剴切。王怒起入內。戩隨之啓曰。臣罪當罷。內豎參官之命。乞須後日。王已逾閾。顧而厲聲曰。可。左右皆懼。戩退徐曰。殿下許臣矣。遂削去擬牒。戩。竹州（今竹山）人。典銓注。每守正不阿。時稱鐵餤。

夏四月朔。雨雹而氷。（凡八日）○五月丁卯朔。日食。○王獵于西海道。（本史無還宮月日）

宰相伏閤諫曰。不廢不卿。聖人之訓。又値久旱。飢饉荐臻。實非行樂之時。且農事方殷。民皆歸於南畝。車駕一出。恐妨耘耔。伏望待秋而獵。不從。

秋七月。賀節使知密直司事郭預。卒于道。

預。淸州人。有才行。無汲引者。蹇滯不進。王素聞其名。及卽位。始擢用。入參機務。士林稱得人。爲人平淡勁直。謙遜樂易。雖至貴顯。如布衣時。善屬文。書法瘦勁。成一家體。當世效之。其在翰院。每雨中。跣足持傘。獨至龍化池。賞蓮賦詩。後人高其風致。多詠其事。（詩曰。賞蓮三度到龍池。翠蓋紅粧似舊時。唯有看花玉堂客。風情未減鬢如絲。）

八月。遣使東眞。刷流民。○冬十一月。命史官撰國史。

初元中書省。因國史院報。令具錄本國累朝事迹。及臣服日月。與帝卽位以來使介名目。國王親朝年月以呈。至是命撰。

十二月。以印侯。副知密直司事。

丁亥十三年春正月。判密直司事李尊庇卒。

尊庇。性正直。好學能文。善隸書。東征之役。爲三道都巡問使。調發軍粮戰艦。先期辦集。不擾民。州郡賴以安焉。

二月。中贊元傅卒。

傅。原州人。及拜中贊。嘗進食門生。來謁。命之坐。與語曰。予濫首鈞衡。才不逮志。物論何如。有方于宣者。對曰。人謂公之爲政。如其姓。傅大笑曰。吾法吾姓。輪至於此。汝法汝姓。將止何地。謚文純。

以宋玠。知都僉議事。○三月。監試試員林貞杞。享王。
貞杞。享王。珍膳花果。豐侈無比。故事。掌試者。放榜後宴賀客凡三日。近年。先
試享王。謂之品呈。蓋以宴品。先呈于王也。遂爲常例。
元合浦戍軍還。
東眞骨鬼國萬戶。亦領蠻軍一千來戍。至是又還。
全羅道大飢。人有食其子者。
夏四月。王及公主。獵于西海道。
獵騎一千五百。宰相諫曰。旱既太甚。民方耘耔。窃恐此行。召歛民怨。且禽獸
時方胎孕。不可獵也。王怒不聽。
元遣使頒鈔。
至元寶鈔。與中統鈔通行。以至元鈔壹貫。當中統鈔五貫。使爲子母用。
有狐晝入正殿。○禁市中合鑄銀銅。
時用碎銀爲貨。人有以銀銅合鑄故禁之。
王及公主。至自西海道。
以狐怪。移御神孝寺。
六月。貶知僉議事金周鼎。爲淸州牧使。
先是周鼎侍宴。以言忤公主。公主大怒。命曳出罷其職。至是貶之。奪虎頭牌。

秋七月。王自將發京師。助征乃顏。
元乃顏反。王遣使請助兵。許之。王閱兵。親祭纛于宮門。以印侯爲中軍萬戶。
韓希愈爲左翼萬戶。令百官品出戰馬有差。親助征。公主餞于凉樓。庚寅。王
統前軍。出次開城卯山。古城基在今開城府西二十三里 王潛然泣下。群臣皆掩泣。己亥。次溫
泉。遣朴之亮。以兵一千戍東界備女眞。遣將軍柳庇等。如元奏親將兵已發。」
八月。元罷徵兵。王遂入賀。九月。至燕京。召公主世子入朝。
丁卯。柳庇等還。言。帝親征乃顏擒之。盛京志云水達達屯田總管寄僧與乃顏戰於高麗雙城按據此則乃顏所據即我東北界外之地後日其黨哈丹亦從東北界來罷諸路兵。且命王入賀。王遂乘傳入朝。戊辰。公主
遺庇如元。請從王入朝。九月甲寅。王至燕京。召公主世子入朝。公主使印侯
等。選良家女。巡軍忽赤。搜索人家。雖無女者。亦被驚擾。怨泣之聲。遍於閭巷。
全羅道王旨別監權宜。以銀四十斤虎皮二十領。獻世子助行李。世子曰。此
物。皆剝民歛怨。悉還其主。
冬十月戊午朔。日食。○公主世子如元。不至而復。
乙未。公主至西京。聞賊起咸平路。咸平府金置元初因之隸開元路今其地在盛京鐵嶺縣東南 道梗遂還。」
十一月。元遣塔剌兒。爲耽羅達魯花赤。○知都僉議府事致仕朱悅卒。
悅。以綾城縣吏。登第。歷宰州府有聲績。元宗朝。連按忠淸慶尙全羅。威名日
振。國有大事。擇使命。必首擧之。爲按廉時。內臣崔仲卿。奉使至。服美誇人。悅。

衣獘衣。伸脚坐捫蝨而談。傍若無人。仲卿慙赧。性嚴重不苛細。嘗宿一州。夜半。火發窓隙。燃寢席。悅驚起。邑吏大懼。終不問。有人告某邑宰受賂。悅曰。貪鄙武夫。受些少賂。如狗食不潔。何足數也。遂不罪。元遣忽林赤。將兵鎭合浦。供億浩繁。士卒徵求無厭。小不滿意。便侵暴。一方騷然。以悅爲慶尙道按撫使。悅至合浦。減軍須冗費什七八。士卒忿怒攘臂。悅儼然不動。面諭以義。士卒斂退。民賴以安。王卽位。重悅才名。遂至顯用。性寬厚。不營家產。雖爲達官。自奉如寒士。文章富贍。筆法亦奇。王常稱其賢。然貌醜鼻如爛橘。公主始至宴群臣。悅起爲壽。公主驚曰。何處令老醜鬼近我耶。王曰。此老貌醜如鬼。心清如水。公主敬重。擧觴而飮。卒謚文節。

十二月。王至自元。○禁國內婚嫁。

因命許珙等。選童女將進于元也。

以許珙爲僉議中贊。洪子藩韓康。並爲僉議贊成事。趙仁規廉承益。並知都僉議司事。

珙。恭謹。子藩剛峻。每論事。不苟同而所爭者公也。康。慈仁。尙佛而已。仁規。雖有才局。以譯語進。承益。惟以左道。得幸於兩宮。

戊子十四年春正月。以安珦爲左副承旨。○廉承益免。以嬖臣印侯。知都僉議事

時洪子藩爲首相。趙仁規爲亞相。承益次之。承益常居禁中。希至都堂。一日子藩先出。仁規語承益曰。國人謂洪公眞宰相。謂我爲老譯。謂公爲老呪。我等不預眞宰相之目。唯當勤朝衙夕直耳。承益。卽日辭免。

二月。宦者崔世延。享王。

世延。怒其妻悍妬。自宮爲閹。因宦者陶成器以進。得幸於王及公主。擅權用事。多受賄賂。臣僚升黜。多出其口。雖宗室宰輔。不敢逆其意。人多歆艷。至有自宮者。至是享王。公主以饌品過侈。不受。

置馬畜滋長別監。

先是放馬於諸島。使之蕃息。簡出壯者。以充尙乘。其餘。班賜諸王宰輔文武臣僚。而耽羅之出居多。自逆賊之亂。元令島民陸居。而耽羅別屬於元。馬畜不蕃。歲貢甚少。國有親朝助征之事。令外官獻馬。又品歛百官。而至奪外部良馬。內外苦之。朝議以謂。若置官選牝馬牸牛。使之蕃息。則可備將來。有是命。

三月。左右翼萬戶羅裕韓希愈等。享王。

王酒酣。起舞。自歌。王屢於宴席起舞。公主止之不聽。後王宴群臣。上將軍鄭仁卿。爲侏儒舞。將軍簡弘。爲倡優戲。王拍手而舞。君臣相謔。不以爲恥。

禁獻細麻布。

先是慶尙道勸農使蔡謨多斂細麻布。獻王及賂權貴。及李德孫薛永仁等繼來。增其數又倍尺數。民甚苦。王聞之。命禁獻。德孫淳牧之子。嘗按三南。以掊克作威。爲慶尙道王旨使用別監。剝民膏血。以市寵。近侍金龍劒。題駙壁云。慶尙州道殘民血。染出德孫三品職。德孫訴王流之。

遣使諸道權鹽。〇夏四月。元册王爲征東行尙書省左丞相。〇五月。遣兵赴元。既而罷之。

時元乃顔餘黨復反。元右丞相塔出。令發兵五千及軍粮。赴建州。(盛京志建州渤海置明建州卽今興京距我地不遠元史乃顔叛塔出棄妻子直抵建州距咸平千五百里咸平今開原界去興京不遠然則明所置建州恐非元以前之建州先是王難於助戰。遣趙永仁入奏曰。今東鄙未寧。請親率征北兵。移鎭雙城。元主許之。故塔出。以此請兵與粮。然建州距本國三千餘里。山川險阻。餉道不通。又儲蓄殫竭。王召大臣議。皆曰從之則力不能堪。違之則恐貢助征之意。莫若聲言助征。以緩運糧。於是遣萬戶羅裕。領軍啓行。復遣使奏之。元主命除建州運糧。以助征兵。移戍鐵嶺。(在今淮陽府北三十九里通北道大關防令王留鎭本國。」

六月。以印侯爲僉議贊成事。

時韓康致仕。以侯代之。侯以公主私屬。貴寵用事。數年之間。驟登宰輔。其徒車信張舜龍皆貪暴虐民。媚事公主。而外臣如林貞杞廉承益宋玠之徒。相與慫恿。俱得貴幸。舜龍第宅侈麗。以瓦礫築外垣。狀花草以爲文。時稱張家墻。惟盧英雖以怯憐口來。而溫厚聰敏。頗知書。非侯舜龍之比。

秋七月。以鄭可臣。判密直司事。李益培。副知密直司事。

益培。奎報之孫。以文學名。通敏强記。然好色嗜酒。無節操。嘗受賂借述。士林鄙之。

罷典法判書元貞。以金頲代之。

時宦官內僚用事。法司十餘員。以非罪同時罷職。

知密直司事趙抃卒。

抃。冲之孫也。美風姿。性寬平。初以行首。宿衛江都。一日晚入門已閉。元宗聞之。命從隙入。抃辭曰。人臣不宜從隙而入。竟不奉命。以闕直罷。人稱其直。

宦者崔世延陶成器。以罪流島。

世延奪人奴婢。忤世子意。又多畜獵犬。噬殺人。貞和宮主聞之。命毋畜獵犬。世延厲聲曰。宮主餘生幾許。禁我畜犬。世子大怒。面數其罪。世延抗辨不遜。世子白王曰。世延多行不義。流毒一國。請竄逐。以懲其惡。世延常父事印侯。王納侯言有難色。世子泣請。侯怨世子。世子叱侯曰。宰相腹大如甕。皆世延酒肉充之耳。汝與世延同惡相濟。宜置一鑌。公主聞之亦大怒。杖流世延并成器於遠島。未幾召還。

八月。罷諸道勸農使。

世子以各道勸農使聚斂傷民。白王罷之。以按廉使兼之。（按官多則民之受不得其人徒使擾民而以麗時諸道每送別弊尤甚奉使之臣故爲弊不些不如專委道臣之爲宜也）王宴于正殿。

以聖節也。王令宋人作戲。召世子觀之。世子辭不入。時世子年十四。常踞內僚元奕膝上。奕曰人主不宜聰察。殿下聰明太過。宜小寬容。世子作色曰汝輩使我癡暗。持弄掌上。如軟餠乎。奕懼不敢復言。

罷外郡鷹坊。既而復之。〇九月。賜尹宣佐等及第。

國制。科目。乙科三人。丙科七人。同進士二十三人。通爲三十三人。世以同進士頭。宦不達。人皆惡之。指爲同頭。宰相蔡仁規子禑。名居同頭。王嫌之。問於承旨李混。加丙科八人。置禑其末。

遣使諸道。酌定貢賦。

時田制大紊。宦官權勢之家。受賜田多至二三千結。各占良田。賦不入公。而國用不贍。徵斂無端。小民不能堪。於是分遣使者於忠清慶尙全羅西海等道。酌定貢賦。然私田加賦之弊。終莫能捄矣。

冬十月。嬖臣知密直司事林貞杞死。

貞杞雖以科第進。昧於文學。嘗掌監試。不能命題。人笑之。至是暴死。時有宰相洪休女寡爲尼。出入禁中。公主聞貞杞死。有悽愴色。尼在側曰。貞杞之死。

不足怪也。以血成身。其死宜速。謂剝民血。以立其身也。公主勃然變色。

盜發義陵。十一月。發恭陵。〇流前樞密院副使洪文系于海島。

時王及公主。選良家美女。將獻于元。文系之女亦在選中。文系賂權貴圖免。未得遂。剪其女髮。公主聞之大怒。囚文系。痛加酷刑。籍其家。又囚其女。問剪髮之故。女曰我自剪髮。父實不知。公主使人曳髮。以鐵鞭亂捶。身無完肌。終不服。宰樞及金方慶等。詣殿門營救曰。文系有大功於國。不可以細故置重典。不聽。遂流之。洪子藩又力請。還給家產。期年召還。卒以其女。賜蒙古阿古大。

大雷震。〇王獵于平州溫泉。

己丑十五年春二月。世子冠。納宗室女爲妃。

是月。世子冠。納西原侯瑛（神宗曾孫）之女。是爲靜妃。

運米于遼東。

元以遼東遭兵且飢。遣叅政張守智。詔辦十萬石。前來接濟。王令百官至公私奴隸。出米有差。遣監察司承呂文就等。以船四百八十二艘。運米六萬四千碩于蓋州。（今蓋平縣在瀋陽南三百六十里南沿遼海）三以羅裕朴之亮。爲忠清慶尙都巡問使。以督軍糧。及至蓋州。遭風敗船五十餘艘。米沉沒六千二百餘碩。人溺死百餘人。

三月庚辰朔。日食。○置內房庫。

王別置御庫。名曰內房庫。使黃門一人掌之。分遣各道勸農使。擇公私良田。聚民耕種。除貢賦。又牒郡縣戶斂銀紵皮幣油蜜。至於竹木花果。悉皆徵輸內庫。勸農使纔得六品而往者。不數年。超拜大官。由是爲勸農使者。爭以掊克爲事。郡縣日益凋弊。內庫之物。上卽分賜寵幸。亦無所儲矣。

夏五月。雨雪。○王及公主。宴于凉樓。觀擊毬。

時牧丹落盡。以綵蠟作花。綴於花枝。

秋七月。元遣使徵兵。

元有北賊海都犯邊。元主將親征。遣使徵兵。遣萬戶金忻。率助征軍赴遼陽行省。未幾詔罷。

九月。王獵于西海道。

凡王之出獵。按廉勸農。設宴供之。其或有恤民不行者。或鞭之。是以爭先侵害。民之被毒爲甚。

元置本國儒學提擧。

以安珦爲之。

冬閏十月。大雷雨。

雨如墨水。

十一月。僉議中贊致仕柳璥卒。

璥。體肥短而望之儼然。天資明敏。氣度雄深。能斷大事。善接人言笑款洽。有藻鑑。論文章。先體制而後工拙。與俞千遇掌試。千遇喜自用。程文有微疵。必擯之。璥不與較。及榜出。皆老於場屋者。元傅許珙。皆其薦也。李尊庇安裕安戩李混。皆璥門生。卒年七十九。謚文正。

王及公主世子如元。

趙仁規印侯廉承益安珦等。從行。是行。欲以扈從邀功者衆。增減未定。乃以史官無關於事。不許扈駕。史臣不從行。始此。俞氏曰。人主尊居人上。無所畏忌。惟上畏天命。下畏後世而已。先王之法。左右有史。君擧必書。雖暴君暗主。未之或去也。忠烈之如元。乃以史官無關。不令從行。則如忠烈之驕恣無度者。復何所憚諱哉。當時扈從之臣趙仁規廉承益輩。固不足責。安文成。亦在行中而無一言匡救。何哉。豈言之不從而史闕之歟。

庚寅十六年春正月。王在元。○二月。遣鄭守琪等五將。分屯東北路。以禦哈丹。」

入元使吳仁永。還言乃顏餘黨哈丹。將侵伐東鄙。洪子藩鄭可臣。調兵于兵部。以安戩金之淑宋玢。爲三南都指揮使。遣中軍萬戶鄭守琪。屯禁忌山洞。今未詳。左軍萬戶朴之亮。屯伊川。韓希愈。屯雙城。右軍萬戶金忻。屯豢貔。廢縣在今高城郡北二十七里。羅裕。屯通川。以備丹賊。令諸王宰樞下至坊里庶人。出米有差。充

東界防戍軍糧。時訛言賊已入境。中外洶洶。洪子藩議遷江華。許琪崔有渰。獨不可曰。今王在京師。豈可信流言。擅移國都。子藩會議。者老宰相皆曰。當遷。琪謂堂吏曰。衆議不可沮。吾與爾守京。以待王命。諸宰曰。人謂許中贊鎭定國家。今其誤國乎。未幾。印侯自元來曰。帝聞還都江華。命王曰其言若實。執首謀者以來。於是衆服琪智。

三月。元遣人成雙城。○金周鼎卒。

周鼎。沉厚寡言。不妄交遊。有幹局智計。然以鷹坊媚王。爲世所譏。

王及公主世子。至自元。○元罷東寧府。以西北諸城歸之。王拜韓愼桂文庇等。爲大將軍。

先是崔坦等。既以西京以北投元。王屢請復舊而元不從。坦愼等。蟠據中路。謀害本國。無所不至。至是元始罷東寧府。悉歸西北諸城。入元二十二年而復。王拜其摠管韓愼桂文庇等。爲大將軍。其下除官有差。其後元主謂世子曰。韓愼等。雖反爾國。向朝廷有分毫心。爾勿大責。俞氏曰。韓愼等。割據國家根本之地。叛附他國。猶然反噬餘二十年。今其來歸。亦非自爲革面。而出於不得已。則其罪萬死而不容貸矣。今反寵擢之。不數年而居宰相之列。則爲惡者勸而爲善者怠矣。國無刑政。其能國乎。

夏五月。哈丹入海陽界。今吉州 ○令州郡入保。禁民出耕。

時邊報日急。點兵于京師。自五品以下文官及內侍茶房禁學兩館。皆令從軍。州縣守令。皆承朝旨。據險自保。禁民出耕。長興倅金怡謂按廉姜就曰。天兵制此小醜。如几上肉耳。何能到此。南邊且耕種不可失時。請民出耕。就不從。怡退而歎曰。從令不耕。則餓死者衆。不從而耕。則受罪者我也。令民出耕。後賊不至而諸郡皆未穫。唯此府大熟。遠近賴之。

秋七月。復置西北諸城守令。以鄭仁卿爲西京留守。○遣韓愼。禦哈丹于東界。○八月辛未朔。日食。○王及公主世子。獵于馬堤山。○納洪文系女。爲世子妃。

是爲順和院妃。

冬十一月。移國史秘籍于江華。○哈丹兵。入雙城。

先是元主詔曰。討賊軍至高麗。則道路回遠。宜自咸平府出南京海陽。截斷賊路。至是賊至南京海陽。遂入雙城。

西南曰南京。又南曰哈蘭府。又南曰雙城。直抵高麗王都。海陽吉州之地。沒于元。稱海洋龍飛御天歌註海洋今在吉州。自海洋北行五十里。至泰神東行六十里。至的遏。發三處各有猛安。泰神俗謂之三海洋。金時千戶長謂之猛安。

遣世子如元。

政堂文學鄭可臣。禮賓尹閔漬等從行。世子自東京至京師。行省路州官。皆遣人勞問絡繹。至京館于同僉樞密洪君祥家。元主屢賜鞍馬衣帶以寵之。

君祥。茶丘之弟也。一日元主引見便殿。隱几而臥。問曰。爾讀何書。對曰有師儒鄭可臣閔漬在此。宿衛之暇。時從質問孝經論語。元主大悅曰。試喚可臣來。世子引與俱入。元主起而冠。責世子曰。爾雖世子。吾甥也。彼雖陪臣。儒子也。何得不冠以見。仍賜坐。問本國風俗世代相傳理亂之跡。自辰至未。聽之不倦。後命公卿。議征交趾。詔與高麗世子師二人同議。可臣等獻議曰。交趾遠夷。勞師致討。不若遣使招來。如其執迷不服。聲罪征之。可一舉萬全。對稱旨。於是授可臣翰林學士嘉議大夫。漬直學士朝列大夫。時人榮之。俞氏曰。孝經論語。乃聖人明倫之書也。忠宣言學孝經論語。而夷考其行。則皆悖倫亂常。曾夷狄禽獸之不若。未知忠宣所問者何言。而可臣等所奏者何事歟。

十二月。哈丹陷和登二州。遣萬戶印侯禦之。

哈丹兵數萬。陷三州。殺人爲粮。婦女聚麾而脯之。

元遣平章事薛闍干等。將兵來。

元聞哈丹入我境。遣平章事薛闍干闍梨帖木兒右丞塔出等。率步騎一萬三千人來。

王避兵于江華。

先是王遣使如元。請避兵江華。許之。至是賊鋒甚急。遂遷江華。命宋玠留守王京。

王京留守宋玠。西京留守鄭仁卿。棄城走。

辛卯十七年春正月。東北路諸將。皆棄軍走。哈丹遂踰鐵嶺。入交州道。

先是哈丹將至鐵嶺。防守萬戶鄭守琪羅裕等。望風遁還。鐵嶺道隘。纔通一人。哈丹下馬魚貫而登。時賊飢甚。及得守琪所棄資粮。大饗數日。皷行而前。遂踰嶺闌入交州道。金忻羅裕等。皆不守而走。賊乃攻陷楊根州縣。望風奔潰。無敢當者。李氏穀曰。鐵嶺。國東之要害。一夫當之。雖千萬人仰面攻之。不可以歲月得入。羅公聞賊來。棄關而走。羅公。眞少胆哉。

哈丹攻雉岳城。進士元沖甲。擊敗之。

賊屯原州。游騎至雉岳城下。（雉岳山。在今原州東二十五里。）掠人馬。州人別抄鄉貢進士元沖甲與別將康伯松州吏元玄學生安守貞等。分出東西峰合擊之。曹愼援桴以皷。矢貫右肱。皷音不衰。賊前行少北。後陣驚擾。自相蹂躪。州兵奮擊。聲振山岳。斬賊將都剌閣等六十八人。射殺者幾半。自是賊挫銳。諸城堅守。始有輕賊之心。

元沖甲。率壯士六人。逐而奪之。俄而賊四百餘騎。來到城下。沖甲又率敢死士七人。出奇逐之。賊復大至。多張旗幟。圍城數重。以書誘降。沖甲。斬其使繫其書於頭擲之。賊再遣所俘二女誘之。沖甲又斬之。賊遂益修攻具。皷譟而進。百計攻之。矢下如雨。城幾陷。興元倉。（在今原州南三十里蟾江北岸。）判官曹愼。出城與戰。沖甲與別將康伯松州吏元玄學生安守貞等。分出東西峰合擊之。曹愼援桴以皷。矢貫右肱。皷音不衰。賊前行少北。後陣驚擾。自相蹂躪。州兵奮擊。聲振山岳。斬賊將都剌閣等六十八人。射殺者幾半。自是賊挫銳。諸城堅守。始有輕賊之心。

元復遣那蠻歹將兵來救。

世子謁元主。請討哈丹。復遣那蠻歹大王塔海元帥。將兵一萬討之。世子令吳仁永奏賊陷北界諸城。元主曰。爾國。唐太宗親征不克。我朝初征之。亦未易捷。今此小寇。何畏之甚。仁永對曰。古今盛衰不同也。元主諭以夜戰。那蠻歹等來。王出迎宴那蠻歹及薛闍干等。那蠻歹請王親出禦賊。王辭以老病。那蠻歹曰。賊已入室。豈以老病自安乎。隣人失火。尙往救之。況是自家事。其可坐視乎。

夏四月。以洪文系爲僉議贊成事致仕。

文系自元宗時擢任喉舌。又置帷幄。皆固辭屏居田墅二十餘年。雖加高官而不樂仕進。遂進職致仕。

薛闍干引兵南下。遣印侯等將三軍從之。

時賊自東路轉下南界。薛闍干等引兵躡之。來見王。謂洪子藩曰。爾爲相國。錢穀皆若所知。宜隨處支給。遂以大軍次金嶺（在今龍仁縣東三十里）以印侯爲中翼萬戶。韓希愈爲左翼萬戶。金忻爲右翼萬戶。出師。

五月。元軍及哈丹戰于燕歧。大敗之。哈丹遁還。

三軍隨薛闍干屯木州（今川木）覘知賊在燕歧。夜半。諸軍發木州。黎明丁酉朔。至燕歧。賊陣正左山（在今縣北十五里）下。薄賊陣出其不意圍之。賊大驚。欲據險登山。我三軍步卒在前。騎兵在後。賊腹背受制。皆棄馬隱林木間。射我前鋒二人中矢。疑懼不敢進。金忻叱且令曰。敢後者斬。於是步卒五百爭先登。殊死戰。有卒李碩田得賢等。突前斬賊先鋒。壯士二人。別將裴庭芝拔劒躍馬。所向披靡。矢貫輔車。畏瘡復戰。乘勝大呼。大軍合擊。賊勢窮奔潰。追至公州河。伏屍三十餘里。溺死者甚多。賊精騎千餘渡河而遁。獲其婦女衣服鞍馬寶器。不可勝計。遣人告捷。諸將屯燕歧之北五十許里。甲辰。賊復整兵而來。時那蠻歹後至。以不及正左之戰爲恨。欲與之戰。賊有勇士一人。射我軍每發輒倒。韓希愈援槊躍馬。突入賊陣。賊辟易。挾勇士以出。斬之。槀其首示賊。賊氣褫。大軍縱擊。又大敗之。哈丹及其子老的以二千許騎潰圍遁去。諸軍遂班師。賊後軍三千餘騎在鐵嶺（今鐵）東州之間。聞之亦遁。

元軍還。

癸亥。薛闍干等謁公主。獻俘獲。闍干軍令嚴肅。士卒震慴。所過秋毫不犯。聞賊屯燕歧。并日而行。出其不意。二戰而破。皆其力也。乙丑。還。王欲邀宴。闍干曰。受命事畢。不可留。遂登途。翌日。那蠻歹等皆還。

六月。遣諸將追捕餘賊。郎將李茂敗賊于平壤。

王遣金忻于竹田（在今瑞興東三十里）韓希愈于忠淸。羅裕于交州道。追捕哈丹餘賊。賊五百八十人。降于希愈。初老的自平壤將攻江都。王命裕禦之。沿海躡險。

遇賊于平壤。斬其將哈剌桑哥。及賊敗于燕歧。餘衆遁走女眞地。老的踰竹田。復趣平壤。裕時捨舟而陸。將軍玄文奕言。原隰回互。恐有伏。裕不聽。軍未成列。賊大至。裕麾軍退。僅得登舟。郎將李茂等數十人。不及登。文奕立舟上呼曰。茂勉之。能立奇功。國有賞典。孰與委身逆虜。妻子爲戮乎。茂等走獨山。賊環山飛矢如雨。茂偃樹立。謂軍士曰。男兒當死中求生。毋恐。關弓左射。中賊將喉。應絃而倒。賊自亂。茂等大呼迫擊。斬獲無算。

元運江南米來賑。

世子嘗奏國人困於征役。失農飢饉。元主遣海道萬戶黃興等。船運江南米十萬石來賑。遂頒米于七品以下有差。

秋七月。以嬖臣閔萱爲右承旨。

萱與李德遜權宜。皆以賄賂托內僚求承旨。王難於取舍。手書籌。令三人探之。萱得之故拜。

元遣使。罷尙書省。復立中書省整理鈔法等事。○八月。中贊許珙卒。

珙。孔巖縣今陽川人。性恭儉不事產業。雖至達官。食不過一器。布被蒲薦。怡然。群居愼口。燕處如見大賓。少也嘗率一僕。掩骼埋胔。殆無虛日。嘗月夜彈琴。隣有處女踰墻來奔。珙不敢近。喻以禮義。女慙而返。珙爲首相。亞相洪子藩。論事必相抗。珙或黽勉從之。嘗閱兩制所撰疏辭。子藩指摘瑕類。珙謂文貼

錄事曰。猫能捕鼠足矣。蓋譏文翰非其任也。子藩作色而止。人謂兩不相能。及珙亡。子藩歎曰。公謹正直。知無不言。世豈復有斯人。然林衍擅權。未免依違。嘗喪妻。繼娶妻弟之女養於家者。爲憲司所劾。論者短之。謚文敬。

九月。以鄭可臣爲贊成事。○蠲被兵州郡租稅。○元遣使。以王爲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以印侯爲鎭邊萬戶府達魯花赤。○王如元。不至而復。

至興義驛。在牛峰縣西南三十里猪灘上聞有停朝之命。乃還。

元授世子謜特進上柱國。賜金印。

世子久在元。恩寵日隆。上國之賜世子印。前所未有也。元主召見紫檀殿。示摩訶鉢國所獻駱駝鳥卵。命鄭可臣賦詩。卽獻。元主嘉之。撤賜御羹。（詩云有卵大如甕中藏不老春願將千歲壽釀及海東人）仍命脫笠曰。秀才不須編髮。宜著巾。元主嘗觀遼東水程圖。欲置水驛。語可臣曰。汝國無所產。惟米與布耳。若陸輸之則道遠物重。所輸不償所費。今欲授汝江南行省左丞。使之主海運。歲可致若干斛匹。豈惟補國用。可以足東人寓都之資。對曰。高麗山川。林藪居十之七。耕織之勞。僅支口體之奉。況其人不習海道。以臣管見。恐或不便。元主然之。一日元主召世子入寢殿。問曰。讀何書。對曰通鑑。帝曰。歷代帝王。誰爲賢明。對曰漢高祖唐太宗。元主曰。二君孰與朕。對曰臣年少。何足以知之。

冬十二月。以嬖臣朴義爲右副承旨。

義專以鷹大得幸。後忤公主。流海島籍產。至是召拜是職。時職名有左右者。以右爲上。

壬辰十八年春正月甲午朔。日食。○還都。○夏五月。世子還自元。

先是遣上將軍柳庇如元。請世子還國。至是將軍金延壽還言世子還期。且以世子言白王曰。聞歲歉民飢。車駕所至供億不貲。願上毋出迎境上。況父不可爲子屈也。其宮僚應出迎者。毋得過西普通。（在今開城府永平門外）王怒曰。世子言不當如是。崔氏曰。父子天性也。慈孝之心。油然自生而不能已。今世子之失言於王。王之加怒於世子。實悖於天性。以一小釁而嫌隙遽萌。明者已知有後日父子相殘之變矣。○庚寅。王爲迎世子。獵于馬淺。辛卯。獵于平州溫泉。戊戌。世子還。癸丑。王及公主宴世子。丁巳。世子設漿街市施餓者。三日後世子上壽于兩宮。諸王兩府耆老侍宴。世子起舞。王及公主。盡歡而罷。

六月。同知密直司事羅裕卒。

裕。勇悍習禮儀。明斷獄訟。臨難不懼。屢立邊功。初林衍殺裕舅趙文柱。脅裕離婚。裕以義拒之。三別抄亂。朝士妻多陷賊。率改娶。及賊平。妻有還者。皆棄之。裕亦已娶新妻。先入賊得舊室還。爲夫婦如初。聞者義之。

閏月。元復運米來賑。

萬戶徐興祥。運米十萬石。來賑飢民。遭風飄溺。輸四千餘碩。

以金琿。爲僉議叅理。柳陞崔有渰。並同知密直司事。

琿。慶孫之子。與上將軍金文庇善。文庇死。遂通其妻朴氏。遂被劾流島。初王以戶口日耗。令士民皆畜庶妻。庶妻。乃良家女也。其子孫許通仕路。若不顧信義。棄舊從新者罪之。方議施行。及琿犯禮遂寢。陞。璥之子也。

秋七月。納趙仁規女。爲世子妃。○遣世子如元賀節。○文翰學士崔雍卒。

雍。惟淸之曾孫。以文學顯。少與同志十人。讀書期以十年。未數年皆棄去。雍獨力學十年。無書不讀。王召拜國子司業。日與論通鑑。眷遇尤重。以目有圓翳。終不得典誥。雍。性巧好音律。學徒多公卿貴胄。少寒素者。人譏之。

九月。帶方公澂。卒。○元遣使。議復東征。

有丁右丞者奏元主。江南戰。船大遇觸卽毀。此前所以失利也。如使高麗。造船而再征之。日本可取。洪君祥進曰。軍事至大。宜先問高麗行之。元主然之。遣君祥來問征日本事。王對以請效微勞。於是東征之議復起。茶丘常怨本國。君祥以爲寧怨永寧公。不敢負國。爲本國興利除害。無不力焉。（按隱說曰元世祖欲征日本其造船待粮皆我國所需而掃境內助戰畢竟不克而與强隣失和彼倭者地形琵琶尖頭向西倭可以出掠而外兵不能入故中國江浙之間其患滋甚亦無奈何況小邦乎此元帝之錯算而我國亦非善謀也大國有命雖不敢違俄爲元主寵壻事無不從則罷兵之後撤其防守信使厚幣交市約和俾知前事之非本志彼亦必利其貨財回仇爲好矣不能出此鷃披狐假峒嗐虛喝使至而不禮至辛禑初年欲誘殺藤徑光而逃自是又激成

冬十月。遣大僕尹金有成直文翰署郭麟。如日本。日本留之。

先是。日本人十餘到邊。王押送于元。至是元主令本國。護還其國。王以有成。曾使日本。善於辭命。爲宣諭使護送。時書狀闕。人皆規避。麟。清州人。擢壯元直文翰署。忠直有文章。語人曰。事不辭難。臣子之義。何辭爲。或以白宰相。宰相喜。充書狀。婦翁崔瑞。欲謁宰相覆奏。麟奮然曰。死一也。死國事不猶愈於死妻子手乎。遂行。王致書曰。小邦與貴國。隔海爲隣。昔貴國商人。時或來往於金海國。因以爲好。曾無嫌隙。今年五月。貴國商船。泊耽羅。耽羅頑頡。邏捉二名送之。小邦。申於大元。皇帝命還本國而護送。伏惟悉之。兩國爲隣。凡興亡休戚。敢不相恤。我國事大元。特垂寵渥。禮樂文物衣冠名分。一切仍舊。百姓樂業。實輸誠事大故也。且宋朝軍民。不爲不多。金湯不爲不固。皇帝親征滅之。亦貴國所聞。貴國念我之存。懲宋之亡。遣使奉書。朝於大元。則無損於今。有益於後。若恃阻大洋。脫有不測之禍。噬臍何及。自古未有恃險而能保國家者也。伏惟傾照不宣。有成等至日本。日本憾往歲之征。皆留不還。二人存沒。世不得聞。按本傳云日本僧鉗公來言有成丁未歲七月五日病卒。麟亦死云。又按陽村權近詩云。邈矣墳上草。西靡空離披。自注云。世言郭壯元墳在日本草皆西向。

癸巳十九年春三月。元賜王勳號。爲推忠宣力定遠功臣。

元改僉議使司。爲都僉議使司。陞從二品。賜銀印。○夏四月。摩尼山崩。○秋八月。元遣使來管造船。

時元將復征日本。遣波豆兒。來管造船。波豆兒。君祥兄熊三之子。奉使來。望王宮下馬。流涕曰。雖是衣錦還鄉。職是勞民。可愧也。禮遇宰相甚恭。

督諸道戰艦軍餉。○地震。○九月。元流耽羅達魯花赤於交趾。以阿撒代之。○

冬十月。王及公主如元。

王奏請東征事宜。遂與公主如元。選良家女三人以行。命齊安公淑及洪子藩留京。王次金郊西海道。按廉使庾瑞。以供億之緩。杖之。次鳳州。瑞享王。王温言慰之。公主曰。前日金郊則受責。今日鳳陽則取悅。所進膳羞。盡是民膏。還駕日。勿以歛民取悅爲事。

彗星見于太微。尋犯紫微。○十二月。王至燕京。

王至京館洪君祥家。時元主疾篤。不得見。然自在道迎慰之禮。及至後寵賚之厚。諸王駙馬。無與爲比。

王改名昛。○朴淵泂。在開城北天磨山間。聖居兩山間。海立水驛自耽羅至鴨綠江幷楊州海口。按續文獻通考曰。至元三十年沿海立水驛自耽羅至鴨綠江幷楊州海口。三十所其所設道府有瀋陽路高麗軍民摠管府征東招討司慶尙州道全

羅州道東界交州道忠清州道西海道勸農使

甲午二十年春正月。王在元。夏四月。王及公主如上都。迎太孫。

正月癸酉。元主殂。王與公主。以羊十馬一。祭于殯殿。奠薦哀慕。皆致其誠。元朝喪制。非國人不敢近。唯高麗得與焉。雖輿臺之賤。出入無禁。夏四月癸巳。王與公主如上都。迎皇太孫。卽位。是爲成宗。上表稱賀。獻金銀酒器羅苧布豹獺皮等物。元主以王功大年高。詔出入乘小車至殿門。賜銀三萬兩。遇之甚厚。所言皆聽。大臣丞相伯顏罕澤等。莫敢鈞禮。益齋集補

元罷東征。

時王入朝。欲陳東征不便。會世祖殂。使僉院洪君祥。白丞相完澤。遂寢東征。時左副承旨閔漬從行。與君祥議罷造艦。印侯張舜龍曰。此朝廷大事。豈以一僉院言止之乎。漬曰。後若有詰。我自當之。遂白王罷之。人以漬爲勁直。

五月。元歸耽羅。改號濟州。

王以四事奏元主。一請歸耽羅。二請歸被虜人。三請册公主。四請加爵命。幷許之。

六月庚辰朔。日食。○元册公主。爲安平公主。○血幢竪於西方。

長可十五尺許。

秋八月。王及公主至自元。○冬十月。賜道士韓志温眞人號。

志温。元懿州昊天宮道士也。王招之。賜圓明通道洞玄眞人號。

十一月。賜濟州王子星主章服。

王子文昌裕星主高仁旦。紅鞓牙笏帽盖靴各一事。先是元牧馬于耽羅。故雖歸其地。馬貢依舊。

十二月。獻鵠于元。

元求之也。鵠多出於河陽永州（今永川郡）之地。每歲遣使捕之。一方騷擾。

以洪子藩爲僉議贊成事。

乙未二十一年春正月。以洪子藩爲僉議中贊。印侯爲僉議令。趙仁規爲僉議中贊。鄭可臣爲僉議侍郎贊成事。○三月。運米于遼陽。

先是元爲東征。運江南米十萬碩。在江華。時遼陽饑。元主詔以五萬碩運賑。

王屢遣使請減二萬碩。前後所運三萬五百碩。舳艫相望。

夏四月。殞霜殺麻麥。○閏月。遣使如元。進濟州方物。

進苧布木衣。脯獾皮野猫皮黄猫皮麅皮等物。

六月。流郎將李琨于海島。

琨。貞之子。張舜龍之壻。與宮人無比私通事覺。將殺之。以舜龍故流之。無比。

泰山郡（今泰仁）人柴氏女。一名白也丹。選入宮。爲王所寵。王之獵于都羅山也。必從之。或淹留爲流連之樂。人號無比爲都羅山。

秋七月，遣鹽稅別監于慶尙全羅道。○遣使如元。

判三司事金之淑，如元賀聖節，與交趾使者爭班曰：本國率先歸附，兄弟有盟，舅甥有親，先設幣陳賀，元主從之，賜坐諸侯王之列，之淑禮貌閑詳，觀者美之。

八月，世子還自元。

王嘗在元，司徒撒里蠻謂世子曰：帝命諸王駙馬各還國，鎭安軍民，然後來赴大會，今父王欲赴上都，縱未遽還，世子宜先往。世子曰：已遣忽剌歹等矣。司徒曰：此君家一老奴耳，其能鎭百姓乎？世子不能答。

以世子諶判都僉議密直監察司事，尋判中軍事。

世子嘗署事于都僉議司，朝于王，士庶遮道擁馬，上書訟冤，馬不得前，世子皆受之，蓋豪勢之家，奪人田民，有司不能聽斷故也。崔氏曰：世子之於君父，視膳問安之外，皆非所預，今忠烈除世子爲都僉議，使之署事，忠宣以世子，奏請除臣僚，又受冤民訴訟，父子胥失之，卒至忠烈謀欲廢嫡，忠宣脅制君父相夷之禍已形於此，由其不通春秋之義也，後之爲人君者，可不戒哉。

以洪君祥爲都僉議中贊修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臨安公。

王嘉君祥寢束征之役，故寵擢之，國制，非出身科第，不得爲文翰官，崔瑀擅政，自爲監修國史，猶不得兼修文殿，君祥時爲元朝集賢大學士，故得拜焉。

時人笑之。

流萬戶知都僉議司事韓希愈于祖月島。

世子聽校尉金臣甫之譖，白王褫希愈職，王命趙仁規等鞫之，使巡馬召希愈，希愈方與客飲，謂曰：吾無罪，何使巡馬召爲，飲自若，巡馬還白，王怒，命衛士二十餘人縛致，收所帶虎符，希愈性强且廉，自度無罪，終不屈，乃流祖月島，希愈屢建軍功，知名上國，時人冤之。

進金方慶爵上洛郡開國公。○冬十月，地震。○十二月，遣世子如元。○下監察侍史許有全于巡馬所。

王信嬖幸之譖，因有全將撻于市，無敢救者，巡馬指諭高宗秀，得幸於王，乃白王曰：監察爲王耳目，彈糾百官，今以小人之讒而撻于市，人以上爲何如主，再三譬解，乃得免。

丙申二十二年春正月，遣使如元，請世子婚。

時世子請婚，其費不貲，科斂七品以上白金，又減慶尙道租粳，分付郡縣，每白金一斤，折米三十石，徵求急於星火，民甚苦之，又遣中郎將宋瑛等，航海往益都府，以麻布一萬四千匹，市楮幣，王欲親往爲世子行聘禮，乃於全羅忠淸兩道，家抽麻布，以軍粮抑買，怨讟益興。

時王年六十一歲。術者有換甲厄年之說。王下旨推恩肆宥。宥二罪以下。蠲外貢三年。貧民因租稅鬻子者。官贖還之。召中贊致仕韓康曰。寡人在位已久。今年換甲。尤切憧憧。卿宜條陳可行事。康乃條上請曰。宗廟祭祀。所以奉先而報本也。今廟屋弊陋。樂器散失。宜令有司修殿宇。備金石。嚴其時祀。工商所以利用而厚生也。今諸司所需皆取於市。或抑其估。或終不給直。工商不勝其苦。宜令有司禁之。放生活命。可致增壽。請自今嚴禁屠宰。止遊畋之樂。節肥甘之奉。嘗祈寒盛暑。設施漿粥。以賑行路飢渴。命有司掩骼埋骴。以修陰德。康以王荒于縱獸。因以諷之。王不能用。

二月。罷同知密直司事李混。

王嘗欲籍耽羅民戶。隸內庫。混極言不可。王不悅。時近幸多奉使擾民。都堂亦可辦事。驛吏逃散。寔由傳遞之繁。宜遣使整理。近以內旨出使者相繼。民受其弊。宜經都評議司給驛。然後行。近幸者疾之。訴于王。王怒。趙仁規密告請鞫。王命巡馬官。執堂吏李紆。訊其倡議者。紆曰。此事皆我所爲。王益怒。命虎入壽寧宮。○王獵于西郊。

國師僧獻書曰。殿下換甲之年。宜小心修德。不可荒于遊畋。王曰。非敢好獵。欲逐虎也。其實憚公主妬悍。因獵而出私諸嬖也。

三月。盜發崔瑀冢。命修之。○夏五月。王夜宴于香閣。

王夜宴于香閣。見壁上唐玄宗夜宴圖。謂左右曰。寡人雖君小國。其於遊宴。安可不及明皇。自是夜以繼日。奇巧淫技。無所不至。又以國贐庫羅綃二十正。付巡馬所。至宴日則粧飾花階。久則換之。崔氏曰。明皇荒淫無度。釀成天寶之亂。觀此圖者。當以爲殷鑑。今王非徒不能爲鑑。慨然遠慕。欲軼以過之。奇技淫巧。無所不至。終於父子相訟。幾至失國。後之人君。可不戒哉。

以洪子藩。爲右中贊。

子藩。條陳便民十八事。一曰今諸道收斂細苧布。民實不堪。宜令官婢免役者紡績。以紓民力。二曰貢賦已有定額。又於諸道。家抽細麻布。實係橫斂。宜禁絕之。三曰田無役主。亡丁多矣。民無恒心。逃戶衆矣。凡有貢賦。仍令遺民當之。此所以日益彫弊也。宜令賜給田。隨其多少。納其貢賦。四曰諸道貢賦已有定數。今又以虎豹熊皮爲貢。不惟科斂煩重。恐被猛獸害人。誠宜禁之。五曰國用金銀爲重。而無出處。宜令東西各房行役各官新除行役所斂物件內。三分取二。以補國用。六曰鹽之有稅已有定額。今以州縣强行科斂。誠宜禁之。七曰國用漸乏。除積勞者有功者從王入朝者外。新除官者。隨品納稅。以資國用。八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國家素無儲蓄。倘有凶荒。難以

捄活。宜於中外。創置義倉。戶歛米穀。以時收積。以備緩急。九曰近有鍮銅匠多居外方。凡州縣官吏及使命人員。爭歛鍮銅。以爲器皿。故民戶之器。日以耗損。宜令工匠。立限還京。十曰諸州縣官出使員吏。皆於出身衙門及第進士。送納貨物。稱爲封送。一縷一粒。民膏民脂。誠宜禁之。十一曰諸州縣及鄉所部曲人吏。無一戶者多矣。外吏依勢避役者。悉令歸鄉。丁吏亦令減數歸還。十二曰豪勢之家。遣人州縣。以銀甁等物。强市民間細布綾羅韋席等物。實爲民弊。誠宜禁之。十三曰近來外方多故。納貢失時。諸司官吏及謀利之人。先納己物。受其文憑。下鄉剩取其直。民實不堪。誠宜禁之。十四曰大府迎送國贐等庫。凡有所須之物。卽於京市求之。雖云和買。實爲强奪。誠宜禁之。十五曰諸州之吏。留京聽候。謂之其人。近以其人爲之役夫。外方多故。其人或闕。計其年月。以徵其傭。所以州縣月漸殘弊。雖則量減。尙有不均。今宜於十室之邑。減一名。五室全免。十六曰牛以耕田。馬以乘載。民生之所急也。近有商買之人。多將牛馬出疆。及令州郡出馬。以資國贐。不可不禁。十七曰各官守令新舊迎送之費。實爲民害。今後只令公衙屬人迎送。十八曰出使人員。將丁吏上守。所至州縣。皆有贈遺。謂之例物。亦令禁止。王嘉納之。

六月。宥。

以公主生日也。

秋七月。以嬖臣金元祥。爲祇候。朴允材爲權務。

梁州（今梁山）妓謫仙來者。得幸於王。元祥允材。與妓同里閈相往來。元祥製詩調曰。太平曲。令妓習之。一日內宴。歌其詞。王妬變色曰。此非能文者。不能。誰爲之耶。妓對曰。妾之兄弟金元祥朴允材所製也。王喜曰。有才如此。不可不用。遂除之。

賜前密直閔漬米百石。

王嘗遣內僚高汝舟。令漬製詩。漬饋汝舟白酒靑瓜。汝舟復王曰。漬雖宰相。其貧無比。故有此賜。

九月。王及公主如元。冬十一月。至燕京。

時元許婚。趣王入覲。丁亥。王及公主如元。從臣二百四十三人。僚從五百九十人。馬九百九十匹。行資幣物不可勝算。十一月壬午。至燕京。館于洪君祥第。皇太后遣使勞問。諸王公主公卿士婦爭來謁。甲申。謁帝。侍宴長朝殿。諸王滿座。王居第七。公主之右。無坐者。

世子聘元晉王甘麻剌之女寶塔實憐公主爲妃。

世子以白馬八十一匹。納幣于帝。尙晉王女。是日宴。用本國油蜜果。諸王公主及諸大臣皆侍宴。酒酣。令本國樂官奏感皇恩調。世子又以白馬獻太后及晉王各八十一匹。太后晉王又賜宴。元主賜王及至侍從婦寺物各有差。

元大德元年

晉王將之國。元主餞之。酒酣。王起舞。公主歌之。時王及公主侍宴無虛日。

丁酉二十三年春正月。王在元。○二月。彗星見。○夏四月癸巳朔。日食。○元刷遼陽俘戶歸之。

先是元主幸城南觀獵。王扈從。奏前後蒙恩之由。乞自己未年以來被虜及流民在遼瀋者。悉令歸國。元主許之。王感泣拜謝。至是元遣使遼陽路。刷三百五十戶歸之。

五月。王及公主至自元。○王妃元成公主薨于賢聖寺。

公主觀壽寧宮香閣芍藥盛開。命折一枝。把翫良久。感泣。庚午。不豫。設法席王燃臂。癸酉。王與公主幸賢聖寺。發內庫米百石。爲之祈福。壬午。薨。壽三十九。遣知密直元卿告喪于元。元遣使吊賻。後追封齊國長公主。

六月。世子奔喪。還自元。○秋七月。世子謜殺王幸姬無比及宦者崔世延陶成器等。流其黨四十餘人。

無比寵幸甚隆。與世延等橫恣中外。世子甚疾之。及奔喪。白王曰。殿下知公主所以致疾乎。此必內寵妬媚者爲之。請鞫。王曰。且待服闋。世子不從。使左右鞫無比及世延成器全淑方。宗氏將軍尹吉孫李茂少尹柳琯指諭宋臣旦內僚金仁鏡金瑾等及巫女術僧皆服。稍得呪咀狀。悉斬無比及世延成器淑。宗氏等。流其黨四十餘人。王不能禁。國人震慴。崔氏曰。記文王世子曰。

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所以尊君親親也。今忠宣之爲世子也。席元朝之寵。輕視本國。其奔母喪。略無顏色之戚。哭泣之哀。而遽收王之宦侍寵姬而殺之。爲子則悖。爲臣則逆。父子相猜。終至竄逐。爲天下笑者。皆自取也。

八月。以印侯爲都僉議侍郎贊成事。金琯爲侍郎贊成事。嬖臣車信爲贊成事。

○世子納金良鑑之女于王。

金氏就礪之孫尉衛尹良鑑之女。有姿色。嘗嫁進士崔文早寡。世子既殺無比。欲慰解王意。聞金氏之美。納之。是爲淑昌院妃。

世子成服。

俞氏曰。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公主之喪。在二月壬午。而世子成服。在於八月丙午。自喪至此凡百八十餘日。未知其間。世子服何服歟。身居殯廬。誅殺恣意。而成服若是其緩。於忠宣。何責乎禮哉。

葬仁明王后于高陵。今詳未○冬十月。以鄭可臣爲僉議中贊。判典理司事。閔宗儒知申事。

宗儒令謨之玄孫。年十九。調淸道監務。郡多大姓。號難治。宗儒不受請謁。繩之以法。以最聞。俞千遇見而奇之。妻以女。籍內侍。王任用之。

世子入元。王遣使上表請傳位。

王既喪公主。世子又殺無比。忽忽不樂。會世子爲迎公主如元。王亦遣使上

表請傳位世子。退迭餘年。群臣緘默。承順而已。

太白經天。○十二月。以金之淑安裕。並爲僉議叅理。崔有渰判密直司事。嬖臣元卿爲副知密直司事。

元卿。幼習蒙語。屢從王入朝。元世祖常呼之曰。納麟哈剌。以其應對詳敏。舉止便捷。故曰納麟。鬚髯美黑。故曰哈剌。卿。性豪奢。以鷹犬幸於王。驟拜大官。且與印侯連婚。好生事爲國害。

嬖臣僉議叅理張舜龍死。

戊戌二十四年 自正月甲辰至八月壬申爲忠宣王紀 春正月。世子迎公主還自元。

丙申。世子先至。庚子。公主至。是爲韓國長公主。王幸金郊。百官郊迎。儀仗伎樂。如迎王禮。及王受禪。號公主宮曰中和。府曰崇敬。置官僚。

地坼壽寧宮外。

泉湧高數尺。

選良家女。

將以進元也。令百僚密疏有女家投主司。於是有睚眦之怨。雖無女。亦指之。

巡馬所承命搜索。以致騷擾。雞犬不得寧焉。潛納壻者多。

元册世子諒爲王。封王爲逸壽王。諒卽位。尊王爲太上王。

世子既還。王下敎傳位。世子上牋辭不允。元遣咸寧侯王維。下詔授世子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駙馬上柱國高麗王。加授王功臣號大尉駙馬上柱國逸壽王。以示優崇之意。丙午。王幸康安殿。傳位於世子諒。是爲忠宣王。退居張舜龍第。號德慈宮。乙卯。詣德慈宮。奉箋上尊號曰光文宣德太上王。王衣紫袍。太上王衣黃袍。受賀。時稱三韓盛事。

下敎大赦。

敎曰。歷代功臣戰亡子孫。落在工商匠樂者。許通其功臣之田。外人占取者。勿論。年限還給。文武兩班。加次第職。用人不可專用勢家子弟。有茂才碩德孝廉方正之士。退居巖谷。薦達敦遣。貧者給衣粮。宰樞文武三品已上致仕見存者。各許一子蔭官。無子者。甥侄女壻內外孫及收養子許一名初職。又曰哈丹之亂。原州以孤城挫賊鋒。其功難忘。戰士長吏。宜加擢用。其邑常徭雜貢。宜復三年。諸州府郡縣稅及徭貢。幷除今年。各道柴炭貢及諸官司所屬公廨田諸寶米等。丁酉年以上除之。又曰先王制田。內外田丁。各隨職役。平均分給。以資民生。又支國用。近來豪猾。托稱遠陳。標以山川。冒授賜牌。不納公租。田野雖闢。國貢歲減。宜令窮詰還主。無主者。給內外軍閑人。立戶充役。京畿八縣田。元有其主。以兩班祿俸之薄。初給墾田。其餘荒地頗多。自利者乘間受賜。不許其主。不納官租。令有司更爲窮治還主。又曰侍朝兩班。不得受賂。至於茶藥紙墨。亦不可受。違者罪之。其餘弊政。多所釐革。時有驛騎

病肥驛卒病腫之語。蓋人畜之習於奔走者。得久閑。必致此患。以言使者之稀也。（出益齋集）

設典農司。置有備倉。

上王之世。群小得志。貪殘斯作。貢賦不足。經費甚艱。國家有事則必自文武庶官。至民庶斂銀布。王以爲富國莫先於農。設典農司。又置有備倉。以應倉卒之需。以護軍裴庭芝幹其事。又設烟戶米法。（按國初創置黑倉至成宗改名義倉。戶斂米穀。以時收積。以備緩急。忠宣又置有備倉。又設烟戶米法。蓋歲豐則量戶大小出穀有差。藏之州庫。以救來歲之荒賑政甚備。亦倣周禮鋤粟屋粟間粟之制也。發倉之典。史不絕書。謂之發倉則與今糴糶異矣。其法雖善。然科外斂怨。讒難防而其終恤民無補。徒歸虛名矣。）

遣使如元。謝册封。〇二月。王朝太上王于貞和宮。

上王自安平公主薨。降與貢和宮主。絕不相通。至是王朝謁。宴上王及宮主。

上王爲妃金氏奴婢求內傳。王曰臣卽位之日。爲民請命于天。革去宿弊。內傳其一也。不敢奉命。王自爲世子。熟知其弊。至是禁絕之。

作新宮。

初王欲以車信家爲宮。既興工。相地者以爲不吉。遂卜於密直司。卽彦昌宮古基也。大興工役。

置三南按廉副使。

以慶尙全羅忠淸地大事劇。置按廉使副。東界交州。兵餘凋弊。罷東界安集使。以交州按廉兼之。西海道以地小。不置副。按廉之有使副始此。王留意民事。以歲凶民飢。減膳。命內厨進橡實嘗之。召諸道按廉。諭以治民之事。爲之流涕。賜食遣之。

徵前司諫李承休。爲諫議大夫。

初承休嘗論事忤旨。罷歸龜洞舊隱。（在今三陟府西四十五里頭陀山中。）自號動安居士。著書自娛者十年。王素聞其名。及受禪。下書徵之。承休上章辭以老病。王復下書云。幸爲蒼生一起。承休至。王與語大悅。因問民間利害。時政得失。從容聽納。後數日。承休進言。殿下所以召老臣者。非謂出奇計立大功。但以直言無隱耳。臣豈惜殘生。孤負上恩。適元使來詰。王謂曰徵先生而會有此事。如何。對曰因亂致理。自古而然。天其或者將使殿下修省。永享太平。無甚憂勞。

夏四月。罷政房。以文翰署主選法。

初權臣專政。選文士有才望者。置府中。號政房。百官陞黜。皆令注擬啓于王。王不得已可之。宰相拱手奉行而已。權臣亡。政房之名猶在。故執政承旨。權重宰相。至是王謂安有宰相而不知銓選者。遂罷政房。以翰林院主選法。令學士崔昌等四人及承旨金昇掌銓選。以文選歸典理。而首相主之。武選歸軍簿。而西相主之。官人法頗近於古。（益齋集補）

密直司使安戩卒。○五月。改官制。置資政院。

王久在上國。習觀制度。至是以爲宰執員多。議論異同。且百官名號。或有同於上國而不改者。有不同而改者。所更之號。亦不師古。於是改官制。改中贊爲侍中。改密直司爲光政院。置左右僕射於僉議府。六曹改號銓兵民刑儀工。改文翰署爲詞林院。既主選法。又主出納之任。罷承旨房。多罷不急之司。合於一局。其他改革。不可勝數。國初宗親稱院君大君。顯宗以後。封公侯元尹正尹。或兼尙書中書令。或帶太尉司徒司空。至是改定大君院君諸君等號。外臣初用公侯五等之號。至是定諸君。

以趙仁規爲司徒侍中。洪子藩爲左僕射。鄭可臣爲司空右僕射。並叅知光政院事。崔昷爲詞林院學士。

時王銳意政治。與學士朴全之吳漢卿李瑱權永及昷等。幸詞林院。商確政理。手賜酒食。從容盡日。或至夜分。使直言無諱。賜紅燭送其家。又賜紅鞓。寵幸無比。全之。竹州人。漢卿。海州人。瑱。慶州人。四人皆一時之選也。又命詞臣許有全趙簡及致仕金孝臣崔讜。直言時事。凡有謬違。使之疏聞。

公主下侍中趙仁規及其妻于獄。

王自聘公主以來。頗欠夫婦之道。趙妃專寵。公主恨妬之。作畏吾兒字。書付隨從濶濶不花等。如元告皇太后。畏吾兒。古回鶻也。元古無字。八思巴僧名始制蒙古字。然往來書多用畏吾兒字。其書云趙妃詛呪公主。使王不愛。王懼白上王。上王幸公主所慰安之。公主猶遣之。頃之有人貼匿名書於宮門云。趙仁規妻事神巫呪詛。使王不愛公主而愛其女。公主下仁規及其妻于獄。尋得貼榜者。乃司宰注簿尹彥周所爲也。又因仁規子壻崔沖紹朴瑄等。乃遣徽里如元奏之。上洛公金方慶等。詣公主乞留徽里。不從。王使人請之。又不聽。

僉議叅理柳陞卒。

陞。容止可觀。事親孝。居官以勤。於聲色貨利淡如也。時禮文散失。陞。撰新儀甚詳。時人遵用之。謚貞愼。

元遣使。鞫趙仁規。囚王妃趙氏。六月。又遣使執妃及仁規以歸。

徽里還自元。以元主命。囚趙妃。遣使來。凡乘傳者百餘。遂鞫仁規。又鞫仁規妻極慘酷。妻誣服。遂執仁規及崔沖紹朴瑄以歸。皆籍其家。輸使臣館。元杖流仁規于安西。沖紹等于鞏昌。

元遣蕃僧祓公主。

元太后遣土蕃僧。祓公主呪詛。既而遣洪君祥享王。使與公主結歡。

僉議中贊鄭可臣。暴卒。

可臣。上章乞退不允。命五日一朝。加守司空。既而暴卒。謚文靖。可臣性正直

端嚴。處事精審。在政房。諳練典故。題品銓注。皆當物議。一時辭命。多出其手。嘗撰金鏡錄。扁所居曰雪齋。日與賢士大夫。商確古今。雖至大官。行止如書生。及爲冢宰。人想望太平。及卒。國人驚悼。或謂王之請禪位也。可臣撰表。人有言表中語有非王之意者。若詰其由。撰表者豈得逭責。可臣憂懼。飲藥死。」

秋七月。復改官制。

先是。元使至監察司。收新定官制以歸。至是復以中贊贊成密直等官。皆從古號。六曹尙書爲判書。復置承旨房。百官志曰。自忠烈改官制。凡擬上國者悉改之。忠宣受禪。父子互相紛更。而官爵太紊。及恭愍嗣位二十年之間。改官制者四。而或從舊制。或從新制。遂不勝其煩矣。大抵高麗之法。因時沿革。繁簡有異。當其立法之時。宰相統六部。六部統寺監倉庫。簡以制繁。卑以承尊。省不過五。樞不過七。宰相之職。舉而庶司百僚。各供其職。及其弊也。省宰增至七八。自事元以來。事多倉卒。僉議密直。每於都評議司會議。而商議之名又起。與國政者至六七十人。於是六部徒爲虛設。百司渙散無統。而政事不復修擧矣。其設官之制。終始得失。蓋如此。

以洪子藩爲中贊。封慶源郡開國侯。安珦爲僉議參理。李混爲密直司事。〇八月。以李承休爲密直副使。

承休上言本朝之制。未有年過七十而拜顯官者。因徵臣改先王之制。臣罪大矣。請收恩命。王笑曰。先生非他人比。仍趣上官。承休強就職。有詩云。幾年孤迹寄江山。更踏京塵一夢間。纔十餘日。復上書乞退甚切。不得已從之。

追尊仁明王后爲太后。

後元武宗。追封齊國大長公主高麗國王妃。

元遣使收王印。徵入宿衛。復上王位。王及公主如元。

時有人譖王于元。僭設司空司徒等官。又多擅殺中書讀詔。譖入朝。是月甲子。元遣孛魯兀來趣王及公主入朝。辛未。王與公主如元。壬申。上王餞于金郊。酒酣。孛魯兀以元主命取國王印授上王。癸酉。上王幸壽寧宮。受詔。詔曰嗣王莅政以來。頗涉專擅。處決失宜。衆心疑懼。蓋以年未及壯。少所經鍊。故未能副朕親任之意。今詔卿依前統理國政。詔諒入侍闕庭。使之明習于事。時元使之來。已十日而國人不知有此詔也。王及公主入元。元主急召之。王懼。丞相出。稱旨問從臣安珦曰。汝王何不近公主。珦曰。閨闥之間。非外臣所知。今以此爲問。豈足於聽聞哉。丞相以奏。元主曰。此人可謂知大體。庸可以遠人視之耶。不復問。

九月。元遣平章濶濶出左丞哈散。來叅國政。〇遣使如元。謝復位。〇冬十一月。元濶濶出還。〇以宋玠爲僉議侍郎贊成事。韓希愈爲贊成事。〇十二月。下左司諫秋適于巡馬所。

閭人黃石良寅緣用事陞其鄉合德部曲爲縣。在今洪州府北三十里適。不肯署案。石良與內竪石天補金光衍乘間譖之。王怒。卽令械囚巡馬所。押者謂適曰。可由徑行。適不可曰。凡有罪者皆歸有司。未有枷鑽于王所者。吾當行通衢。使國人見之。諫官而枷。榮亦足矣。何必效兒女子掩面委巷乎。後適官至民部尙書致仕。性豁達無檢束。老尙善飯。常言享客。但軟炊白粒割鮮作羹可矣。何必費百金致八珍耶。

彗星見于南方。○復舊官制。

復元年之制。

己亥二十五年春正月。萬戶印侯金忻等。擅發兵。執贊成事韓希愈等。訴于行省。王流希愈等海島。

初印侯與希愈有宿怨。侯忻及元卿。謀傾軋之。會僧日英。構誣語希愈等謀不軌。侯等聞之。擅發兵。執希愈及上將軍李英柱千戶石天祐將軍李茂元冲甲別將裴仁儉等十餘人。告行省左丞哈散曰。希愈等將殺侯忻。挾王竄海島。哈散密令審驗。知其妄。業已執希愈。請與王訊之。鞫希愈凡八日。竟不服。惟英柱仁儉誣服。日英逃。流希愈英柱于海島。餘皆杖之。侯等旣不逞其意。將入訴于元。王知之。使承旨金深留之。侯不奉命。遂入元訴元主。時哈散亦還。元主問以希愈事。對曰希愈本無異謀。但忽刺歹。欲爲益智禮普化王

地耳。

三月。罷西北面都指揮使尹瑄。

王以瑄不能留印侯等行。且飮食之給驛騎。欲置之罪。洪子藩等皆唯唯。惟知僉議崔有渰曰。侯等之行。殿下且不得留。瑄安得止之。宰相入朝者。指揮使其能不飮食之耶。擅乘驛騎。非瑄給之也。蓋由宰相不得其人。致有此事。不罪宰相而罪瑄。可乎。議遂寢。然瑄竟坐罷。瑄。瓘之後也。

夏四月。元遣使。執韓希愈等以歸。

印侯金忻等。旣入元。王召希愈等還。遣使如元。辨其誣妄。至是元遂遣使。執希愈李英柱元卿柳庇等以歸。

秋七月。以內僚金儒爲慶尙全羅楊廣道採訪使。

儒貪婪傾巧。前王惡之。祝髮置八顯寺。今未詳及王復位。髮而拜將軍。爲三道採訪使。務爲漁奪。以固寵。

八月己酉朔。日食。○九月。流監察使蔡禑于海島。

禑監左倉頒祿。有內竪傳旨。輸米于內。給宮人。禑不從曰。今所頒府衛將校祿也。若輸與內人。恐虧聖德。王怒流之。

冬十月。元遣澗里吉思。爲征東行中書省平章事。耶律希逸。爲左丞。

初哈散還。奏王不能服其衆。朝廷宜遣官共理。元主從之。

庚子二十六年春正月。以洪子藩判中軍事。○夏四月。王如元。
吊皇太后喪也。
五月。遣使獻童女于元。○六月。王至上都。元釋韓希愈等。
王至上都。元主設只孫宴。華言顏色。赴會者衣冠皆一色也。王侍宴坐次第
四。寵眷殊異。王亦以羊二百頭酒二百榼上壽。元主命唱高麗歌。王令宋邦
英等歌雙燕曲。上王執檀板。前王起舞。元主與后悅。王又辨希愈印侯曲直。
故釋希愈等歸之。元主命本國所奏風俗百事。許令依舊。
秋八月。僉議令致仕上洛郡開國公金方慶卒。
方慶性忠直信厚。嚴毅寡言。器宇寬弘。不拘小節。多識典故。能斷事。待子弟
必以禮。檢身勤儉。不遺故舊。平生不言君上得失。雖致仕閑居。憂國如家。國
有大議必咨之。頭髮不白。氣骨異常。能寒暑無疾。翛然而逝。年八十九。時用
事者惡方慶。遂沮禮葬。後謚忠烈。
閏月。王至自元。○以嬖臣吳祁爲密直司知申事。○冬十月。密直副使致仕李
承休卒。
承休。京山人。力學工文章。性正直無求於世。世高其節。然酷好浮屠法。
潤里吉思欲革奴婢法。不果。
潤里吉思欲革本國奴婢之法。奴婢父母一良者。欲聽爲良。宰相莫有止者。
贊成事金之淑。引世祖從本國舊俗之詔。潤里吉思不敢復言。王復遣贊成
事崔有渰如元。上表曰。我始祖垂戒後嗣。凡此賤類。其種有別。若許從良。必
通仕路。謀亂國家。由是小邦之法。八世戶籍。不干賤類。然後乃得筮仕。凡賤
類若父母一賤則賤。雖本主放良。其所生子孫。却還爲賤。又本主絕嗣。亦屬
同宗。所以然者。不欲使從良也。雖防微杜漸。亦多乘隙謀亂。今省官初莅此
邦。不察制治之意。必欲變更。伏望因舊俾從國俗。
十一月。以韓希愈復爲贊成事。判軍簿司事。金之淑崔有渰。並贊成事。
王罷印侯職。奪萬戶符與王性紹。復以希愈爲相。印侯金忻等懼不敢歸。因
留于元。

東史綱目第十二下　終

東史綱目第十三上

起辛丑高麗忠烈王二十七年 凡三十九年
盡己卯高麗忠肅王後八年

辛丑二十七年春正月。遣瑞興侯璵。如元宿衛。

璵。西原侯瑛之子。神宗之後也。至於宗室中最愛之。

三月。元罷征東省。召還濶里吉思。

吉思擅權納賄。自宰相以下。稍忤於心。或杖或囚。一國之人。無不行賂。元以吉思不能和輯人民。王又表奏。增置省官。百姓不安。請罷之。於是罷行省平章事。徵還吉思。還奏元主。以本國越禮濫罰官冗民斃等事。元主遣使下詔曰。王以宗國生靈爲念。威福與奪。當自己出。事體有未便。民情有未安者。其審圖之。緊爾群僚。悉心奉正。各修乃職。敢有蹈襲前非。專恣不法。王雖爾容。朕必不貸。中書省移咨曰。王近表奏置省官不便。乞不改祖風等事。已有詔旨。其奴婢一事。則以本國舊俗爲辭。此猶可說。至如王國而用天子禮。大會三擧淨鞭。山呼萬歲。有此僭越。又刑罰不中。因人誣告。不問證左。只憑元告。三問不招。無問輕重。流配海島。遇赦不還。刑獄枉濫。覩此可見。又京外諸衙門州縣摠三百五十八處。設官大小四千三百五十五員。刻削於民。甚爲冗濫。加之賦役頻併。綁縛凌虐。痛寃無伸。城郭州縣。虛有其名。民少官多。按廉

官半年一代。令民自備牛馬路費。迎送新舊。道路如織。妨農害物。民甚苦之。

又元立站赤。每處三四十戶。近來不問公移有無。皆乘馹馬。百色科擾。因此逃散。本國近因權臣不法。百姓困弊。其餘難以縷陳。

元置耽羅軍民摠管府。尋罷之。○夏四月。僉議叅理金賦卒。

賦。就礪之孫。王之爲世子入元。賦從之。及尙公主東還。賦功居多。賜誓券曰。爾功之多。余報之微。爾雖有罪。十犯九宥。至于子孫。世世如之。賦性純厚無華。奉公以正。謚文愼。

五月。元行省左丞耶律希逸還。

希逸承詔還。希逸喻王以理民之術。責宰輔以憂國之事。嘗以國學殿宇隘陋。以失泮宮制度。言於王。遂新文廟。以振儒風。希逸。楚材之孫也。

陋。

併省內外官。

其官名同上國者悉改之。又以芝黃代赭袍。紅傘代黃傘。除舞蹈警蹕之禮。

承元旨也。後元塔察兒來言。黃袍黃傘。朝廷未有明禁。遂復之。

遣知都僉議司事閔萱。如元請改嫁公主。

時廢王與公主益不相叶。而奸臣王惟紹宋邦英吳祁之徒。憚廢王之英敏。日夜交構於王。欲以離間父子。宋玠恐事不濟。以元主乳母子爲堉以爲援。於是王遣萱奉表請改嫁公主。又言忽剌歹金忻等。憑恃上國。奪人田土。自

古安有既去其國而仍食其田。又取其民者乎。伏乞張不漏之網。闢無私之門。忽剌歹等所占田民。請還本主。其請改嫁表。萱不敢進而還。

安東界大雨雹。

麋鹿鳥雀。或有中死者。雹一枚。數人不能舉。

六月。置田民辨正司。○秋七月。忽赤亨王。群小媚悅。日以成習。

忽赤各番宰樞房庫重房。輪日亨王。群小媚悅。日以成習。

贊成事致仕任翊卒。

翊。濡之孫也。博聞强記。諳鍊典故。有質疑者。辨之如響。嘗撰瓊源錄。又承命與金賦撰元世祖事跡。奏于元。

遣使如元賀節。

密直副使金台鉉。奉使至上都。適元主幸朔方。中書省奉勅停諸路使臣。台鉉獨曰。下國事大以來。歲時朝賀。未嘗有闕。止於京師。帝命也。達於行在。吾君命也。寧獲罪於帝。不敢廢吾君命。省許之。遂達行在。元主嘉忠懇。賜御饌以寵之。

八月。彗星見于北斗。○江南商客享王。

時王在壽康宮。欲還宮。諸嬖幸進言曰。前月。野鹿入城。今又彗星見。宜舍郊禳災。王之出遊。嬖幸益橫恣。故托避災異。勸王留連如此。

贊成事致仕崔守璥卒。

守璥。溟州人。性正直勤儉。家貧不能衣食。不以介意。初爲學諭。以公事歷詣諸相家署案。有一相不冠。守璥抱案不進。相悟起入冠而出。其執禮不諂如此。

九月。以慶尙道按廉使朱印遠。兼勸農使。

印遠。嘗貢細黃麻布二籠。王開緘。令左右爭取以爲戲。宰相言朱印遠。重斂詔事左右。又惡聞鳥鵲聲。常令人操弓矢嚇之。一聞其聲。輒徵銀甁。民甚苦之。宜罷其職。王欲以金貂代之。宰相曰。貂嘗爲龍山別監。侵漁百姓。及爲安東判官。坐贓流海島。若以貂代印遠。是以暴易暴。甚不可也。今又令諸道貢二十升黃麻布。（按今慶尙道永川等地出此布。俗名繼出。）紡績於女工最難。村婦安能細織。必求諸京。價貴難買。民將不堪。請亟罷。王納之。既而以貂爲忠淸道按廉。印遠竟不罷。細布貢如舊。時有內僚從容白王曰。悅淸直絕倫。印遠貪邪無比。故云然。王知。豈不信然。王曰。不有印遠乎。對曰。悅淸直絕倫。印遠貪邪無比。故云然。王大笑。尋兼當道勸農使。宰樞言其虐民不可用。宦者李信曰。嘗降香慶尙道。印遠待甚厚。然供億之費。皆民膏血。歸自皆骨山。（一名金剛山。）道見民扶老携幼。往東界者絡繹。問之則皆曰避朱按廉暴虐也。命印遠與信辨詰。印遠俛首不能對。

東界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天狗墜。○冬十月。王如元。至銀川而還。

元主命停也。

十一月。王獵于南京。十二月。還京。

壬寅二十八年春二月。中贊致仕薛公儉卒。

公儉。性廉謹正直。接物以恭。持己以儉。朝官六品以上。有親喪。雖素不知。必素服往吊。有造謁者。無貴賤倒屣出迎。嘗臥疾。蔡洪哲往診之。布被莞席。蕭然若僧居。出而歎曰。自吾輩望公。所謂壤虫之與黃鶴。按僿說曰周禮春官職喪掌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莅其禁令序其事故公行子有子之喪而孟子往吊謂朝廷之禮同事一君有兄弟之義故同朝皆吊也公儉之事亦宜爲法後世風俗偷薄雖僚寀之間或有不相吊者此法所當禁也黨習相仇雖不可一一致吊餘外則莫不以法涖之是厚俗敦教之一段也

三月。中贊致仕廉承益死。

承益。酷信浮屠法。剃髮被袈裟。置炭火掌上。焚香念佛。顏色不變。時人謂承益不足責。名器可惜。

夏五月。以王惟紹。爲密直副使。

惟紹妻。上將軍宋琰女也。貌美。嘗以禿魯花入元。宦者金呂私之。遂密納于內。呂由是得幸。惟紹擢拜是職。與琰子邦英。得幸於王。俱以讒賊爲事。

龍化院池水。變爲五色。

盈縮如潮。

六月癸亥朔。日食。○冬十月。以韓希愈爲中贊。吳祁知都僉議司事。○十二月。王如元。命齊安公淑。權署征東省事。

元遼陽省。請併征東爲一省。王上表陳其不便曰。征東省。本爲鎭遏倭寇。今自東京至合浦三十里。若以征東省。移東京。則合浦海外。如有告急。必不相及。請仍舊。議遂寢。

癸卯二十九年春正月。王在元。○二月。中贊致仕韓康卒。

康。嘗爲金州防禦副使。金之田賦。常不滿額。守多坐罷。康至。理屯田之廢者。得米穀二千餘碩。吏輯民安。然性悋佛。王嘗問享國長久之道。悉以浮屠之言對。謚文惠。

夏五月。王至自元。○閏月戊午朔。日食。○以韓希愈爲右中贊。宋珍左中贊。賜爵樂浪公。○六月。贊成事致仕金富允卒。

初王以世子如元。富允以校尉從行。雖値艱險。執節不移。王卽位。賜功臣鐵券。性公正質朴無華。嘗爲選軍別監。處決得中。

罷興安都護府今星州副使金瑞芝。

王之幸姬鳳池蓮。府妓也。邑吏裴度。有憾於瑞芝。托妓以訴。王怒罷瑞芝籍其家。

秋七月。元遣斷事官。執內僚石天補等以歸。

有安南府(卽全州)人金世者。告元中書省曰。石胄之黨。恐前王害己。謀奉國王。將竄海島。密令濟州等處。造船畜粮。於是元主遣斷事官帖木兒不花翰林李學士等。來收胄及其子天補天卿天琪及世。赴京對辨。又詔王。事無大小。皆聽洪子藩。不得經行。

賜朴理等及第。

文翰承旨金台鉉。知貢擧取士。率新及第上謁王賜宴。時元使李學士在席。言於王曰。天下無此事。惟貴邦不墜古風。敢不拜賀。

八月。洪子藩以兵圍王宮。執吳祁送于元。

初吳祁以讒悎得幸。離間王父子。陷害忠良。人皆切齒。無敢言者。前護軍元冲甲等五十人。因元使之來。收石天補。並欲告祁于元使。先白王。王止之。冲甲等不從。呈書于元使。悉陳祁讒構專擅狀曰。大福五年。帝諭王曰。威福與奪。當自己出。又戒臣僚。悉心奉正。今有臣吳祁者。實爲元惡。無才無功。徒以奸詔得進。以嘗得罪廢王。規免後患。日夜讒構。離間王父子。自以爲樹立大功。窃弄威福。援引昆季。並參機密。數年間。皆至將相。凡本國臣僚。無問尊卑。少有嫌隙。輒陷以罪。無辜罷黜者。遍一國。至於各道按廉守令。以一己愛憎。進退予奪。罪不容誅。今有聖旨。亦不疑懼。謀欲沮之。天使還後。必有異圖。伏望廣咨國人。制于未亂。東國蒼生。骨而再肉也。元使得其書言於王曰。此非

吾等所斷。宜將冲甲與祁。赴京對辨。洪子藩尹萬庇閔漬權永金台鉉金琯等三十人。極言祁罪惡曰。冲甲所言。無非是實。除此元惡。小邦之幸。子藩又言祁雖與吾連姻。請以公義言之。本國之法。出納王命。內有中貴三四人。謂之辭外有近臣四人。謂之承宣。非此。雖宰相不敢與焉。祁今已拜相。猶且出入王宮。與承宣無異。陳告邪謀。使臣默然。致仕宰相蔡仁揆等二十八人及前密直副使萬戶金深等軍官百五十人。又詣元使請罪祁。王召判書致仕崔瑞。使姑徐之。瑞不從。乃與朴全之等三十七人。詣使臣請罪。元使受祁賂皆不聽。元使既歸。子藩疑祁害己。防備甚嚴。祁亦疑懼。不離王側。子藩冲甲等。與宰樞及金深等。率三軍將士。圍王宮請出祁。王不許。請至再三。王不得已將出之。祁勢窘。叩頭請留。護軍吳賢良。直入王所執祁出。王使內人請留祁。諸宰持疑。子藩厲聲曰。上既許之。何疑之有。趣護軍崔淑千。押送于元。初子藩議圍王宮。參理鄭瑎不可曰。退一奸臣。不過一武夫力耳。何至此用兵。子藩不聽。後聞上國以爲言悔之。俞氏曰。子藩此擧。雖出於嫉惡。然不可爲例也。人臣而得以兵脅君父。則其流之弊。何所不至哉。高麗君弱臣强。武夫悍卒。代執國命。用私兵脅君上。如孤雛。以子藩之賢。而亦不免此習。惜哉。○元使之還也。安珦等餞之。李學士詠一句曰。白酒紅人面。囑珦和之。珦遲留。李自和曰。黃金黑吏心。盖諷帖木兒不花。受祁賂緩其罪也。

九月。以洪子藩。爲左中贊。
至是復尙左。
王如元。至西京而還。
宋玠之子承旨璘及其從侄密直副使邦英等。素怨廢王。與王惟紹等。勸王入朝。沮廢王還國。又請以公主改嫁瑞興侯璃。因立璃爲後。王從其計。入朝至西京。元不許入朝乃還。時元不知吳祁已赴京。遣兵部尙書脫脫帖木兒。來捕祁。見王屛人問曰。王之入朝。欲言何事。王不能對。洪子藩進言。王乃如其言以答曰。吳祁及石胄父子。多行不法。我實不知。然孰謂寡人不知。爲此恐懼。欲躬造天庭以聞耳。崔氏曰。忠烈信用儉小。膚憩離間之計。旣沮忠宣還國。又欲改嫁公主。凡所以傷骨肉之恩。滅父子之親者。肆行而莫之恤。傳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忠烈之不君不父若是。何暇責忠宣之不臣不子乎。

冬十一月。元遣刑部尙書塔察兒翰林直學士王約來。約謂王曰。天地間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但知自利。寧肯爲王國家地也。王泣謝曰。臣老耄。聽信憸邪。以致此。且請廢王還國。治小人黨與。於是執璘囚征東省。數其勸王入朝之罪。又囚王幸臣金元桂。旣而釋之。元使謂王曰。人有疾。得醫必愈。今我之來。誠王之良藥也。
以韓希愈。爲右中贊。金琯安珦崔有渰柳庇。並贊成事。○遣齊安公淑如元。
王表謝聽讒之過。請前王還國。
十二月。彗星見于西方。
甲辰三十年春正月。彗星見于奎。○贊成事致仕伍允孚卒。
允孚見時政多亂。嘗告朔奉恩寺太祖眞殿。旣奠。且拜且泣曰。太祖太祖。君之國事非矣。因嗚咽不自勝。其誠懇類此。爲人貌醜寡言笑。安平公主常謂王曰。何故數引見此人。王曰。允孚吾之崔浩。貌雖醜。不可棄也。後公主頗容禮之。嘗自圖天文以獻。日者皆取法焉。
復析州郡之併者。○以嬖臣李之氐閔萱。爲贊成事。李混判密直司事。
之氐萱。惟以佞幸。推遷至大官。王嘗謂左右曰。人臣之節。漸不如舊。昔李混尹瑎主銓選。寡人欲以混弟子和。爲行首。混辭曰。殿下不以臣爲不肖。待罪銓曹。臣弟爲行首。則人謂臣何。又以瑎子安庇。爲權務。瑎亦曰。臣子年少。臣又掌銓選。不敢受。皆固辭再三。今之主銓選者。先以美官授親戚。不令寡人知之。況敢辭乎。此所以廉耻日喪。世道日降也。
二月。下內僚宋均于巡軍獄。旣而釋之。
初洪子藩勸王表請廢王還國。宋邦英宋璘等。惡廢王。說王使護軍田惠。作

畏吾兒字書。還其黨宋均。獻于元主沮之。遂以金寶印白紙十二幅授均入京師。凡可以沮毀廢王者。隨意作書以獻。會元主不允入朝之請。均不得施其計。藏其紙于宦者福壽家。乃還。後郎將李承雨。賚其紙東還。時塔察兒歸遇諸道取見。還付承雨二幅曰。汝歸示爾國宰相。以其餘幅上中書省。承雨還告宰樞。宰樞白於王。囚均。王命釋之。宰樞不肯。王使衛士召均至宮門釋之。

三月。元遣使鞫宋邦英宋璘等。執之以歸。既而釋之。

元遣兵部尙書伯伯劉學士來行省。以帝旨問王曰。嘗上表請還前王乎。曰然。曰有以畏吾文字請沮前王乎。曰不知。伯伯顧囑宰相等爲證。使具書王所言爲咨文。遂執宋均問曰。汝用金寶紙。欲爲何等事。均曰王使均請入覲。唯此一事耳。又問誰書畏吾文字。對曰護軍田惠。以問惠。惠不敢匿。伯伯乃曰。中書省欲奏請還前王表。適畏吾文字出。無署無印。省官疑之。寢不奏。王還宮。宋邦英宋璘等。欲說王。使承旨金子興。持畏吾文字草本。以示使臣曰。我倉卒承問。輒以不知對。既還得此書於箱篋。但忘之耳。實我所知也。伯伯怒問子興曰。王授汝草本時。誰在王側。曰宋邦英宋璘韓愼在左右。伯伯使子興書其言爲契。又問宰相曰。王於行省。與吾有言耶。宰相對云云。伯伯又書爲契。乃與王鞫邦英等于行省。王出言。若將救之。伯伯曰。有臣如此。不治其姦。後將益甚。遂出畏吾文字本草。以問宋璘曰。書此者爲誰。曰邦英。鞫邦英不服。被縛乃服。伯伯等將還。百官與書曰。邦英等志在患失。欺罔君父。請歸奏天子。亟正其罪。使前王及公主東還。國人之望。於是伯伯等。令大護軍夜先旦。押邦英等送于元。時元主寢疾。政在中宮。邦英璘等。賓緣幸宦福壽及元主乳母。圖免而還。

夏四月。崔有渰柳庇還自元。

初有渰等。押石胄父子入元。至是還。詣中書省求請還廢王表。未獲而還。時庇與朴瑄等。欲專國政。誑廢王言本國都僉議使司。世祖皇帝陞爲二品。且賜印。今其官亦受帝命。除拜與朝廷爲一。朝廷大臣。不敢凌蔑。是國家萬全之策。廢王然之。將表聞。有渰密語內侍金怡曰。若從二人言。東國之業已矣。政令自中國出。幾何不爲其所幷也。怡乘間具陳。廢王乃止。

元遣衆知政事忽憐翰林直學士林元來管行省事。

時吳祁石天補繫獄于元。又以其黨肆爲奸欺。無所畏忌。故遣二人來鎭遏之。

五月壬子朔。日食。〇贊成事安珦。建議置國學贍學錢。

國家用兵幾二十年。士皆袵金革操弓戈。挾策而讀書者。十不能一二。而先輩老儒物故且盡。六籍之傳。不絕如綫。（櫟翁稗說補）珦憂學校日衰。議兩府曰。宰

相之職。莫先於教育人才。（按此語爲萬世格言爲宰相者無徒醉于富貴以是爲意則世道其庶幾乎）今養賢庫殫竭。無以資教養。請令六品以上。各出銀一斤。七品以下。出布有差。存本取息。爲贍學錢。兩府以聞。王出內庫錢穀以助之。密直高世。自以武人。不肯出錢。珣謂宰相曰。夫子之道垂憲萬世。臣忠於君。子孝於父。弟恭於兄。是誰教耶。若曰我武人。何苦出錢。以養生徒。則是無孔子也。世聞之慚甚。卽出錢。珣又以餘貨。送中原。畫先聖及七十子像。又購祭器樂器六經諸子史以來。且薦李懽李瑱。爲經史教授都監使。於是禁內學館及內侍三都監五庫願學之士七管十二徒（按睿宗所置七齋學生謂之七管）諸生。橫經受業者。以百計。有諸生不禮先進。珣怒將罰。諸生謝罪。珣誓曰。吾視諸生猶子孫。諸生何不體老夫意。因引至家置酒。諸生相謂曰。公之待我以誠如此。若不化服。可謂人乎。又聞故郎中俞咸子爲僧者居泗州。能讀史漢。驛召至京。遣尹莘傑金承印徐諿金元軾朴理等。受其說。於是縫掖薦紳之徒。多以通經博古爲事。（稗說補○按竹溪志裔詩有曰香燈處處皆祈佛簫管家家盡事神獨有數間夫子廟滿庭春草寂無人其排邪憂正之意可謂至矣而當時吾道之不幸甚矣若無公則其將胥而爲夷也必矣）

六月。大成殿成。王詣國學。

王因耶律希逸之言。重新文廟。至是乃成。王詣國學。忽憐林元從之。七管諸生。具冠服迎謁於道。獻歌謠。王入大成殿謁聖。命密直使李混。作入學頌。林

元作愛日箴。以示諸生。

秋七月。以宋璘爲知申事。○冬十月。元杖流吳祁石天補等于安西。後皆放還。

十一月。彗星見虛危間。

乙巳三十一年春二月。以鄭瑎爲贊成事。○元行省平章事忽憐卒于官。

忽憐病篤。有爲之進藥者。忽憐曰。汝國奸臣執命。父子相圖。故帝遣我來監。我若飲藥死。其得無後言乎。況死生有命。雖良藥何爲。竟不飲而卒。

二月。元林還。○三月。左中贊洪子藩免。

子藩復相。繩縫調護。欲使王父子如初。吳石王宋之黨。惡之。數短於王故罪。」元遣脫剌歹來管行省事。○賜儒士康慶龍穀。

慶龍家居教授。其徒十人。中監試來謁。呵喝之聲。竟夕不絕。王聞之曰。此老雖不仕。誨人有成。豈少補哉。命吏載穀。就賜其第。

遣使獻童女于元。

自事元以來。元遣使求童女。或王自選獻。或遣使獻之。連歲不絕。

夏四月。召江南僧紹瓊于宮中。

初江南僧紹瓊來。自號鐵山。王遣承旨安于器迎于郊。率百官具禮服。邀至壽寧宮。聽說禪。至是與淑昌院妃。受菩薩戒。中贊韓希愈等入啓曰。秘記。國